左傳昭公 元年起五年止

魯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避于乾侯在外八年卒葬于墓道南孔子相焉謚法威儀恭嗇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取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羽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壇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

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許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

仁人之心是楚所以爲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告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穧是蓺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害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昧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爲王嚴屋屏蔽以自殊異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晳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暇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犁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成而樂

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爲備雖有憂難無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暴虎馮河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羽子家子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取郠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濮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左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吾又甚焉雖怨

季孫曾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尉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
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
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
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
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

帶其褊矣謂帶已褊盡裂裳帛與之使作帶也

長編辭命

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
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
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
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
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
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
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
爲盟主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喪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衆楚之執事
豈其顧盟昔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莒魯爭郠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亡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于其圖
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
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

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
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
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矣
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菆葉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
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朝禮

列國歌詩或序其辭因以觀成敗一時之風知此定哀時不復矣

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矣冢宰子皮請賦甥葉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宴鄉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尤也可使無戾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

終穆叔之言

於賴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

此叔孫豹也季氏之不叔知此宜其再世而微也

以年叔孫歸曾天御季孫以勞之且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伐莒使己幾被獲曾天謂曾阜叔孫家臣曰日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貴而欲贏而惡賤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

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陳布幣子皙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屬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好之長君

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元身焉能元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上素葛反下如字）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毋曰弗去懼選（數其罪而加戮）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備）車各以次載幣相授而還不經至故言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秦鍼欲盡敬於所赴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

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

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駕車以爲行（非魏舒不能御非荀吳不能宋伍兩專參偏所謂五陳也）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處置之）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公子滅明以大鼏（鼏邑名）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弃羣公子）

秋人可弃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爲震）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

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據異姓去同姓故言省）叔向曰善哉吾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聞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川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釁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鄧（黑肱王子圍之弟子皙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犁）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絞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

于出奔晉。（于于王子比）宮殷尹于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餘。（其祿足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唯主人命）亦唯命。（謙詞）且臣與爵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爵何以。楚靈王即位。遂罷爲令尹。遽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其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于洛。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終劉定公烝后子之詞）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代趙文子）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綠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元）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

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益少姜謙以示譏）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已爲榮）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

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恃

（子產方不能討乘其傷病而誅之）

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溺於所幸爲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謂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疑言即宏妻之詞昔以對晉侯）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下四民連記齊事然竹務見婁娶之有禮

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識其無隱諱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與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綅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五豆爲區五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笙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肹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肹之宗十一族。同祖爲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肹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

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齊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

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州本溫作蠭）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二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爲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二子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曰。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

（此段敘三子之心事行事細密簡切無一字偏非左氏向人有此筆力後世司馬子長則有之然不如左氏之簡奧）

（韓宣子請於伯石終還晉因可自取）

州也。韓宣子爲之請之。爲其復取之之故。（後若遂晉因自欲取之爲七年豐氏歸州張本）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爲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子服椒叔弓也叔弓禮椒爲之辟仇）惠伯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爲平公逆）公孫蠆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秋

（不數沉而直書當爲希品）

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相見）交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惠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

（鄭不得不請貿之尤多）

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

子（二子子尾子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之孫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歡於二三君。（謀事補闕）使舉請聞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

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平鄭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順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將至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一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玄宮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侯如

子產能辨事而應對不失其正

子產曲而辨

楚屈建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後見其後至故將因諸侯會布幣乃相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申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岳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　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　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鄧。言易也。苕亂者丘公

立而不撫。鄧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四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　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遷移也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　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

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　鄭先衞亡。偪而無法。偪晉楚　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蔵尹宜咎城鍾離。遂啓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頼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鬬韋龜城賴之師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倚如之難奔濟庚宗魯地　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爲亂已則有今日之願　蓋忿宣伯言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仲壬魯召之立爲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　問其姓。姻問有子否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

牛五六歲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爲豎豎小臣也有寵長使爲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蒲丘蒲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强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叔孫爲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既具使豎牛請曰入弗謁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

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牛又强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爲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爲去豎牛益杜洩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諾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己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卓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所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

大全併四傳死而弗以下有路字 詞旨釐正

之。誣叔孫（媚叔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爲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讒物二家會諸大夫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西門非魯朝正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朝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聞喪能辟禍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也）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三三。（離下坤上謙上明夷之謙三三艮下坤上明夷初九變爲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祿。（行出祿）而歸爲子祀。謙以謬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爲日叔孫氏之生以及卒日皆驗古之筮法如此）

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雞鳴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關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位公日日爲三位卿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十豹爲卿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融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爲牛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焚山則離勝體世亂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暨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之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莒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

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愚。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侮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闇。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烙禫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

恥人。朝聘有珪。享燕有瑾。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飧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殽勤）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焉。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言怨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

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慶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

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奪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及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及故）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相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懼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

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遂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遂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人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難焉好逆使臣敢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雷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藏一否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遂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

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左傳昭公

六年起十九年止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徼於書而僥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未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

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屬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邊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欲以求媚大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爲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備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令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爲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爲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刱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蔌。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慝。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常。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九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遽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弃疾。闔廬之父子蕩歸罪於遽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

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爲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貶。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爲明年齊平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燕與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七年春王正月叠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揭曰受命而退侯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舉耳不克而還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

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冤也有亡人當大冤其罪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爲葬靈王張本遂赦之赦無字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啓彊曰臣能得曾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屏臨我喪孤蚤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

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贈予）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賜。（請問也）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衞惡之。衞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衞地。如魯地。（衞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衞大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曰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衞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衞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晉人來治杞田。（前叔侯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爲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候晉閒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遽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實沈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爲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孔不爲厲問何爲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弁立洩使若自從政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

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子、罕朔也、與子皮俱同一族）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虩。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鵂鶹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

追命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弃親用羈。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平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時元未生）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亨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爻變屯者善之長也）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屯之辭）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居居其也侯建侯也稱屯之辭）

（此卷多文辭前少擊事蓋皆衰叔向鄭子產之遺言也）

禘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後稱公子凡已卒）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斯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夫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

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三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懼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

此段模倣三家之情狀趨趨如有生氣古今孰有此筆

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諸侯畏晉非獨鄭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二子子尾之屬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也子旗爲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

繁稱相攻陰氏之利也故無字以兩助之鬬子旗之言而止非其情也以後卒逐二氏

左氏模倣三家之情躍躍如有生氣古今孰有此筆

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歸罪

靈王赤有此事不記忘

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納卒焉表克殺馬毀玉以葬與衆也表克嬖人之貴者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既又請私私盡君臣恩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詒役在襄二十六年戍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乎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災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鞅會楚子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頴陰戎陸渾之戎頴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遷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弁于垂髦始冠成禮而弃其始冠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則二苗俱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二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

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王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王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後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祿及頴俘王亦使宴滑韓簡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

事訓與據今問而音亦不別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三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之使人執幹酒請爲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紂以甲子喪紫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以定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膳宰之諫不但存大臣之體且以潛消其嫉立之心大有功于知民

賢哉趙子啻之重臣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祁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出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

公將死妖是出婁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亂以戊子日卒吾是以譏之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文子子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張　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爭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

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子尾所逐萊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未無邑故更與之濟南）反于城子公公孫捷（二十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

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聘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

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

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于魯。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華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生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華。合諸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侵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備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

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般弒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

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朌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楚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

蓮初又支副作也。遂氏之女爲僖子副妻。別居稅外。故僖子令泉上女副助之。亦使別於外也。

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蠻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使助遂氏之遊。及自祲祥。宿于遂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宇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于晉。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寵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

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單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萌。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單乎。

殆其失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鬻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叔段。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衞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愬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

也。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塌。弗毀。則日中而塌。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夏

（已不欲毀朝而欲毀他人之廟子大叔不如子產多矣）

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齊侯衞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鄆之役。昔人想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愬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

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淵。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壹何爲焉。其以中傷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傻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晉荀吳僞

晉君弱故辭有殺之意穆子不命而歸故出奇見

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亥市及宮牆。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

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遣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懱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其自貶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猶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

季孫陷而無識爲家臣所侮乃又往出君則皆之不敬之食矣

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著猶久也矣。昭子朝而命吏曰。猶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懱謀季氏。懱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

以爲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率事以信爲共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

左民但通晉楚事則極意視爲而尚元佳叙楚圖事津有餘味也

也將適貴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僕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皆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金甲咱答首尾實節鋪張結束真可爲文字之祖

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爲鉏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
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
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
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
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
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

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
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
自晉歸于楚楚字下當更有弒其君虔于乾谿
比非首謀而及書弒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
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晉人執季孫
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

以孔子之言結之

比脅立未脅弒君

楚人殺君子干以弒靈王子干入時靈王未有大罪

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
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
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
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
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
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
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
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

敘靈王致亂之由

左氏敘靈王遇亂極詳極感慨異於他傳若親歷其禍者此必有所授矣

此一段總數七支

大司馬遂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遠居田遷
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
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
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
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遠氏之
族及遠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
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
會所殺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
朝吳故蔡大夫聲子
九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觀從率蔡朝吳晉亂觀從首亂

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牀食蔡公之食竝偽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皙也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

弃疾召子干子皙作亂

弃疾逃辭不迎作亂

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蕩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遂氏許圉蔡鄧蕩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狗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

子干實立

國亂無主道死

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鼏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

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芊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干觀從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侯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蕩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

弃疾殺其二子于汭

原壽恒明以取代告事之誤也論罪未則棄疾為罪首論靈王無道失民以致禍國以試靈王及棄疾乃罪均也

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即位名曰能居葬于干干紫實葬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吳人見卅于豫章而潛師干巢吳人舍卅于淮淡而自豫章與楚夾漢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有罪舉職召親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

枝如子躬聘命以通弃疾挿入烏枝一段其細靈王暴

三傳　左傳昭公　圭馬　十

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璧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璧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璧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玉盖吾其有備他年羊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而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

此賢見五人處立有命

常璧

左氏備韓宣子叔向問答作斷案

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闔羣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

三傳　左傳昭公　圭馬　二

此民有五層

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于干晦楚未有大釁爲嚼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

第一層

觀左氏數何則經文弒字當屬楚不在子干明矣

第二層

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朱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一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乎國有與立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鄆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命速張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

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慮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美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擅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蕘及錦曰晉有羊舌鮒者濟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

文辭重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弃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

連屬自然　照應　應前

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愚弘多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弃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償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

使蒯帥費不以理而以勢又幸其災禍非伯討也

憂其庸可弃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曰中造于除除地爲壇盟會處癸酉退朝先盟後朝晉應前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除幕幄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冬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侮服也鄭伯男

季孫魯卿名意如無職焉稱不受賄

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者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信鄰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匍匐往飲季孫冰消凝可以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有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

歸孟孫筆

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旣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

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宜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乎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閒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羣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逸子送使出奔請期

子意恢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閒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羣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逸子送使出奔請期

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未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雖叛費人不從末事屬齊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郟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鄖公辛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

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鬻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煩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気也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楚喪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焉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知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徼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

荀吳伐鼓

不從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遷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之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敎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貨怠不如完舊貨怠無卒

三傳　左傳昭公　昭元　二

景王

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歸鞮鬲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

三傳　左傳昭公　昭元　三

景王辭矣何以致亂不務修身奢汰而浮於宋飾耳

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

三傳　左傳昭公　昭元　四

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祚作福在叔父當在誰邪）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宥矣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舞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鄫人苫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元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三月晉韓起聘

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簝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

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

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
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
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
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
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
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
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
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

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
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
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
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
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
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
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用次更相從耦耕）以艾
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

始請必從政而弗與。辭買諸商人亦弗與。蓋已甚矣。子產以晉公室之卑。似有僭之之意。

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
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
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
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
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
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
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
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
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產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
賦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
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
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
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
事。其能終乎。（欲令鄭求他人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
女同車。子柳賦萚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
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

列國賦詩之盛。從此始。侶自晉鄭。

賦褰裳。亦褰動之。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竪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蕨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嘉其能養

寔與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參看意如之言與莊二十五年事相合

李平子不識周正朔則周正建子妄也自左氏始左氏非春秋時人明甚

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邾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邾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

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鶪鵴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鵻鳩也鵻鳩孝鳩王故爲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也故爲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鵴鵃也故爲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故爲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鵃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鶮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鷕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

扈有九種也春扈鴳鵴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嘈嘈宵扈噭噭桑扈竊脂老扈鶞鶞以九扈爲九農之號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戎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

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衛星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滿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知今

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墊之。及泉。盈其隧炭。楚人疑守者之叛故殺之。寇而不定故亂也

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許為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吳光有謀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鄫。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瑒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裡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星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焉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煞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爲祭處於國北者兖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六月。鄫人藉稻。鄫姒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猶行之邾人襲鄫。鄫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鄫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鄫夫人而舍其女。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

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俗壞言者遍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處不得一時畢使除徙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吾上帝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惻然。授兵登陴。惻然動念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

徼邑之災君之憂也徼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開謀之以啓貪人荐爲徼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

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卽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郹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郹俘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遍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婺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纏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

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縋繩墜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

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斗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

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平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國人請為禁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也龍鬬

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洧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秋盜殺衞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春王二月日南至則是春至非冬至也二至二分其可泪耶

二十年春王二月巳丑日南至梓愼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

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

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

將有吳憂不得早食

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先欲殺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

殺斬焉不頗

公孟見賊之由此段有七層第二層作亂之由

公孟章乃左氏第一筆也

向行於其廬。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衛公孟縶御齊豹。公孟靈公兄也縶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卿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

第二層宗魯死難

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馬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偕子也。使子言不偕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使祝聃寘戈於車新以當門。要其前也

第三層衛侯難解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寘戈於新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受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駘雕駟乘于公。鴻駘雕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閨。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敵公而去闔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閨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

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出公如死鳥。死鳥偏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已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比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

中間插入聘事更妙

第四層齊公子青聘衛致君命

北宮氏始從亂而終滅齊氏蓋其宰之功也

第二層北宮氏之宰滅齊氏

第一層衛侯寧于齊

第七層公孫敖不當斷宋卿以孔子之詞

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喜其被已故貴其物）賓將捆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鉦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與公子黨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言青若有罪亦當坐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

此段亦如見君臣相賀無益也

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義不從不義不貳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鄖申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憂益長）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子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牼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

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齊侯疥遂疕疥瘡疾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内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益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關也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内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煇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以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

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冷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興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窕細不滿。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戶。化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咸本作感。后賠反。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

解于位。民之攸堅。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曾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　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　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　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　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劒而訊之。子皮華貙

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猖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犇。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鄟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鳥口。獲其二帥。公子

苦雚。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楊徼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卽之。廚人濮以衆襲。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虜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公戰）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軍不皆小忿。皆才斯反）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鵽。（鄭翩華氏黨鸛鵽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驟華爲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叶已）將注豹。則關矣。（注傳矢關引弓）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

間出于城于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也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匄死于壁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殪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貙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廷恐也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逸之乃復入入南里楚遽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想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

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公如晉及河鼓叔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孫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卽位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遠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爲君憂

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亦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已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轅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

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已則無患害已譬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此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子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猛見王）遂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爲鼾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奚子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

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單子劉子復歸。殺摯荒以說。去罪。於荒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還延定禰。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爲子朝所敗。叔孫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王。出次以示急。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大敗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鄚肹伐皇。鄚肹子朝黨。獲鄚肹。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鄚肹。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爲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圍。百工所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

盆以王師敗績于郊。爲子朝之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卽位未周人諱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己丑敬王卽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孫婼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郟。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獲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天王居于狄泉。今洛陽城內。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郟。癸卯郟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

知入還師不欲過武城欲從山南行恐過魯疑三大夫以為道濕難行仍自離姑過武城遂遭魯禍也

告閒。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立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蹙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詰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

比敗叔孫之志壯挺然執師之不回

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即豹年于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

晉之士大夫自執政以下皆命於貪何以服諸侯

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夏終言之

王城在河南平王東遷所居成周在洛陽周公所營瀍澗之間

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糟。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鄆。甲子尹辛取西閻。丙寅攻蒯蒯潰。莒子庚與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

將叛。焉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吳人伐州來。楚遠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卽令尹火滅爲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頃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頃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頃）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以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楚大子建之毋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

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馬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在僖十八年）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易）其走集（定集逼境之軍壁也）親其民人明其伍候（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嗜欲）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諸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鄆（子朝稍強）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何故）而校士詠（詠信于宋）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始）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蔑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駉之牧矣惟坰之野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冬

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宋公右坐以相近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

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曾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

之大夫輸王粟。其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善哉。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禍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

季公若怨　邱明伯二怨　臧昭伯三怨

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襲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巳以示秦遄之妻。妻公鳥妹秦姬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牀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邱之雞

鬬。季氏介其雞。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邱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官於邱氏。侵邱氏宅以自益且讓之。故邱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祿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襄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

敘三公子曲作　子家子始終以爲不可　叔孫婼偽出而陰聽之

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勑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民衆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邱孫曰。必殺之。公使邱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

請以五乘亡許之可也失此機會君將不復入矣子家子喜告昭子　家臣各爲其主

三家互相觀望而救孫氏之家臣先甚叔孫氏不助魯昭公之禍率不至此

子家之謀一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鄾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昭公 三十二

子家之謀二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徼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

三家合一利害同之而昭子自忠不容也

子家之謀三

從者將盟載書曰勠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絕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爲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

左傳昭公 三十三

昭子歸而不討鄾戾以三家之罔事不欽專其美也

昭子進退俱難兩從故不欲生

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恥爲平子所欺因前而自殺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十一月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

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褊柲所以藉幹者。（褊柲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初臧昭伯

一字貫全

一句結照應

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告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邾。邾紡假使爲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

郭巢郭蓼四字妙

也。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亡皇。遷眚人焉。使能相祿郭巢。季然郭卷。（使三大夫爲樂卷築郭也。）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聞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敘梁丘據之貪侈態宛然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二端爲一兩。二兩二匹。）縛一如（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衆五千庚。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欲據有異焉

登泗泡缺
齊有梁丘據昭公之不入命也

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衞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詐齊師言欲降使來

魯人爲家盡力

取成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濫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己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楯瓦楯脊繫朐汰輈。亡。入楯瓦也朐車軾輈車轅繫馬過也汰矢激亡矢缺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殪死也改駕。入以爲殿。齊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野洩

齊子囊與洩聲子敵
冉竪與陳武子敵
平子不欲與陳武子元此見齊之舉李氏也
林雍與苑何忌敵

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竪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鬚眉甚。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元。諸子字彊武子對曰謂之君子。何敢元之。爲言不敢逆季氏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不欲殺雍但截其耳顏鳴去之。其右見獲以辱之顏鳴復欲使苑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荊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鑿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

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弃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七月已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萯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躁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關。關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王也

建實賜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吾以叛。陰忌子朝黨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洛陽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愆惡疾也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

王子朝辟命不佳是遁辭也

顯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顯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師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棖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

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

左氏往往能續逸詩去孔子未遠遠猶徵孔氏定論未可知

辭何爲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

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償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

時景色老熟看此語

解詩妙

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三稱善而不能用其言行其道所以卒辭

從不自專

左傳昭公　二十七年起三十二年終止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無極楚之讒人宛信之敗秋晉士鞅宋樂祁犁卬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

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枝人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

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爲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入于堀室恐難黨殺己作王素辟之鱄設諸寘劒於魚中以進抽劒刺王鈹交於胷交鱄諸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卻宛不取賂而還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鄖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

甚矣卻宛之惠也甲可置諸門乎

露兵擅可帷諸門左與伏甲無異叠疑矣何愚至是

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曰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燔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燔令曰不燔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苦也秉把也秆稾也國人投之遂弗燔也令尹炮之炮燔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賈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

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

與詞全波理

壯季氏單弱君世冀無伯一至此

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孰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

誘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厩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讒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使宰爲主獻獻酬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憖也十二年謂逐季氏不能而齊齊今欲使重見從宴嫉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屏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屏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言皆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鮑苟躁苟躁爲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

敝

死愬使吾君聞勝臧之死也以爲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長句）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禍在此）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鱄音專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壬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鄙戾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

魏子謂賈辛稱引叔向叔向謂然明稱引賈大夫卒包之以仲尼之言曾不聞聖人之道而棄觀也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辯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屑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

左氏論親見魏斯之有國故此云然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毕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厭于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王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君

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二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于朝黨也。稱伯魯于終不說學。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于朝俱奔楚而道還。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及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鞏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于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斃而死。公將爲之櫝。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爲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爲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爲生。其母先以告。公爲爲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公爲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爲大子。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蠆莫

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于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

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曰潛龍勿用。其同人三三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飛龍在天。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剥三三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濟成少皞之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故曰亂制）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

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也。（非責）且徵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

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大能其職此楚所以亡也

公在楚我先大夫即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撫其民親

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干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

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喑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

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臣下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

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

數有挽會其如周惠不肯受制於人客死宜也

荀躒不使欲君歸故不爲盡力如公欲晉逐季氏而後入也

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于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

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君弱不得復自在薛伯穀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

彼出我歸

此左氏斷案乃其親筆制詞立義也

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邾庶其苫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盡力爲之不顧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曰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及此謂咎在己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

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昭公在外而魯取闕地蓋季氏專伐取之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亟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蜚賊

敘事斬然不煩

遠界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辨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十二月公疾偏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

往返稱晉閙動而見辱退居于鄆鄆濱無容足之所鄙悾困對成疾而薨

史墨言季氏之興魯君皆有大敗

文字頓挫起伏不主故常

宋文鵬咎於魯桂下移

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震生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

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三傳

左傳定公 元年起十年終止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九月大雩。立煬宮。煬宮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冬十月隕霜殺菽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涖臨也代苑子大夫爲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好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并見燒也還辛於寧。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爲政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栽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宰曰。宋爲無道。絕我小國於周。

方氏曰萇弘違天萇弘何以違夫天何以欲亡周周自亡也成周何以不宜城城成周何害於人臣之忠忠臣何以得罪於天左氏於是乎失志矣

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舊爲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君周世不得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以夏殷爲舊子姑受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評我也啓寵納侮莫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晉女萇弘欲遷都天天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違天爲哀二年周人殺萇弘

子家子不見叔孫

三家同欲於子家氏子家氏必有以服其心矣

三家曰始五罪欲召賢人自文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

子家氏不欲仕於三家托詞而對辭命自古人之辭豪有道者曰不見於有公

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鵝魯大夫榮成伯也縱子忘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

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周輩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遠人異族也爲明年輩氏賊簡公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二年夏四月辛酉輩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弃親

舒鳩氏楚之屬國也屬心於吳楚焉得不敗是時楚昭王與王闔廬趙王允常

此亦當書在一年

用蹂所以敗也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偽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邾莊公與之射姑飲酒出辟酒闔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月辛卯邾

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闇以鉏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闇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命執之見其不潔而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于邾脩邾好也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

唐之獲馬而獻于常者此自咎也

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

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父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指言）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盆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

（荀寅之貪爲得不滅不亡）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疫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爲旌王者遊車之所建）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旗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衞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衞大夫）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徵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衞。衞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衞。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衞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

鋪張三叔大辯 魯事

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
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
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
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六族就
周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
德分之土田陪敦陪步回反皆令即疇
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魯懷柔之命以伯禽
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衛事

綪茂旃旌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殷民七
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
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略界也武父衛
北界圃田有闇衛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所受朝
宿邑盖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爲湯
沐邑耐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
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
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
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爲九族
命以唐誥而

辯二

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
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閒王室惎毒也閒道紂子以
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蔡叔蔡放也素違反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
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

辯三

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
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
尚年也以伯爵居何服言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
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耳申衛武
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
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
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
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

辯四

辯五

以上凡五段裒載書尤信

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

過蔡而舍之舍音赦

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緣漢上下避使勿渡以誤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二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死戰以

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莫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唯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庚辰吳入郢以班處

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于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大夫）
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此人無禮故槩王逐之入令尹宮也）
左司馬戌及息而還（聞楚敗吳師故還）敗吳師于雍澨
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刺）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
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
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裹之）
（司馬已死劉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僞言司馬楚子涉雎濟江入
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

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
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富時悶絕）鄖公
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
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
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
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
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
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

（七王孫由于受戈）（八鄖公鬬辛巢成之子）（忠臣藏憤請之潛然）（六司馬戌雖死）（五大槩王爭宮無禮故不克）（此尹戌）

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
楚而君又竄之（竄匿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
室施及寡人以奬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
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
南子期似王（昭王弟公子結）迷王而已爲王曰以我
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
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
至于今未改若難而弃之何以事君執事之
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九隨人係于）（春秋初楚武王伐隨至今存之楚存隨隨報之亦義）

（十一申包胥）（昭王雖出然楚多忠臣是以復入）（十二盧金寅隨要言）

（鳩安集也）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鑪作鑪金名）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要言也）此約謂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
申包胥曰我必復（報也）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
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
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
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
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

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北，終閔馬父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季孫行君事）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爲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謂逐懷也）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薳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爲吳王嬀夫槩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滋。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廬與罷閩與罷請先。逐逃歸。（與罷楚大夫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歸）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陽虎欲爲亂恐二子不從）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

十六楚王入郢

遄皆奔齊。歎卽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傳言季氏之亂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

十七不殺藍尹沈尹戌子諸梁鬬辛弟後保子西子期鍾建王孫由于申包胥王孫圉宋木鬬懷皆王孫貫并十四人又隨王救國人逸有力焉加以昭王之賢所以被圍至哉言乎

十八子西保昭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旣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莫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王將嫁季芈。季芈辭曰。所以爲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爲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

十九子西保昭

二由于城麇不能

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

二

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瞞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鞏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棄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

辭收達意此類是也轉深淺和自不可及

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敬。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鄀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旦城胥靡。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絕代與八年事參看

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涸而行。涸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彊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獻楊楯取楯有獻有不獻故也

晉政多門范趙不睦故諸侯之使莫適所從從則有禍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爲亂也秋齊侯鄭

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敛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禍女也）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

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

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皆坐列。

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強弓。被人傳觀無弓）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顏高偃臥在地。籍丘子鉏射顏高）假。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殿。傳言會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爲無軍政）二月已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

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涸代子。（涸樂祁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涸也。不如待之。（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主人焚衝。衝戰或濡馬。禍以救之。遂毀之。（毀廩丘人出戰者益師奔而墮郛人少。故遣毀郛主人出師奔。後師走往助之。陽州之役猛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虎歸言若在

陳寶爲主翠謂前後如見

主人焚衝廩丘人禦晉焚攻郛者之戰車魯人濡馬禍以救遂毀郛

此必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虜仆人虎曰盡客復敗氣也言皆客氣非眞勇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夷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鷹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

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諸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摘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咋音責大聲也又音乍而言也欲使林楚免已於難）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閭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公期孟氏支子林氏孟氏閉門）林楚怒馬及衢而聘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聘音丑連反）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敛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敛陽在公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歂昌悅駟乞子然他）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勷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逐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恣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

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誡之所執）竽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敝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

叔孫政鄭所以衰弱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不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冀

以衆因而能蓋得人之卑無此理是多知故然

不親仁。君焉用之。君當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無存。齊人也。室。之爲取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

敝無存之父郭書弥王猛皆齊之良故不忘舊

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登城非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彌遂自先下亦讓也。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夾儀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其不復戰。乃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過中牟而禍徂諸師圍而免三章爲一乃是晉地晉功衰衰

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師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幘而衣狸製。皆白也。幘。幓上帽也。狸製。下相值製表也。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貶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

以齊侯治師之有道也彼寇衆也言彼不敢侵吾境齊侯乃與其衆歸

三邑皆衛地

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貝錦。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

左傳

定公二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朱號也）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三傳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

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紊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干盟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

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晉趙鞅圍衞報夷儀也初衞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午晉邯鄲大夫寒氏邯鄲五氏也前年衞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熠（午衆宵散）及晉圍衞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衞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衞開門與午鬬）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衞之叛故（言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衞衞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武叔之圍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謝其受己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皆懼（不欲遷）駟

易地舍甲詐偽乃駟赤之謀

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邸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邸民易取齊人。與邸無異。勝於守邸爲敎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盡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邸。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邸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邸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邸人訴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邸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出。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敎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邸。致其名簿也。宋公子地嬖邊當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尙雕。雕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雕而奪之。雕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

侯犯始終至而莫不識駟赤之僞有識者之所識非庸所識也

宋景公

弟辰曰。十分公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雕。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敖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邸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諫。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

五臣皆出奔陳矣

以爲寡君賜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罷向魋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邸。衞公孟彄帥師伐曹。秋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典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郟。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時使為司寇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弒其君比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賓孟氏使帥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己車攝代衛

車

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爲是故與邯鄲親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欲因懼齊而從則但謀定也未歸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劒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劒入欲謀叛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

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

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故五子謀五子范皐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

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八月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禍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夏衞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戍皆惡之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衞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賵。衞世子蒯聵出奔宋。衞公孟彄出奔鄭。彄名與蒯聵黨故書罪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無傳公教晉助范氏故曜而城二邑也

十四年春。衞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

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頃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衞北宮

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

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衞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齊魯救范中行晉故助范中行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衞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盂邑名就會獻之故自衞行而過宋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口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嗣職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甫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王其先亡乎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爲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葬定公甫不克襄事禮也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三傳 終

左傳哀公　元年起二十七年終止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衞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擧也。里而栽。栽設板築爲圍墨周市去蔡城一里栽才代反音再築牆長版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墨未成故令人在墨裏屯守蔡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

爲墨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纍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旣還蔡人更叛楚就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過古禾反澆五料反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甚澆能戒之。甚音忌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

此段敘事太詳左氏存有此類

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艾艾有少康也諜間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衞侯救邯鄲。圍五鹿。越穀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贏也五鹿晉邑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

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弃。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斂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觀古亂反。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共六恭音。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罷音皮。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

下大夫士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甯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縗絰衛人逆之縗者始緦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字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

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屬音燭尺大棺也辟步歷反親身棺也無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丘隕反吏詰之。御對曰。殆作而伏。殆瘧疾也詩作痗占反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死踣也獲其蓬羅。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
孟喜曰可矣傳俊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
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龍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龍以獻簡子吏請殺
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
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鑾旗於
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
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
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

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
郵良曰我兩靭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駕而乘材兩靭皆絕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
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饗之蔡侯
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吳而
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為子圍父夏四
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
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

觀魯人火政見周禮在魯國有人焉不可易也

胡氏曰桓僖親盡矣何以不祧季氏者出於桓之於僖世尊當改其諱以是為說而不毀耳

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猶于
吳無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
帥師圍邾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卯
司鐸火司鐸宮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
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於宮曰
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
禮書子服何也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
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

濡帷幕鬱彼從之鬱彼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濟蒙葺公
屋以濡物冒覆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助所
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
命校入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
者猶拾瀋也瀋汁也於是乎去表之稟表表火道風所
也向者去道還公宮開除道周而公宮使火無相連孔子在陳
其稟積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劉氏范

長弘之忠栁子厚有哀辭

李氏未死之時何不預為肥也以懼其孤縱不得立猶未絕也

氏世爲婚姻。甚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
鞅以爲討。責周與范氏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秋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
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
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
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
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召正常。正常不反

三傳

左傳哀公　九　元二十二字

畏康子也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
荀寅伐其郛。郭圍代其北使其徒自北門入。已
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己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
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惡怒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夏蔡殺其
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弒君黨晉人執戎蠻子赤歸
于楚。城西郛。無傳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

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冬十有二
月葬蔡昭公。無傳葬滕頃公。無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
承。承音懲蓋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
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自守其門文
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
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
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夏楚人既克夷虎。
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

此敘事希簡古

左傳哀公　十　元二十六字

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皆楚之謀臣也眅音班

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此蔡之故地。負函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皆楚地曰。吳將
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爲酅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皆蠻子之邑。單浮餘圍蠻
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
左師軍于苑。苑和山在上雒東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
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顧氏雅楚一變晉然居晉地晉爲盟主乃爲楚執其譬多方詐誘不就晉矣哀哉

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十萬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十萬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且將爲蠻子。且將爲之上城蠻子聽十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二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誑爲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寧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孟劉口。八邑晉地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邑也弦施與鮮虞會。

五年春城毗。無傳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爲柏人。爲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

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王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嬖奴之子茶陵。茶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國夏高張

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羣公子失所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壁。子思子產子國參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無傳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冬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無傳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書陳乞禍由乞始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弃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

高國寡酒色禍在目前而不知辛滅齊國隱陳氏亦謀矣哉

敗。高國敗也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

誓死禦敵二也讓諸大夫二也勿禁勿務禍于司馬令尹三也不祭河若兔四也昭王可謂賢矣知命守義

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

楚昭王之賢不讓古之經驗約以

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矣八月齊鄙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人共載以試馬爲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闔止知之先待諸外闔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戒之遂行戒使無洩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僖子言陳氏得衆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鮑牧臣也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爲牛使荼牽之荼頻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恐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齊奴荼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駓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

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弃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弃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之大數也。今弃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弃天而背本。不與必弃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弃其國。（其老景伯之祖）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及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伎直（不同故罷饗）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邾不脩寇）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魯邑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夏盟於鄄。修舊好也。
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蔓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邑。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公既還而不忍諸。何之訴。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柯。伯過卒。無傳。齊人歸讙及闡。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諉之。不行。諉。詈辱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輒故魯人。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所託也。則隱。曾所因託。則為之隱惡。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卿。不以其私怨惡廢其鄉黨之好。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若使子率。子必辭。王不亦難乎。子張。輒也。王問於子洩。子洩。不狃。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鄧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鄧人亦僑田吳。滋。濁也。漚。鳥豆

反音古顏反滋字林云黑也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邾所以召吳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　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微虎魯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三百人有若與焉。終得三百人任有若　行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也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載書將欲出盟　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止　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卽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　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　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　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　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　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　公子憖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及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麋之以入。遂

鮑牧一言取死然言之無益當時未卽位之時沮之何難

殺之（虜亦東縛）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李姬辟故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人伐鄭冬十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爲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賸之璧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壁成）輒徙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鄫（鄫亦報雍丘）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邗音寒）晉趙鞅十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趙史墨曰盈水名也（盈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二水得盛故）不可干也（言不可干）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之滿不可遊也）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十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冬吳子使來徵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晉齊既與晉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鄫（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無傳）薛伯夷卒（無傳）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

言公會吳子邾子鄒子伐齊南鄙師于鄔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　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下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

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年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十有一年春齊爲鄔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一年春齊爲鄔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　求曰居封疆之間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勵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己之公朝侯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　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孫顏羽御邴洩爲右子之二子孟氏臣　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　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歩卒精兵老幼守宮灾于雲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後事務人公爲言不欲戰公叔務人昭公子見保

管周文樊遲孟之反

林不狃之伍

林不狃即顏羽公為汪錡舟有

舟有能以義甲兵

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已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軍。舟求乃踰溝。師之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賢。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皆無戰志。

師獲甲首八十。舟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齊其師。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

諜曰。齊人遁。舟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俱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舟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

齊人皆知必死何不皆城死戰死一也何必殺而死敗

不書敗勝負不殊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梁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謀。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御死。我必得志。

書于占也。欲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勉。屬致死于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獲死事之功。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死亦勸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送死必勉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約繩也八尺為尋。吳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吳儀五氏與今年奔魯問遺也。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敵而已。不聞金矣。傳言吳師彊齊人皆自知將敗

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　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　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問何職　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　王賜之甲劒。皷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　寘之新篋。裹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改姓爲王孫欲辟吳禍　及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槚。槚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郎。葬於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郎少禘皆衛地　初晉悼公子愬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　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之孫　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　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夏戊悼子之甥　悼子亡。衛人前翦夏、戊。翦削其爵邑　孔文子之

此吳強齊弱故齊今乃奉詔可耶以爲能可耶也此所以爲哀公也

與上爲一章

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謂仲尼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見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曰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大夫也衛侯乃出公輒也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

衛而滅其君舍以難之。難若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若本不爲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螽。李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暘岛戈鍚。凡六岛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岛戈鍚。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鍚。殺元公之孫。遂圍岛。十二月鄭罕達救岛。丙申圍宋師。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岛。夏許男成卒。無傳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無傳

十三年春。宋向巢救其師。鄭子臘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岛。獲成讙郜延。二子宋以六邑爲虛。空虛之各不有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

戰。殲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黑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

（子服景伯賢而晉不能用之者）

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曰。佩王縈兮。余無所繫之。（言吳王不恤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言但得視不得飲）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諸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王穀。癸主水。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寒。所以亡。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隱語）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絕筆於獲麟所感而作因以爲終）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

以續經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宮子狂卒。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于鶉。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微者鉏商名）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及即位使爲政。陳成闕止于我事在六年。諸御鞅言於公曰。子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安故數顧。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不可亟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

子路言魯若伐邾則我死其城下可令寢已叛君是不臣也我豈肯以其不臣之事爲義而疏之盟

夕視事　陳逆殺人子我逢之。（陳逆于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許疾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潘音翻）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爲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爲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己。己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前不斷後偏言宜其及也

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己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公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安廣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安廣得臣八人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侍人子我家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

欲作亂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劒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閨與大門閨宮中小門我子方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弁中適豐丘弁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我臣子方子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彤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雍門雍城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賈卽子方特子方欲奔衛也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諸御鞅之言不及此悔諸陳氏宋桓雔之寵害於公特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雔先謀公請以鞏易薄鞏向雔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爲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鞏七邑而請享公焉僑喜於受賜以日中爲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

子方言陳逆請免余罪陳豹又與余車是余有私於陳氏也事子我而又私於其讎是不忠也何以見所適

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雔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卽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雔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入來告迹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雔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難以遊戲大臣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討弟而謀於兄宜其不濟也

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雔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雔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向雔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雔弟桓司馬卽雔也司馬欲入攻君子車止之車亦雔弟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雔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雔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爲質還入

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鞫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鞫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馬而遁。牛桓魋弟。向鞫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鞫同。吳人惡之而及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阮氏魯人也。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初孟孺子洩將圍

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成孟氏邑。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馬。病謂民貧困。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恚故鞭成有司之使人。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懼不歸。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十有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偏成。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殯以棺造於朝。介將命。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

公以將卒雖近禮聘不近信。

三段共二章

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

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使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蠭。邑蠭齊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良夫爲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爲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悝母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豵

從之。介被甲　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孔悝欲令逐輒　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時為孔氏邑宰　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乘車言不欲戰　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可不須踐其難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　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屬敵子路。二子蒯聵黨　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　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太子登臺自守故欲燔其臺　下者使之下也　蒯聵父也　輒子也子路助輒以敬其父死非其所宜其以正名慮辽　蒯聵欲先成也瞞成欲與褚師伐公不果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瞞成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　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胖也　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胖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胖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　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

奪其子之位逐其子之臣甚矣酬嚭父子之不仁也

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憾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爲反逆之。許公爲人姓名。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僞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爲得祏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卽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

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乎。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

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五百人不可得也。不可得曰。市南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挾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閻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于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大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勝沈諸梁地）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爲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衛侯占夢僕人求酒於大叔儀子（儀子大叔遺）不得與十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蒯聵）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

楚有葉公賢哉是流尹戌之子所謂一人定國功成而不有也

蒯聵父子無爭衛獻然庶祀尚有父子而彼二人者無所比數矣

輒若不納可廢（謂聽公子其身固得其器）醫告太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與豭從巳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巳）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於稽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爲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劒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劒）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父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璠救衛。（國觀國書之子陳璠也）

得晉人之致師者。（致師挑戰）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璠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子西子期）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郤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也。（諂疑諂）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公孫朝子西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卽武城尹）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終鄭禪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

令尹。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望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謂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公事爲三罪殺之。故曰謂無辜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下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竇尾。竇。赤也。魚勞則尾赤。竇勞呈反。衡流而方羊。衡流。橫流方羊。不能自安。齊水漫。言衛侯將若此魚矣。蒲郎反。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莊公般師出。辟劇讎也。初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前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巳氏。初公自城上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巳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平公齊侯。簡公弟平公救也。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殺也。殺武伯名。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宋皇瑗之子麋。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鄟般邑以與之。鄟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即皇緩也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姒子仲妻麋曰。必立

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慶也言右師遂不能爲亂慶則不可知公說之執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命故命之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厚也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

先君者也楯舉之役寢尹吳由干以背受戎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遂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蔽斷也昆後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前所逐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寖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

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養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于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鄾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

年之喪親暱之極也王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

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瀕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瀕人不知史黯何以得爲君子云不及所爲而反笑四十年吳當亡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爲魯除館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求冉有名輿衆也曰以肥之得備隣甥也隣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隣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繁旌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燿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

顏涿聚賢人也

使越也。越諸執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舍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儳言也。儳過也。戶快反。儳言。謂過謬之言。役將班矣。晉師乃還。

饋臧石牛。大史謝之。晉大夫。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得相親說也。適郢大子名。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侯爲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轙而登席。古者見君解轙。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殺。埋也。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抶徒。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爲幸。公之入也。奪南氏

出公飜迭出迭入其無道如此 聲臣焉得不離心出公罪狀如左

一 褚師聲子 二 奪猶奪也 三 奪司寇亥政 四 納公文要之車于池 五 使優狡盟拳彌 六 司徒期 七 役三匠久 右拳不逞之徒 所作亂

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初衛人前翳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爲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轙登席者。公孫彌牟。喪邑。懿子。失車。轙登席者。公文要者。司寇亥。奪政

者。司徒期因三匠舉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謂瞶也亂不速禦故爲戎州所殺欲令早去）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彌詐不知謀故公信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欺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已爲先發而同載寶歸衛也實爲拳所得）公爲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爲文子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年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幣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知其爲君間不審察私共評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難面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再宿爲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晁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躭君遠行勌勞不宜稱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歡。食言飲酒之數。（許二百四十八　小百二十三）

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爲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茂納衛侯。（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敗衛師）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

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重也。開守陴而納。公。申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人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嘲瞶公者出公也非悼公。瞶牟也。相悼公時出公在越。故以城鉏與越。出公曰。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期姊

越。出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出公。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忿期而及其姊為夫人者。遂復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訕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主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公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巳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路樂茷門尹得樂茷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

施罪於大尹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寧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釋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　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皆從后庸盟　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　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臨難而思之　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禮不備也言公之多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　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　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衣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上伐鄭。不上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

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　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　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欲其有爲晉之心也　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　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

桓亦愚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虜魁壘。魁壘晉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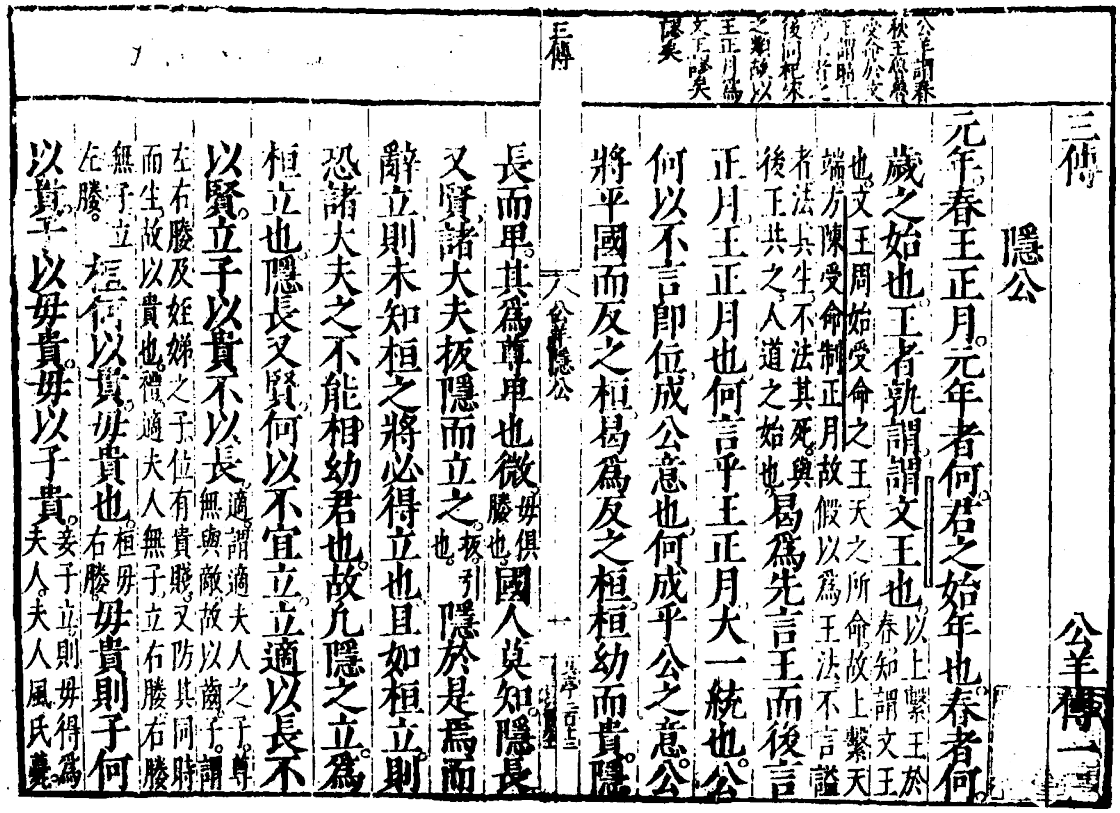
三問不對 侮慢甚矣 餘以下且不堪況于君乎公之微弱可知

自西狩獲麟之後至此又二十七年孔子歿後二十五年矣

三傳 左傳哀公 五十二

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 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嫌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卞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晉悼公之十四年韓魏趙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三傳



三傳 公羊傳一 三十二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又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妍俱勝也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扳引也隱於是爲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無與敵故以嫡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桓何以貴。妍貴也。桓妍俱右媵。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風氏薨

公羊傳隱公 十一 元年 二百十三

公羊謂春秋王發端受命於文王謂明王法文王所受命之王天之所命後王共之

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是也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既既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柰何漸進也昧者何地期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如不如也不如當初不使與國政則猶全之也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則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

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爲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孔子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魯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書會者惡其虛內務特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制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六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爲貶疾始滅也以下終其身不氏始滅昉

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臧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以不反言之也。紀侯大去其國。紀侯大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宋公無妃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

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鄭人伐衛。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二月庚戌。天王崩。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正也。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一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

繆公葬者易爲或曰或不曰不及時而曰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曰慢葬也過時而曰隱之也過時而不曰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曰正也當時而曰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

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曷爲以國氏當國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柰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公曰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柰何曰請作讒弒隱公於鍾

巫之祭焉弒隱公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

登讀言得來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來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齊人急語之時得聲如登矣　百

金之魚公張。解言登來之意也張謂張罔罟正以價直百金故言得來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嘗議張魚而言觀議遠者耻公去南而之位下與百姓爭利。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其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九月。考仲子之宮。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為夫人

猶不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桑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其妾廟子死說猶尚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故難之然則妾母之貴正由其子為君即元年傳云母以子貴是也。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始僭諸公。坊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前僭於惠公廟夫惡不可言也。邾婁人鄭人伐宋。螟。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為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墮許規反吾魯也稱魯人之辭故加曰。吾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則曷為未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為鄭所獲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若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又也。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又暴師若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

舉伐者明四上伐圍取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賤書者有賢行。紀侯爲齊所滅。紀年以鄰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小國故略不名。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下常稱子。不嫌稱侯。桓二年滕子來朝。因茲已下常稱子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若齊亦稱侯。滕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美惡不嫌同辭。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絀君亦稱即位。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猥若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齊

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據諸侯之子稱公子。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公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群公子也。秋。公伐邾婁。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尊天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以爲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銜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庚寅。我入邴。其言入何。難也。魯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欲爲魯見重難辭。以歸後乃日也。言時重難不可即入。至此日乃入。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時齊與鄭魯比。聘會者。亦欲得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于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秋

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尨屋。八月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而葬從主人。葬有常月。不臣之正義言也。故從蔡臣子赴告天子。自從蔡臣子辭稱公。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赴天子也。而葬不告。不告天子也。九月辛卯。公及邾人盟于包來。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肯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不疑矣。蝝。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邾田。煩擾之應。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

也故終其身不氏。入極之事在二年夏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始怒也。始怒其猶大其也。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弒隱公之象。

俠卒。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無氏。降於大夫。書卒。隆於微者。故知其未命耳。

夏城郎。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郎。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月者。隱所養。今始填相見故危錄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前為鄭

夏。羣師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公子羣也。何以不稱公子。賤毋為賤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賤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甚魯因戰見移生事。利心數動。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錄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明取邑為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故書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載屬為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日者危錄隱公也。為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又復搆怨入許。危士之辭。外內並生。故危錄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復為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一知變而弒之。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繻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繻君欲即位。故如其意。隱也。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遠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弑無王而行。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為臣子憂之。鄭伯以璧假許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累從君而死。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前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據親魚諱。隱賢

而桓賤也。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名從主人。從後所屬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即爾。即就也。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為有。為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為取恣意辭也。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媚無時焉可也。媚妹也。明其終不可有也。以妹為妻。終無可時。若作名字言。器不一。從今主之

名地不可作後乎之有也城不得爲今乎之有而經不繫本國以下之者從可知省文

戊申納于太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

納于太廟非禮也秋七月紀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前憂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之爾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

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公子暈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暈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二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宣十六年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特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苗毛也秋曰蒐蒐簡擇也冬曰狩狩猶獸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何下大夫也下去二時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曷爲以二日卒之恢也恢者狂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難不言會也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葬陳桓公城祝丘公蔡人衛人陳人從

公羊何休善三國之君從王伐正今當從之

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天子微弱諸侯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大雩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紀災也螟何以書記災也冬。

三傳

公羊桓公　十八　刻二百四　一百四十

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過魯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不知本爵是何。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就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今州公過魯不朝是慢之為惡故書寔來。

三傳

公羊桓公　十八　刻二百四　一百四十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此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蔡人殺陳佗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國當絕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喜國有正嗣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父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冬十月雨雪仍冬末

三傳

公羊桓公　十九　元二七　二百十

感隱桓之微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稱書者欲以正見無正疾桓公也。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於之者何譏之也譏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衛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信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邾婁君在咸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

三傳

公羊桓公　十九　元二七　二百十

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鄧本同為諸侯今失土來朝託寄義不可卑故當待之如初。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數也屬十二月亟烝今復烝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烝四者則冬不來夏不禘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譏亟也秋伐邾婁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不時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時王者有故也。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柰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天下之所名通婦姓所謂海內何哉。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則于尊不加於父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在齊者世子先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譎使若會而不相遇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使微者盟爲魯諱危録之。夏五月癸未。鄭伯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祭仲知國重君輕。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其爲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鄶也。舊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宋莊公也。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突宋外甥。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遲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

不可得則病。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然後有鄭國。詳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雖亡八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身蒙逐君之惡以有鄭。不害人以行權。已納突不害忽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宋不稱公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衛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突歸于鄭。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挈猶提挈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不能懷保其民外不能結援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遠緩之。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順其計策行權。故使無惡。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挈衛子。既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辭同名者緣君命有降既葬有降既葬從君命義也。秦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秦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凡內大夫不書氏。有無氏。而此與俠是也。貶者亦二義若未命大夫亦無氏。即無貶與羣之屬是也。公會宋公于夫童。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毀。蛇。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然後有鄭國。詳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雖亡八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身蒙逐君之惡以有鄭。不害人以行權。已納突不害忽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宋不稱公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衛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突歸于鄭。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挈猶提挈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不能懷保其民外不能結援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遠緩之。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順其計策行權。故使無惡。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挈衛子。既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辭同名者緣君命有降既葬有降既葬從君命義也。秦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秦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凡內大夫不書氏。有無氏。而此與俠是也。貶者亦二義若未命大夫亦無氏。即無貶與羣之屬是也。公會宋公于夫童。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毀。蛇。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成。

十有八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曷爲後日。特外也。其特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爲從外。特外故從外也。明當歸功於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宜攻城池。危殆故恥之。三月。葬伯姬。卒公。夏大水。爲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何以書。記異也。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者何。無聞焉爾。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聚星也。來盟例不言月。而此言夏五。何氏以五字。或衍文。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新有穀而嘗之。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當殺一時祭曰嘗。以奉天災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以者

何。行其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奪正也。明祭仲得出之故著其奪正不以失衆錄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忽上出奔不稱世子。復正也。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仲之權。曷為或言歸復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許

叔入于許。春秋前失爵。公會齊侯于鄗。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為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末者淺也。曷為末言爾。祭仲亡矣。亡。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言忽微弱僅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言。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後。伐鄭。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朔月朔。十二月朔月朔。朔月朔。朔月朔。

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各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儀父最先與隱公盟。

明元功之臣。有詠而無絕。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桓公曰。同非吾子云爾。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辭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癸巳。葬蔡桓侯。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及疾

害之而立獻舞。國衰并於強楚。故賢季抑桓稱侯。及宋人衛人伐邾。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若夫人已為公所絕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內為公諱辭。其實夫人外公也。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諱公。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尼。代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慎。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何以書葬。雖在外也。雖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時齊彊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讐而不復。乃責之。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就隱隱子也。隱痛是子之稱。不忍言即位。莊公既踰年即位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孫者何。孫猶孫也。孫猶遁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公夫人遂如齊。來有來文。念毋也。

正月。以存君念毋以首事。時莊公練。祭念毋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搚。折聲也。扶上反。以手撥折其幹。念毋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毋焉貶。不與念毋也。念毋則忘父讐。本之道也。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

之者何使我主之也通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爲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易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有血脉之親宜爲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齊桓主兼二伯不接外事況伐譬不交婚姻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時魯以將嫁女于鄫國故築于外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王王姬者必爲之改築王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謂女公子也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者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我主之也魯主女爲父母道故恩録而書之齊師遷紀郱鄑郚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也爲襄公諱也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先孤弱取其邑本不爲諱故爲諱外取邑不爲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大始滅也將大滅紀從此故始重而書之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師師伐於餘丘於餘丘者何郑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郑婁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秋七月齊王姬卒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録焉爾曷爲録焉爾我主之也魯主女爲父母道故卒録之明當有恩禮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郚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夏四月葬宋

莊公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桓十五年經書三月己未天王崩何言未有言崩者正以此年事不相接故也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恒星不見周人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後擾終不覺秋紀季以鄑入于齊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始禰妹季知必亡故以鄑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爲五廟後以鄑共祭祀存始禰妹稱字賢之公次于郎次者兵舍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脅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音烹）而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著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公羊作亡人之辭襄公答卜不爲者之辭）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賢襄公爲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不當取而有滅亂義也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于先祖者可以申其復讎之故曰緣恩疾者可也）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徙葬於齊爾（國滅無臣子徙爲齊侯所殺故痛而書之）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據恩然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以爲雖遇紀侯之冢亦將葬之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讎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其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讎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讎而已其餘從同（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二同衍文）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倪黎來來朝。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刺王者朔在位。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逐以自納。王遣貴子突率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不者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微弱。秋公至自伐衛。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今此寔得意。所以不致會而致伐者。不敢勝天子。先是伐一使若更以他事伐衛。不爲納朔。蜎衛納朔。

兵歷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冬。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柰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惡。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寶者。王物之凡名。惡魯犯命。復貪利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恒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反者星復其位。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明其狀似雨。不當言雨星。不記尺者。霣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何以書。記異也。秋大水。無麥苗。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得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託不得已也。歸出本爲滅盛興。陳蔡屬

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逮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加以者辭實俟陳蔡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振其禮一也甘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爲久稽留之辭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與也成孟孫心已也盛同國

詩爲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盟盛非內邑也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成者何盛也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盛川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因魯有成邑同辭相似故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於齊師也秋師還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爲病之非師之罪也所以慰勞師之罷病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君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也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暨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使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惡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也夏公伐齊納糾糾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于齊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自誇大其伐而取敗曷爲伐敗復讎也復讎以死敗爲榮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據納子糾不爾猶自行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非

誠心至意故不與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其取之何內辭也齊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爲君者也以君薨稱子糾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魯爲齊殺之冬浚洙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洙在魯北齊所由來曷爲畏齊齊浚之微弱恥甚故殺子糾也甘新見齊畏齊浚之微弱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猶備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

則引兵而去。精者曰伐。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尚麤。精密之。戰不言伐。舉戰爲重。合兵血刃曰戰。圍不言戰。舉圍爲重。以兵守城曰圍。入不言圍。舉入爲重。得而不居曰入。滅不言入。舉滅爲重。取其國曰滅。書其重者也。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三月。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其不通所遷之地。正以不言于其。知非賣遷矣。以地還之也。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爲遷者。宋反欲遷宿君取其國宿之不肯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二國統止次未成于伐。魯即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尊爵稱國氏人名字之利。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冬。王姬歸于齊。何以書。過我也。時王姬者嫁女於齊。塗過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鄑。其言歸于鄑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歸鄑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鄑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復及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戰者兵時。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

月然後歸之歸及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傳本道此者極其禍生於慢戲相慢易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訐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側婦人曰此萬虜也爾虜爲故爾女也謂萬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擿仇牧碎其首擿素葛反擿側手擊也齒著乎門闔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齊桓行霸尊天子故爲此會夏六月齊人滅遂不會北杏故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柰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曰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爲讐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若請當其臣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會必有壇者爲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曹子手劒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桓公卒悔不能應故管子進言曹子曰城壞壓竟齊數侵魯君不圖與管子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揚劒而去之劒守桓公時曹子揚已盟乃揚劒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去爾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離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本期而後刺其不信從義兵而後者功淺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深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音絹鄄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盟者何同欲也邾婁子克卒卒者爲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爲甚佞故書惡之然不得爲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夏齊人滅于遂滅者何滅積也衆殺成者也滅者死文滅之爲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滅積衆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戍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秋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重言來者蓋痛其計策以取齊淫女并楹刻桷卒爲後敗也冬多麋何以書記異也麋之爲言猶迷也衆魯爲鄭詹所迷惑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以兵逐之曰追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以其不限所至知爲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爲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大公除害恩及濟西也有蜚何以書記異也蜚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衆魯爲鄭詹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節者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莊氏云欲共享其祿也防嫉妬謂三人不相疾也開媵路謂亦有爲嫡之望也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先是鄄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録之先書地後書盟者羽出竟乃得專之也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瘠病也齊人語也大瘠者何痢也痢者民疾疫也痢力二反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跌也。跌過度跌大結反過度也。肆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謂省讀如減省之省也。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獨有此行。言常若聞災自省者。故曰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不與念切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毋則已。不當忌省。

猶爲商人責不討賊。文姜罪實宜絕之。公既不絕。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得責之。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齊高侯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

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桓六年蔡人殺陳佗。陳君也。淫于蔡。蔡人殺之。祭叔來聘。不稱使者。不與天子下聘小人。夏。公如齊觀社。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謂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因其有事于觀社。故以觀社譏耳。公至自齊。荊人來聘。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荊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時公受朝於外。惡公不受於廟。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莊公有淫泆污貳之行。曾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解云非齊惡我也。我行污貳。故日之也。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諱淫。故使若以行禮書也。秋。公至

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曰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僂疾也。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猶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見夫人之法。婦大夫宜用羔。鴈宗婦。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大夫爲宗子者也。大夫妻言宗婦者。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言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我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益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失地者。出奔也。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諡之爲郭公而赤徵者自歸曹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敬老也。正以侯大夫之例。故知其老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求責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社者。土地之主也。日者。上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閒窈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天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猶臣歸美于君。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曹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于立而誅之。春秋以君死乎位曰臧。曷爲得其罪。故略之。不名。君死乎位曰臧。曷爲不言其臧。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去戰臧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羈之意。唯恐其臧。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臧之文。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語在三十二年。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是也。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惡莊公不能任用使避難而出。冬。杞伯姬來。其言來何。直來曰來。無事而來。大歸曰來歸。大歸者。棄來歸也。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杞伯來朝。杞。夏後。不稱公者。僖二十三年。十有一月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暴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至日便伐。明暴故稟伐。春秋伐人者為客。伐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焉爾。蓋為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蓋懲公也。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成列為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有詐。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善中國。冬。築微。人無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臧孫辰告

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孰。告糴譏也。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無一年之蓄。危亡切近。故譏使若國家不儲。大夫私糴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新延廄者何。修舊也。故曰新作始造曰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何以書。記異也。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得之以初也。初去之時。歸為滕妾。至莊四年三月。伯姬卒

之後紀國未滅之前紀侯立之爲夫人其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乃歸于魯至十二年春歸于鄫之時爲夫人故曰從夫人行也城諸及防諸君邑防臣邑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鄑鄑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譏不得與夫合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傳云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九月庚午

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慶矣操迫已甚慶偏也迫殺之甚痛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驅逐之而已桓公力但可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譏者爲瀆下也四方而高曰築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禮諸侯之覿不過郊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

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柰何蔑獲而過我也旗旗幟名蔑獲走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刺齊桓驕慢恃盛非所以就霸功秋築臺于秦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爲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

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先是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曷爲爲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爲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之遏惡柰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致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慶父也存時莊公以爲牙欲立慶父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爲亂乎夫何敢俄而牙鴆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爲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謀不宣揚子當繼體如故

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傷氏（地名）至乎王堤（地名）而死公子牙今將爾（王堤蓋名）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醢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居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禮不成為君也）公子慶父如齊（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醜乎慶父難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乾繼繼子般也乾弒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曰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弒之矣使弒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至者聞君弒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正其真偽）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過齊恐為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聞之奉閔公訖齊桓為此盟）季子來歸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不言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

子般弒不書於子般卒之文下而詳於即位之文下此公羊書法也

晉司馬師使成濟弒其君而歸獄焉與此同

說稱桓桓為傳信為傳疑矣

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尊尊者諱。（爲閔公諱受賊人也）爲親者諱。（爲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爲賢者諱。（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爲諱之）子女子曰。以春秋爲春秋。（夫子傳旧史名夫子修史記爲春秋今言以春秋爲春秋則史記舊有春秋之名）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齊有高國崔魯有仲孫氏經書其來見不宜來則知止如齊者是其犯罪而去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

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欽挹齊桓公高義此公羊作傳斷案）

婁。（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立僖公城魯不書者諱微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絕存亡之功鹿門魯南城東門）

冬。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三傳　公羊傳二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僖公閔公庶兄臣子一例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何氏云有而無益于治曰無猶易曰閑其無人曷為先言次而後言救據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舉師而已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邢遷于陳儀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三傳　公羊傳二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為為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郎獲莒挐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諸已猶似今人云休一生罷去已罷畢竟之辭小車輛抗輒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

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紓公也然則曷爲不於紓焉貶貶必以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虞師晉師滅夏陽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

以取亡焉其受賂柰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猶曰虞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柰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焉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唇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

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六月雨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所以詳録賢君積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已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也其年穀大豐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桓公曰無障谷專水利也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參公子友如齊涖盟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涖臨也春秋王魯故言涖以見王義使若上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亦因魯

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涖者來就魯魯已尊矣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遂伐楚次于陘其言次于陘何有侯也就侯屈完時楚彊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不煩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録其止焉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焉者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楚滅鄧穀伐蔡鄭狄滅中國不絶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服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以從内文知與桓公爲天下霸主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

之功德莫大於服楚齊人執陳袁濤塗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時濤塗與桓公俱行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故今濤塗有此言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爲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葬許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其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

也與其子俱來朝也因其與于俱來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夏公孫慈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曷爲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之示以公義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鄭伯逃歸不盟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曾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諸侯以義相約而鄭伯懷二心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爲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惡桓公行霸而無義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婁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故以國體錄。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曹伯般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上命也。桓公德衰。寧毋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鄭伯乞盟。

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把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把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姜爲妻也。其言以姜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陳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九月戊辰。諸

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元陽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色自美大之貌。甲戌。晉侯詭諸卒。不書葬者。殺世子也。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

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

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踊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悉為文公諱故也為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齊人曰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秋七月冬大雨雹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遂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遂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遂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

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使來請娶已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僭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絕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齊桓將來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而不繫

國者起天下異狄侵鄭冬蔡侯肸卒不月者賤其背故略之甚也肸立不書者父廢舞見獲留卒於楚肸以次立非篡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言次者刺諸侯緩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葵丘之會叛天子之命也曹稱師者桓公霸道衰曹獨能從之征伐不義故褒之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父也季姬歸于鄫已如晦震

夷伯之廟晦者何冥也震之者何雷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孚也季氏所信任臣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曷爲大之天戒之故大之也明此非但爲微者異乃公家之至戒所以畏天命何以書記異也僖公蔽于季氏意者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實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爲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爲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王者之後有亡國非親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爲戒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畏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三月壬午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賢也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執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乎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

功故君子爲之諱也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秋大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衞人邾婁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曷爲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爲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竪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秋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衞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莫丘之會放天子命者也不得爲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者有罪者爲襄公設恥也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于邾婁其言會盟何後會也魯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怨襄公爲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爲邾婁所欺故用鄫子恥辱加於宋故以襄公使若微者也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惡乎用之社也其用之社柰何蓋叩

其鼻以血社也。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梁君淫刑峻法。內姓一卧一相。率偶去。狀若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著其自亡者。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夏。邾子來朝。邾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邾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明當遇尊之異於鄭。穀也。書者喜內見歸。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曾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僖公為齊所會。以齊媵為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陳。二十有一年。春。公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何以書。記災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雚。執宋公以伐宋。

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冬。公伐邾婁。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詐誘劫質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襄公

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不用目夷之言見執幾亡其國故諱為沒國文。此圍辭也。曷為不言其圍為公子目夷諱也。目夷遭敗君有解圍存國之大功故為諱圍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十有一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罪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迫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

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備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所以敗。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如卅將沉而又以石墜之也。重故創也。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何以不書葬。蓋平諱也。宋三世內娶內娶謂娶其宗也。非禮甚矣。為襄公行仁義。故諱之。蓋之乎諱者。滿諱也。以功覆惡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為徐莒所脅。不能死位。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襄王母惠后。惠后欲立王子帶。帶通于隗后。隗后襄王后也。御士欲攻之。襄王曰。先后其謂我何。遂出。曰出也。晉侯夷吾卒。

漢武帝嚴助云其以春秋對助據此見漢儒但知公羊不知有林氏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侯

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夏四月癸酉衞侯燬卒（燬之甚逆滅邢之惡）宋湯伯姬來逆婦何湯伯姬者何湯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世謂慈父王臣處己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姒當益彊威權下流正分二門卒生篡弒疾其未故正其本）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後者不別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出

兵爲兩事也）葬衞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苔慶盟于洮（苔無大夫書苔慶者尊敬婿之義也莊二十七年冬苔慶來逆叔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苔子衞寧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其言至巂弗及何後也（後猶大也大公能却彊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之深遂不可得及故曰後）夏齊人伐我北鄙衞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輕視百姓之命）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魯內虛而外齊齊魯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本公爵但春秋欲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經書杞子卒者但以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杞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非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杞宋故貶終僖之篇十有二月甲戌諸侯盟于宋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據侵蔡遂伐楚言遂

謂買拒命不可使往戍也

謂戍衛公之本意也殺公子買以說於晉而以不卒戍恢其公

今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尸事也以此言之初發國即有兩伐之意。大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爲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言衛不可得塗則固將先伐之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楚人殺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自殺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公朝于王所。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書朝所以見文公之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刺天子歸有罪也。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不書葬者爲晉文諱。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上說是。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歸于者。非執之于

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入惡雖未可知執有罪當爲伯討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

文公爲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故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言特晉有屬已力以歸此執其君其言自何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君而助之爲叔武爭也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於已而助之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不更舉曹伯者見其悔過即時從霸也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不能升謂揖讓也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衛侯鄭歸于衛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衛侯歸殺無罪則元咺之惡明矣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不從公令矯君命聘晉故疾之當絕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乎也本

爲霸者所選當時不取。又後有悔。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卜古凶必有報。求決必三卜。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五天子不卜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耳。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成王命魯使郊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故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爲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觚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觚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書者無出道也。狄圍衞。十有二月。衞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衞人侵狄。秋。衞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

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
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軍中語也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
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
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
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
在平窴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
以日盡也惡其不仁匹馬不反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此常事也何休說非

三傳　公羊傳公　元　一　六十方　三六三

公伐邾婁取訾婁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晉人
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十有
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實霜不殺
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晉
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其言來會葬何會葬非
禮也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夏四月丁

三傳　公羊文公　卷　一　三六三

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
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
也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
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知君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衛
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
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爲僖
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
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然兩階之間易用栗也用栗者藏
主也藏于廟室中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
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此晉陽處父也何
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歜自十有二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書記異也以不雨書大旱
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

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彼一時不雨此則歷四時故言最甚事著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西上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取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幣皆在三年之內故云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三年之思疾矣疾痛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主於己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變者變動哀泣也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王子虎卽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明當有恩禮也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甲鱳于宋甲鱳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

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諱也其爲諱柰何伐楚爲救江也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還江兵還自救也故云爾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婆于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去天

者舍者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讙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出奔狄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爲爲出奔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謂作中軍大夫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明君漏言殺之君不密則失臣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

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使若公奉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遂城部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僖二十五年傳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兄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俱無勝負此晉先蔑也其稱人何貶

曷爲貶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懷持二心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其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生事於竟外從竟外去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貶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以卻通指卻貶文公內則欲文衰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貶伊乙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莅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不使君命壅塞。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蠻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皆以官名舉言之。曷爲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朝廷久空。故但舉官。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時王新有三年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終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既葬稱王。不可曠年無君。踰年稱公。終三

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據未稱王。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爲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夫人姜氏如齊。奔父母之喪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大夫會之。曰者。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冬。楚子使椒來聘。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貴之。嫌夷狄質薄

成風繫僖公者從子也僖惠公仲子從夫也公羊說非

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莒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屈貉。

魯恐故書刺微弱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鄭。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

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者何。長狄也。

蓋長百尺。

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

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興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

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前為魯所滅。今來兄歸猶當加意厚遇之。卽莊八年夏師及齊人圍成。成者何。盛地。盛卽盛伯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諉諉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

前時秦伯辭後三字結上

曲。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河曲流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婁子遨除卒。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

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當以魯公爲祭祀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講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犅。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魯祭周公何以爲盛。粢盛也。在器曰盛。周公盛。盛者新穀。魯公壽。壽者昌也。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魯公壽者。謂下故上新。載可牛

平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祫祭之時。序昭穆之差。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冬壞敗。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斐。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當時人語猶黨衛侯也）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及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當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屈之盟不克。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一出三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婁人伐我南

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婁。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潘立儲嗣不明。年欲立舍。年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先君之次。即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其臨葬相篡弒之文。）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上者貶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孛者何。（孛者邪亂之氣。彗者掃故中。）何以書。記異也。（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機。王衡七政所出。）公至自會。晉人納接菑于邾婁。（接菑。）弗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

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郤缺。）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出外孫也。）貜且齊出也。（貜且。）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言俱不得天之正性。）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既兩不得正。又皆貴。唯當以年長。）故立之。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爾。照應。）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

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弒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宋子哀來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孔子畏時遠害。口授相傳及弟子胡毋生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于子叔姬。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之。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諱道淫書單伯如齊者。法不書叔姬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夏。單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筍者竹筴。一名編輿。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患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何氏云。用兵之道。當先之今日至。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閔之也。此

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棄罪然。言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叔同文。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將文公母在。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郛也。恢大也。郛。城外大郭。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齊侯魯僖公實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操云爾。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與齊期盟。爲叔姬故中見簡賤。不見與盟。盟偽辱有恥故諱。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

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但當勿居。不當故毀。暴揚先祖之惡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賤者謂士也。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犖。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葬僖公。

卒。秦穆公也。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商人弒君。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弒君。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凡言大歸。一出不反之辭。季孫行父如齊。盲弒其君。無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一人弒君。盡書。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

遂如齊。逆女。逆女。親迎也。三月。遂以夫人婧至自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其

三傳

公羊傳

宣公

公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大人穆姜在位十八年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公子遂如齊逆女逆娶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一體辱竝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見行遂意也夏季孫行父如齊冬拜其大夫胥甲父子衛赦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不忍遠去君所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重奪孝子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

人心言古者不敢即近也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詘其君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為齊所誅為是賂之故譖使若齊自取之者秋邾婁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冬楚屈申帥師救陳宋公鄭伯許男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一辭也冬

晉趙穿帥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間田也。有大夫守之。晉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絕柳不使繫之于王。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緩也。辭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易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挾稷牲而卜之。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郊。帝牲在于滁三月。滁宮名。養帝牲三牢復郊。帝牲在于滁三月。滁之爲言者取其蕩滌潔清之中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於穆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滁宮。所以降稷尊帝。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冏昧。故推人道以接之。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葬莊王。楚子伐貫渾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爲公取向。作辭也。趑行義爲利。故譆使若莒不肯平也。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剌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趙盾曰。天乎。

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柰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避之已也音紀諸大夫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

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手搏而殺之搏猶擊也擊謂旁擿頭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趙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恕而再拜恕者驚貌靈公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趙盾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趙而出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伉然從乎趙盾而入伉然壯勇貌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援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躐階而走躐猶超遽也不暇以次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躐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曰踆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約勒聞鼓聲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于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就爲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于與此甲兵豈不爲盾乎

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穿音川下同說音悅）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識何識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存其心焉爾存其

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欲道存心于股肱而繹萬不廢故執不知問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戊子夫人熊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戍訾箊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妾也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其日眹久故言乃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公卒使齊歸齊西田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疾也屢有小君之喪邾來加禮八年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改不言

會也左右將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竟外故不復書言會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治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爲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齊已言請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已已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

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如齊不言奔齊者內也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季子來聘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須朱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何以書以重書也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與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楚子伐鄭

問答體提省話頭發揮者意明白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欒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爲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徵舒弒君寧儀行父如楚訴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曷爲不與晉而與楚子爲禮也

此篇終事條緒極頓挫形容逃罪筆力似出左氏之右是公羊第一義也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言君之不善臣屢往來爲惡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自以手持旌也）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所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杼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杼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蟲蝕也言杼穿皮蠹乃出四方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國其宜也不當以是故滅有鄭耻不能早服也）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荀林父也）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今之還師而逆晉寇（言還者時莊王雖復還師戰也）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佚猶過得過渡邲來去也）秋七月冬十有一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結上一段之意

十有二年春齊師伐衛夏楚子伐宋秋螟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蔡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己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土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

平乎己者二大夫各乎己之情也

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柙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

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大其有仁恩此皆大夫也

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言在下者謙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六月癸丑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能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秋螽仲孫蔑會晉荀罃初稅畝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復畝而稅也時宣公無恩信公私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復踐案行舊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復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復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冬螽生未有言螽生者此其言螽生何螽即蜤也始生曰螽大曰蜤螽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

之云爾者何上變常易常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
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繆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謝災成周者東周也宣謝者何宣
宮之謝也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無室曰榭
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
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使為王者後記災也秋郯伯姬來
歸冬大有年

三傳 公羊宣公 大 一 九十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于楚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
有食之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
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
弟叔肸卒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
月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戕鄫子于鄫
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

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旅師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
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還者何
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
君薨家遭家為魯壇帷歸地曰壇帷歸地張帷哭君成踊
友命乎介友命自是走之齊踰竟憮然歎成踊哭
君終臣子之道

成公

三傳 公羊宣公 元 一 十

元年春王公即位一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氷
三月作丘甲何以書譏爾譏始丘使也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甲鎧也戰始使丘民作繕甲兵不辦能否以丘責之故譏之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貿
戎執詹之蠆晉敗之以晉比貿戎柳圖郤如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據侵柳圖郤言晉王者無敵莫敢當也
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

無氷可序則一冬無氷可紀備矣
正月無氷二月啓氷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侠獲也其侠獲奈何師還齊侯（還繞）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

先戰勝後敗出師之由

（操執也）飲而至曰華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及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斮仕略反斫也）於是斮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爲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毋也（蕭同國名踊于棓而鬬客（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音口反）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

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爲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及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使耕者東西如晉地）且以蕭同姪子爲質（見僖十七年傳）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及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則晉悉以齊爲土地是不可行）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毋也（蕭同姪子齊君之毋猶晉君之毋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郤克曰諾以國佐辭爲國佐請賕（辭爲賕音舜）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不言取之乘勝脅齊求賂得之也下有賕內故諱使若非齊邑）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

何得一賤焉。得一賤者獨此一事得其惡故賤之爾不然則當及公也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專政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傷鬼神無依。君臣素縞而哭之。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公至自伐鄭。

晉。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沒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不聽者叛也不言叛為內諱。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咎音古刀反左氏作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鄭伐許。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

同盟于蟲牢。約備禍楚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在春秋前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取鄆。鄆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于邾婁。諱亡也。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為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衛孫良夫率師侵宋。夏。六月。邾婁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秋。仲孫蔑叔孫僑如

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運。鄭伯伐許。未踰年君稱伯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梁山崩。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山崩大事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汜。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崩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

率師侵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率師侵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鼷鼠。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吳伐郯。吳。罕與反。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雪。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據本魯已。舉之戰。齊師大敗。齊師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晉侯聞齊侯懈過自責。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舉之所喪邑。曾宜聞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爾。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伯姬守節。遠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正者。文不變也。其餘皆通矣。其餘謂不繫于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王。皆相通矣。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鄭。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伯姬以賢聞。諸侯爭欲媵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杞已棄而魯脅歸其喪。使若杞伯自來逆之。左氏四年。杞伯來朝。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五年。杞叔姬來歸。出也。八年冬。杞叔姬卒。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其卒。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魯請之也。叔姬雖絕於杞。魯復强杞使還取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

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運。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譏使若重難不得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後也。伯姬以賢為三國所爭。媵故後大其能容之。丙午。晉侯猶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私土者謂其國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月者善公尊天子。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公鑿行柰何。不敢過天子也。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于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時善而衰成其意。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率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者何。襄仲之子公孫嬰齊之弟。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更為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未反。何以後之。據已

絕也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叔仲者叔邰生氏也文公死子幼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絞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弒君爲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臧孫許宣謚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譴歸父之家時見君幼防有稱變故逐之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壻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傷其先人爲惡身見逐絕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爲篡喜時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

以憂國爲大夫山所藉出奔晉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爲殊會吳外吳也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難也許遷于葉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氷齊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時爲飛矢所中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下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憲乞師不得欲執之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跌晉大夫與公盟也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因公幼被恥爲諱辭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諡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賢喜時爲見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悔矣。悔悲也曰在招丘可悲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兵凶戰危不得已用之不以假人魯不與正也。公會晉侯會沙隨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曾不當期。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曰無罪曰者正謂此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言正月者周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或曰用然後郊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

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晉侯也）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國人未赦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許反爲大夫。即受命矣。）然後卒之。（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婁子玃且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楚人殲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屬公猥殺四大夫。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婁子來朝。築鹿囿。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彭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丁未。葬我君成公。

三傳

公羊傳三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寧殖曹人苫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魚石此是入彭城以避禍非叛也。故無大罪。）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刺欲救宋而后不能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婁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

左氏善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而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爲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爲不繫乎鄭。爲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曷爲殊及陳袁僑。爲其與袁僑盟也。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逆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以職反。莒女也。左氏作姒氏。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鄭世子巫者。莒之外孫。與襄公俱爲舅出。故知弋氏爲莒女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蓋貶。貶出也。巫者。鄭前夫人襄公女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俱。

貶出。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滅讀爲于晉。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晉。當以共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鄭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爲鄭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鄭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書者善之。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

辭。經書莒人滅鄫。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公至自會。冬。戍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彊楚之害。中國宜雖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言滅者。以異姓爲後。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冬。叔孫豹如邾婁。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婁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蝝。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據城虎牢事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言楚屬圍陳不能救。於是弒之。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善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陳侯逃歸。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鄭之會。鄭伯以弒。陳侯逃歸。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夏。葬鄭僖公。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值其不備。獲得之易。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

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災也。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書致。似若不脫然。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左氏嗣止。咎一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戍鄭虎牢。孰戍之。諸侯也。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為蕃蔽。不能雍然同心安附之。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有之者。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為軍置三卿官也。作三軍何以書。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裏公委任彊臣。國家內亂。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襄公但不免牲爾。不忽慤成。公數卜郊不從。忽慤。故不免牲。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得鄭為重。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代晉。爲楚故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蕭魚之會。服鄭故難。不務

晉

三傳　公羊襄公　八　閻子琴

長和親。後相會。犯故諱而言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時公微弱

政敎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詩。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講背蕭魚之會。亟。十一年

蕭魚之會。邾婁在其間。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刺諸侯委任大夫。交

會彊夷。臣日以彊。二年之後。君若贅旒然。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三傳　公羊襄公　九　閻子琴

人小邾婁人伐秦。己未。衛侯衎出奔齊。爲孫氏所逐。說在二十七年。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明魯當共送迎之禮。夏。齊侯伐我北

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兵不敵。不敢進也。量力不責。重民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婁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也。爲偏刺天下之大夫也。爲偏

夫君若綏然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以歸者甚惡晉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宋人伐陳夏衛石曼姿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之義不信者只今上文同盟下即執邾婁子是爲不信而不日者褒與信辭故也）晉人執邾婁子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

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寒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取邾婁田自漷水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舊本蚩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會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禮兵不從中御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喜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遫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遫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燮出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爲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左氏作弟黃。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李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

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婁鼻我來奔。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

近晉也。以齊無他義。自近始也。者。地接于魯。故先治之也。葵丘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前爲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及光。故言歸。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爲爲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君命救晉。故先言救。己卯。仲孫遬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晉人

殺欒盈。曷爲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欒盈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屬。是討賊之辭。實非慕而作討賊之辭者。大其除亂也。

齊侯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子嘯公儀。二傳作冬。夷儀。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云。自會陳咸宜

答慶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二十有五年。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公至自會。衛侯衎入于陳儀。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諱君以弒也。時衛侯爲剽所逐不能以義自復。詐願居是邑爲剽臣。然後候間伺便使寧喜弒之。君子耻其所爲。求得國言入者。詐篡從此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囆師師伐陳。子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暴入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弒其君剽。寧喜爲衛侯衎弒剽。不奉衎弒剽者。譏成于喜。衛孫林父入于戚以

叛。衎益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本逐衎。衎入故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此諱君以弒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爲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諱禍。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衛侯失衆出奔。故不著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寧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寧喜弒君。不稱人而執。非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八月壬午。許男寧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寧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殺其大夫寧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寧喜出奔也。曷爲爲殺寧喜出奔。衛寧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寧殖病將死。謂喜曰。剽必者非吾

意也。孫氏爲之我卽死。又能固納公。（固猶必也）（女音汝）喜曰諸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紲。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

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尸在爾。（欲以此語迫從令、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慙恚不能保獻公。）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復衞地。食衞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詠之小爲未爲大惡。正以甯氏殺逐兩君。累世同惡。蝉納舊君。未足掩其前罪。今獻公違約殺之。故謂之小惡。）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曷爲殆諸侯。爲衞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衞侯衍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衞石惡出奔晉。邾婁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故言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衞侯衍卒。闇弒。吳子餘祭。（闇者何。門人也。（子門人號。）刑人也。（以刑爲闇。）刑人則曷爲謂之闇。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闇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千來盟。（段稱子者。微弱不能

此何氏之邪說襲氣不可用

自城祀王者之後實爲公春秋之義殷魯爲王者新周故宋黜祀爲伯是以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說在僖二十三年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柰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殆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迸而與季子國迸起也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吾亦殺爾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延陵吳下邑終身不入吳國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固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高之故爲没其爲罪也九月葬衞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頗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弑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惡失親親也王子瑕奔晉秋七月杞子如宋葬宋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爲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

傳至矣毋未至也遽乎火而死鄭良宵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宵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為中國諱晉人執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宋災故宋災故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更復償也曰死者不可復生財復矣復者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為

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貌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

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貶曷為貶為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明其欲弒君故今與弒君謀在招世子君之副貳今而殺之從是以後有弒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今將爾詞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據未弒也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晉荀

吳師敗狄于大原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鹵而地物今經與師讀皆謂之大原故難之地物從中國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爲名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鹵而今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邑人名從主人邑人之人教有殊俗之義故也邑人名皆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狄皆謂之大鹵也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秋晉去疾自齊入于晉晉展出奔吳書去疾者重簒也晉無大夫書展者與去疾爭簒當國出奔叔弓帥師彊運田彊運田者何與晉爲竟也與晉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晉也畏晉有賊臣亂子而與師與之正竟封鄙微弱失機煩擾百姓葬邾婁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辟內難也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季孫宿如晉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婁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殊如順楚而病中國楚子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故奪言伐吳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也遂滅厲九月取鄫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舍者捨襄十一年置中卿之官令助司馬涖前司徒司空之屬爲三軍踰王制故於彼經云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中軍故曰復古然則曷爲不言司馬舍僭從禮故曰復古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見中則益三之中舍中軍者五軍也五軍僭擬天子後三者中亦有中三軍也三軍僭擬天子後二者中據上作三軍不言三之中皆可知也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

軍則損前三可知矣此公羊發明經文前所以不書作中軍之故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繩之。牟婁君邑。防茲私邑。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濆泉者何。涌泉也。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嫡子生以不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正以夷狄之人。不尚文德故也。其名何。據秦伯要稱名。嫡得之也。獨要稱以嫡得立之。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

三傳

公羊昭公　二十二下　十五面

人越人伐吳。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襄二十二年春三月己巳。杞伯句卒。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服。稱子者。微務不能自振。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遠頗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涖盟。丁巳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說在元年。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辭自是絕君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鬼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徒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今此不然。故云以罕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殺陳孔瑗。左傳殺梁作梟。葬陳哀公。

三傳

公羊昭公　二十三　十六面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鄫以邑錄不卒小地者。許遷于夷。夏四月。陳火。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然之象也。曰存陳悕矣。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為天所存。悲之。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罪人招也。殺人之賊。孔瑗弒君賊也。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楚為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非之也。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晉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隱

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戍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蔡侯般弒父而立。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姒女襄公嫡夫人。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生弒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不稱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父誅子當絕。惡乎用之。用之防也。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孔子謂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刑臧閒。似此則公羊未覩國史。爲此穿鑿附會之辭耳。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書。曰。如爾所不知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寧可彊更之乎。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然。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代鮮魚。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

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殺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經。故加弒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弒君而立之意。加弒責之爾。楚公子棄疾弒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脅比而立之是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故使與弒君而立者同文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譖使若公自不肯與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疏也。曷爲不疏。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疏不與。爲。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冬。十月。楚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大夫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也。禮大夫祭謂之賓尸。夏。蔡昭吳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右不疾。乃疾之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隱如如晉。冬。十

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鄆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貫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謂心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大火蒼龍宿之心。以候四時。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是也。北辰亦爲大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何以書。記異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宰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六月。邾婁人入鄫。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已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以君子加弒焉爾。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言子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其君貿是君子之聽止也。多少之宜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貿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但得免罪而已。無嗣父之義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時會盜鄭畔以奔宋。曷爲不言其畔。當言公孫會以鄭出奔宋。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諱使若從鄭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喜時曹伯廬弟。公子負芻從與。負芻喜時廢兄。或爲主于國。或

公孫會叔
尼乃公子
喜時之後
爲公子喜
時之孫故
爲會諱也
書曰鄭
出奔宋不
繫鄭宇國
者使若以
他故出奔
不爲鄭己
而奔也

爲主干師。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當守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于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毋兄稱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二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邢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諭也。博物志云。周曰圄。圄。齊曰因諸。是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痤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春秋之例。大夫奔之後。其位已絕。大蒐于昌

癸。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孫婼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諱王猛之事。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官謂之室。刺周室之微。邪度並興。一家之亂也。故舉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變京師言王室。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時猛尚幼。以二子爲計數。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西周也。時居王城邑。故號西周王。其言入何。篡辭也。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故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篡辭。言入不言。西周者。無二京師也。冬十月。王猛卒。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孫舍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郠。郠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爲

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下壞敗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生得曰獲者即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能結日偏故退滅支於下使若不得人所殺然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髡楹以自滅爲文明本死位乃敗之剔髡楹之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故急著正其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因有疾以殺畏晉之耻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叔孫舍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鬱釐卒冬吳滅巢巢伯來奔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

昭公稱弒季氏者以隱而隔尊之辭不者公羊之國語耳故曰其失也俗

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何昭公將弒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

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巳者也而柔焉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巳之人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弒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宗廟國之社稷敢執事以羞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再拜顙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

古文不嫌重複

佞。諂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謝爲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餱糧未就。敢致糗于從者。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稚。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高子見昭公拜辱大甲故云昭公益祭而不嘗。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何休說]謚問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嘆然而

孔子之意蓋曰其禮與辭則是其中國之道則非也

哭。感景公言而自傷。嘆古弔反。諸大夫皆哭。魯諸大夫既哭。以人爲藩。藩。蕃周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以辟爲席。辟。席覆。君羔。辟虎。猶。大夫士鹿。辟豹。猶。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爲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

三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公圍成。公失國。辛而得運。復優其民。聞成不從。叛。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公至自會。居于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東周也。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其言入何。不嫌也。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篡。不言京師者。正居在成周。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襄二十三年。夏。邾婁鼻我來奔。傳云何以書。以近書也。何氏云以治近升平書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地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秋七月。冬十月。運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郛之也。郛邑為郛之君存焉爾。郛公居郛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櫟唁公子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逼濫也。黑肱。乃邾婁公子也。濫本邾邑。不言邾婁。則通濫為國矣。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來奔。則以漆閭繫邾婁矣。通濫為國。故使無所繫。邑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顏公時也。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邾將妾子邾。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所與淫公子凡九人。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也。禮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孰食一男。何假二人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為是大夫之妾。為是士之妻。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

弒之弒。弒臧氏子也。不知欲弒孝公者。納叢邪將利其國也。臣有鮑廣父與經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毋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想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及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嬛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殺顏者。鮑廣父承買于也。嬛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嬛盈女也者。謂此老嬛是盈姓之女。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盱及

夏父顏公之二子。謂爲顏公妻時所以有之者。盱幼而皆愛之。叔術嬛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以彼物來入買我前　而盱有餘。言盱所得常多　叔術覺焉。覺悟也　而盱有餘。夏父自謂也　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五分受其一　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晉乎邾婁。故其言曰惡有

愚按叔術事在春秋前黑賊猶已在十數世之後而叔術讓國

小禮妻嫂卿大夫犯天命大惡豈得爲賢而通濫于十數世之後公羊之迂而不得聖人之心如此

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言賢者寧有及妻嫂殺殺顏者之行乎。詩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詩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惑兒爭食之事。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何故死吾天子。遭生時命而立夏父。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大夫不世叔術賢在

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與滅國維絕世故君子爲之諱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鄆。鄆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與取濫爲亟。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矣。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僭縱忽能修其廢職有是以書見。十有二月己未公薨

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主人謂定哀也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僭之正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葬城也（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於北牖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等孝子之恩動于遂也）于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之喪禮於國）然後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書日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卽位象五日殯說卽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春秋前煬公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冬十月霣霜殺菽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大災之當戒損如諸侯制而復修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婁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楚以一衆之故。拘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爲不會召陵故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杞伯戊辰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生奪故主之。張義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衞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柰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柰何。曰父不受誅。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刀之道也。一往一來曰推刀。復讎不除害。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主。朋友相衞而不相逝。相衞不使爲讎所勝。逝。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逝音噬。又音逝。逝者往之意。故曰出表辭。古之道也。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柰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曰者。惡其無義。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執歸之諸侯歸之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戶故言我也時爲蔡新被彊楚之兵故歸之粟與成陳同義離至離別前後至也於越入吳於越者何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沿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沿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吳新憂中國卒罷敝而入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無所爲譏唯有二名非新王禮不譏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侵伐例時而此月者內有彊臣之釁而外犯彊齊故危之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垂公至自垂此晉趙鞅之師也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冬曹悼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賤而錄其叛謂以指爪刻其饋器之上欲藏衣物之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姊妹之子曰出爲季孫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

世有子。言我季氏累世有汝以爲世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爲季孫車右實衛之守衛季孫不令走。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於孟衢。孟氏衢四達可以橫去。臨南投策而墜之。策馬捶也欲將季孫由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下車取策。陽越下取策臨南驟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門閉故著門。然而甲起於琴如。甲公欲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弒不成却及舍于郊。皆說然息。

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賤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欲處父帥師而至。公欲處父孟氏叔孫氏將兵之將左氏以爲孟氏家臣。憖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

實者何。璋判曰。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王。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弓繡賁。賁附也。言大者力千斤千八石三斗有餘。龜青純。純緣也千歲之龜。青髮明十吉凶。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囆卒。得實玉大弓。何。以書國實也喪之書。得之書。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欲伐魯也善其故書次而去。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齊人爲是來歸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邸。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宋樂世心出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池左氏作地。冬齊侯衛侯鄭游遬會于寧。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惡仲佗惡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世心自曹入于蕭。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不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書日月。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邸。衛公孟彄帥師伐

曹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帥師墮費。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板堵凡四尺五堵而雉。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公親圍成不能服甚危者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夏。築鹿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軍以井田立數設言以地以其地正國柰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無君命者謂之汲。君子深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鞅子之邑。以邑中甲逐之。辭弒其君

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晉趙陽出奔宋。晉趙陽左氏作衛趙陽。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賑。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賑者何。組賓也。膰曰賑。熟曰燔。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婁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曷爲不言其所食。據食角漫也。漫者偏食其身災不敬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爲天下濃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曷爲以夏五月郊。魯郊當上春三正月。成十七年傳云用郊用正月上辛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養牲不過三月當二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

也。謂之滌者。取其滌除潔清之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也。三十之運也。運轉也。巳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得其事。躐書。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不循不當爲也。壬申公薨于高寢。鄭軒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邘。左氏作邘。邾婁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會葬與會無服。故以非禮書。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氏者。哀公之母也。姒氏。妃女。何以不稱夫人。母以子貴。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哀未君也。未踰年不稱公。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

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如未踰年君之禮稱謚。踰年稱夫人。會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蠆。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徐

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邾婁子新來奔喪。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爲惡明矣。宣九年秋。取根牟。傳曰。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爲有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其惡深矣。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者。義與上同。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

觀此則輒拒父爲得禮矣

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柰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

義爲固可以距之也。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柰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故絶文姜不爲不孝。拒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下是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私家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但遂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遂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矣。何以不言及。據猶及門及兩觀敵也。親過高禰。親踰適等。何以書。記災也。以其不宜立故災之。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猶于吳。冬十月癸亥。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蔡公孫辰出奔吳。葬蔡惠公。宋人執小邾婁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若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徼者自歸于楚。主書此事者。惡晉以楚爲京師。背叛天子命。當誅絶也。城西郛。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左氏穀梁以爲亳社。亳社者殷社也。社者封也。封土爲社。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

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謂女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言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

六年春城邾婁瑣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譏數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夷狄之行故譏之明惡甚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譏也此其爲譏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舍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盍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陽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折玉與陽生當其半爲後當迎之令以爲信防稱矯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此叙第有情是公羊得意之筆也

于諸其家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常陳乞子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闖出頭貌五鳩反又丑甚反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陳氏自是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昌爲絕之後也昌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惡魯偷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

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僤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耻甚。故諱使若齊自取。歸邾婁子益于邾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僤。

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詐謂陷阱奇狀之類。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雍丘。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及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及。及猶報也。夏。楚人伐鄭。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明當尤加禮厚遇之。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寅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宋救陳。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袁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

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備。故復用田賦過什一。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公會吳于鄫。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不當見。故爲異。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及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

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不復償也。夏許男戊辛。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僭無道。大會中國。齊晉諸侯。驅魯衛驂乘。脇辱使歃。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故深爲諱辭。使若吳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子。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奪見其事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盡。曷爲重吳。吳在是則

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定六年冬。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遍下也。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見于旦也。旦者日方出時。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見于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何以書。記異也。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盜殺陳夏弱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據無主名。薪采者也。庶人採樵薪者。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使若天子諸侯。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也。

此何休據讖書爲記止此

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記高祖以來事。可及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問聞。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人道莫大於王道。備必止於麟。一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絕筆於春秋。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撥

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堯舜當古歷象日月星辰。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敎授民時。

三傳　穀梁一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正月建寅之月也。周未嘗建子。商未嘗建丑。自唐虞至三代。一也。已詳發於經文之下。故不再出。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桓矣。已揆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惠公遺命。本欲立桓。公爲其幼。國人故立隱公以攝之。隱非讓也。遵父命。不敢不奉。隱既

得立而貪於大位。恒長而不歸。又不能早辭以自有經權兩失。以及於難。隱貪也。隱何能讓。觀十一年之行事可見。穀梁蓋受其欺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及者何。內爲志焉爾。內謂魯也　儀父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七年公伐邾是也　眛地名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毋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毋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毋。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毋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

以其目君知其爲弟則穀梁全不見國史

莊公曾曰寡人有弟而使朝其口于四方則莊公但逆之已耳未嘗殺也

此以僖公成風之謚例之誤矣

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鍥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子益師卒。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罪故略之。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三年春。公會戎于潛。會者外爲主焉爾。知者慮。

胡安定主此說遠甚

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卮公也。知者慮。謂卿爲司徒。義者行。謂卿爲司馬。仁者守。謂卿爲司空。人君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無後帥師入極。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內謂所入之國　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滅同姓。貶也。左氏無駭入極。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則以無後舊有氏。公羊無駭者。何展無駭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繻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謂自逆之也　使大夫非正也。

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及曰
來歸婦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
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
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
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
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紀
子伯莒子盟于密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
盟紀子以莒子爲伯而與之盟伯長也紀子自以爲伯而先十有二月乙
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
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隱弑賊不討故不書葬
鄭人伐衛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
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
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此必有物食之有內
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以壤不見於外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有內辭也或外辭也者謂日食有兩種之辭據書內壤故言有內辭不書外壤故曰或外

辭也其不言食之者謂經不書月食日也聖人慎疑作不知之辭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三月庚戌天王崩高曰崩厚曰崩
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
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
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
崩爲魯王故隱而卒之隱猶痛也秋武氏子來求
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
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
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即位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
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
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
知之辭也交譏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諸侯
曰卒正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繆公曰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文元年傳
曰葬曰會言有大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亦危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錄魯恩義之所及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存沒隔絕情禮

不交則卒裴無文穀梁傳稱變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國滅不葬失德不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稱傳曰穀梁子不親受于師而聞之於傳者。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伐之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曰內為志非不期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穀梁全不見國史

蔡人衛人伐鄭。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之也。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挚失嫌也。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譏其不即討乃令至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正謂嫡長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尊者親小事。非正也。夏四月。葬衛桓公。中士下士同禮。蔽人公觀之。非正也。月葬故也。秋。衛師入郕。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九月。考仲子之宮。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於子祭於孫

安定主此說

止仲子者。惠公之妃。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非責也。初獻六羽。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邾人鄭人伐宋。螟。螟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自其臣子事非公家所及。隱不尊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公子益師亦是先君之大

夫而獨言公子翬者宋人伐鄭圍長葛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來服者不伐復填服之范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和而不輸者曰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書與鄭平四年暈與宋伐鄭故來絕魯使壞前平也墮許規反壞毀之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以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逆者非卿

滕侯卒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戎狄之道年少之稱稱曰世子長立之號曰君其非正長嫡然後有名爾責滕侯用狄道也

夏城中丘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無限極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貫者

也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伐一人而同一國尊天子之命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代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庚寅我入邴入者內弗受也

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曰卒正也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元年盟于宿宿亦與盟則以宿爲宿男之國此傳云未能同盟則以彼宿爲地名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諸侯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可言

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稱人衆辭。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始以大夫敵公故也。冬。十有二月。無侯卒。無侯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若侯卒是。或說曰故賤之也。若無侯帥師入極是。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羣所未詳。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雨雪。志踈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帝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雨得其時則月雨。得其時則月者。若僖三年夏六月雨是也。俠卒。俠者所俠也。俠名也。所其時者俠之氏族。但未備爵命。故略名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明將立桓。夏。城郎。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冬。公會齊侯于防。會者外爲主焉爾。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翬。隱之罪人也。故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言取。明其易。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王其事也。三國伐載。自足以制之。鄭伯不能矜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郕國也。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猶言同時也。猶音特猶言。謂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累數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累數皆至也。總言之。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隱猶痛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

罪下也。責臣子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謂不書正月。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桓公

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月公即位。繼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弒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

即位也。哀痛之至。故不忍行即位之禮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與弒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會者外爲主焉爾。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實假則不應言以璧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但言以璧假。許而不繼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會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檀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卒天子所隱痛姦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扞禦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弒。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滕子來朝。隱十一年滕侯卒。稱子。蓋時王所黜。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穀。以成宋亂。以者

內爲志焉爾。公爲志乎。成是亂也。欲會者外也。欲受賂者公也。長句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爲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曰大廟。周公廟之明。惡甚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此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以是爲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物從中國者。謂鼎在宋。從宋號也。言物從中國者。廣例耳。通夷狄亦然。其意謂鼎名從作是大鼎名從主人者。謂本是郜作。繫之於郜。物從中國者。謂鼎在宋。從宋號也。言物從中國者。廣例耳。通夷狄亦然。其意謂鼎名從作者之主人。不問華戎。皆得繫之。若左傳稱甲父之鼎是也。物從中國者。謂中國號之大鼎。縱夷狄亦從中國之號。不得改之。若傳稱吳謂善稻爲伊緩。夷狄謂大原爲大國。以地形物類。須從中國之號。故不得謂之伊緩大鹵也。秋七月。紀侯來朝。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爲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爲三國討。數至日以責宋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爲非。貪愚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我入之也。不稱主名。內之卑者。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甚黎而曰無會。善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令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鄗。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申約言以相達。而歃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語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齊衛胥盟。雖有先僧。僧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齊僅隨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郕地。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盡而復生謂之既。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歷家之說。以爲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月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日不食。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祭門。廟門也。閾。門限也。在祭門之外。觀也。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

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勇姑之用。般步干反。一本作般。盛音成。男子般苹。婦人般絲。所以盛物。般悅巾之屬。爲謹敬也。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爲親逆之禮。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據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凡書有年者。冬。五穀大熟爲有年也。

舉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於日月。故例時也。宣十六年。冬。大有年。亦時。是其證也。

五穀皆熟爲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二爲賓客。次殺射髀。骾死差遲。三爲充君之庖。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下無秋冬。二時未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辟病潛行。公羊以爲鮑之狂。故甲戌日亡。己丑日死。孔子疑之。故以二日卒之。左傳以爲再赴。故兩日並書。是三傳異說。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過我則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君臣倘劣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葬陳桓公。城祝丘。譏公不修德政。秋。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舉從者之辭也。使若王命諸侯伐鄭。書從王命者。三國也。諱合伐鄭。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爲天王諱伐鄭也。

天子病矣。冀州則近京師。親近猶可知。大雩。雩者。請雨祭之名。螽。蝗蟲之屬。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過我六年冬來是也。將有以未故先錄其本。六年春正月。寔來。州公不以禮朝。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責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書是

相過去朝遠。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郚。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閱兵車也。閱爲簡練脩教明論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爲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意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淫獵謂自放恣遺失徒衆。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兩大夫相殺不書春秋。其不地於蔡也。言在蔡故不地耳。九

月丁卯。子同生。疑故志之。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時曰同乎人也。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冬。紀侯來朝。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其不言邾咸丘。何也。據襄元年圍宋彭城。言宋。疾其以火攻也。不繫於國者。欲使焚邑之罪與焚國同。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待之以初也。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大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譏事也。志不敬也。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寵內諸侯。爲天子三公者。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以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四海之濱。莫非王民。王命如諸侯之國。乃稱夫人。或說是紀女爲后。則已成王后。不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書字。十者。申父母之首。姜紀姓。爲之中者歸之也。中謂嫡與媵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只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脩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倡會者。衛託言衛侯不遇。則若衛侯不蒙魯公之接。故云殺耻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先已結期戰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內敵外書戰。則敗。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不言其人者。謂不稱公也。不言及者。謂不云及齊侯衛侯鄭伯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祭仲。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遂歸于鄭。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易辭。言殺立在己。鄭忽出奔衛。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謂去世子而但稱忽。忽先君雖葬而嗣子未踰年。亦宜稱子。雖則踰年。先君未葬。亦不

得成君。計鄭忽父雖葬訖。仍未踰年。於例宜合稱子。此年書名。表失其國。十五年稱世子。明其反正。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魯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闕。魯地。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丙戌。

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明二事皆當日也。故經兩舉日。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言責魯又與其所與伐者戰也。蓋責與人同伐。及與之交戰。是故輕舉戰伐以責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傳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稱

于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而書之得失自見矣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無冰時燠也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言信在前非繼於今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疾謂激揚之聲舒謂徐緩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容色體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御粟而內之三宮

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御師掌田之官也三宮曰親則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夫當必有兼御之事焉夫人親春是兼御之事也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夏四月己巳葬齊侯禄父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譏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及正也許叔入于許大夫出奔反以好歸以惡曰入許叔許之貴者也其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許叔宜立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公會齊侯于嵩邾人來朝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

鄭豪宋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與宋欲奪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喜歸全歸故致之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不奉王命重於失地故直言惡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及鄧儀父盟于趚趚魯地翠軼反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敗恥大戰恥小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言人則微者其恥又甚故言師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及當有人公親帥之恥有不可言

六月壬午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陳以力助

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蓋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食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北行至濼故曰濼始桓之事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徂隨至齊故曰遂遂繼事之辭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濼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公五等之上其外諸侯之卒皆不言公尊內故舉五等之上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巳葬我君桓公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

也不責踰國而討乎是也禮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乎是者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

桓公薨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殺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三月夫人孫于齊文姜也哀姜有

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又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重之差。孫之爲言猶孫也而去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入之也。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入道錄之不言氏姓貶之也。入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

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桓親見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王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公時有桓之喪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曰卒正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何休曰桓弒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當召而錫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此追命失禮最大故以甚言之王姬歸于齊爲之中者歸之也。王姬由魯而嫁故曰爲之中者齊師遷紀邾鄫郜鄑國也。邾鄫郜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鄫郜。傳曰遷亡辭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

於餘丘。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邾君在此邑故不繼于邾使若國言邑而稱伐者爲君在重之使若國然故邑亦稱伐。秋七月。齊王姬卒。爲之者卒之也。王姬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王爲之大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饗在四年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會與同其理危也。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之禮緦。

改葬也。非改葬也傳言改者喪踰七年已行吉禮今始反服喪服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其服惟轉緦麻緦遠也緦五服之最下最輕者

言緦。釋所以緦也。

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爲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

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志崩則亂可知。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毋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王者尊故稱天子。衆人卑故稱毋子。天則感生者衆言天足以兼父。不得云父子而曰天子。衆人或知毋而不知父。故云毋子。亦不云父子也。傳云論天子崩葬故推言及此。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秋。紀季以鄑入于齊。紀侯弟鄑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鄑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冬。公次于郎。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畏齊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甚矣。非禮尤甚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三月。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隱痛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部齊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如。衆也。齊師衆大如國。不可言如齊侯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郎黎來來朝。郎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命者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

人伐衛。納惠公朔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王不欲立朔也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諸侯不奉王命朔遂得篡王救衛於義善故重子突功不立故著其危。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王人卑者當直稱王人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而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名絕之也。秋。公至自伐衛。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螟。冬。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寶於齊過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

隕如雨。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何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星既隕而雨必晦安知夜中乎。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幾微也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解經不得言雨星也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次止也。侯。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敵人不至。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辭實攻虛測不死。善死者不亡。義存君親雖沒猶生。

此說似不得春秋之意

解經之體曲折精細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邾也。邾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是用師之過也。臧使若齊無武功而邾自降。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逐也。威已降而以未畢爲文者蓋譬滅同姓之國。示不卒其事。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伐之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孽。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暨魯地公不及大夫。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故不得不以權遇。大夫不名。無君也。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變盟立小白。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夏。公伐齊納糾。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諱不復。則然不釋而貶其臣。一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不復譏也。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及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

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秋七月壬申。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乾時齊地。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糾者。明其宜貴爲君。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言魯不能救護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冬。浚洙。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畏齊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不日。疑戰也。疑戰者。言不莊日而戰。以詐相襲。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謂勝在內。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三月。宋人遷宿。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次止也。畏我也。公敗宋師于乘丘。魯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蔡地以蔡侯獻武歸。

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會乎執也爲中國諱見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魯地

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曰成敗之也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宋萬之獲也獲宋萬而經不書者此時倘畏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襄公豺狼未可閩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宋閔公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久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譏而月之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稱人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曹劌之盟經傳無文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單伯乃至秋七月荊入蔡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冬單伯會齊侯鄭伯于鄄鄄衛地復同會也諸侯欲推以爲伯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爲欲推桓爲伯故復會於此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邿宋主兵故序齊上也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荆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離外內諸侯同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乎不可事齊乎故云公以著疑也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也末謂逃來鄭詹鄭之佞人也夏齊人殲于遂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酒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存存遂柰何曰齊人戍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

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禦敵也禦猶輕也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齊稱人以執是執有罪也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冬多麋京房易傳曰臧正作淫淫義也多麋為火不明則國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夏公追戎于濟西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遍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秋有戲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戲一有一亡曰有戲射人者也一有南越所生一亡魯國無是言不常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嘗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為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略言陳人之不書其主名其不日數渝

惡之也。數疾也。謂秋共盟。冬而見伐。
渝盟之疾。故不書日以惡之。夫人姜
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冬。齊
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
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
踰竟。踰竟非正也。夏。齊大災。其志以甚也。秋
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婦人弗目也。婦人居有
常所故。薨不書地。弗目。謂不題目文姜薨所也。冬十有二月。葬鄭厲
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失也。眚。災也。
謂放失大罪惡災。猶罪惡也。言災紀也。失故
放失大罪惡明小惡亦赦之也。災紀。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
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爲嫌天子
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絕之。誅絕之罪不葬。若不
赦除衆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明
須赦而後得葬。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小君非君也。其
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陳人
殺其公子御寇。宣公之子。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

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
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大夫既命。得執公子之禮。夏五月。杜預
云莊公獨稱夏五月者。疑謬誤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
于防。不言公。高傒伉也。高傒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冬。
公如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
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
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卑喪未畢
而圖婚。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天子聘
內諸侯。其
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不與使也。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
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
諸稱使者。是奉王命。今祭叔不一
心於王而欲外交。故去使以見之。夏。公如齊
觀社。常事曰視。視猶朔
是也。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
也。言無朝會之事。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女往
觀以觀社爲辭
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無危
懼。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荊人來
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畢
一舉而進之。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
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

者其不言來於外也言於穀朝公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霸主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弘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處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故特譏日以書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桓禮天子之桓斲之黈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桓斲之黈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桓非正也夫人所

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本非宗廟之宜將親迎欲爲夫人飾刻桓宮桓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營讐國之女惡莊不子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姜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

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薦進舍止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同宗大夫之婦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腶修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譴而日之也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薄氏云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謚例言歸乎赤蓋郭公也何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

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不直言赤復云郭公者若曰赤者郭公也是諸侯失國之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鼜陳五兵五鼓鼜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諸侯置三鼜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以壓陰氣充實也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

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矣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也皆所以發揚也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薄氏曰曹羈出奔經無歸處曹自殺大夫何以知是羈也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曹羈三諫不從者是公羊之說也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女洮魯地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言季子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爲辭慶父之罪季子素知季子出則殊其文入則貴之稱季子明其無罪故知辟難也冬杞伯姬來宮慶來逆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君不敵臣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接內謂與君爲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於伐與戰安戰也問在何處戰戰衛謂在衛國之都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入衛何也以其入齊不可不入衛也齊桓未能信著鄰國敗師稱人以微之故亦以衛師爲人衛非有罪人輕而師重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善救鄭也冬築微微魯邑山林藪澤之利所

穀梁此處議論甚正公羊不如

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大無麥禾大者有顧之辭也經言大利也無麥禾者謂一災不書待冬無禾然後記錄無麥故經稱大而傳云有顧之辭也顧猶待也徐邈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意亦謂待無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是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是麥與黍稷之苗同時為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不言水旱者麥不自死不由水旱是也不言饑者雖無麥禾得臧孫之告糴不至饑也於無禾及無麥也臧孫辰告糴于齊齊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延廄者法廄也邢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何為

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夏鄭人侵許秋有聿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一有一亡曰有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繫之紀賢城諸及防皆邑可城也以大及小也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鄫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鄫也畏齊秋七月齊人降鄫降猶下也鄫紀之遺邑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齊人伐山戎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

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于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言由山戎爲害伐擊燕使之隔絕於周室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齊桓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爲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救也齊桓經魯界故使人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敎重霸王親而內之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也秋築臺于秦秦魯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爲燕辟地辟開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冬不雨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邑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辭所遇謂八百里問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知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大夫不日卒惡也而日卒何也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者齊潔之名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子卒曰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閔公不書即位是見繼弒者也不待不日而顯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深謂君弒賊尤隱痛之至也故子般日卒慶父如齊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閔公不書即位見子般之弒慶父出奔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兄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齊人救邢善救邢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

洛姑。洛姑齊地。盟納季子也。季子來歸。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魯絕之。故繫之于齊。齊仲孫。慶父也。左氏以爲齊大夫。慶父孟孫氏非仲孫也。左氏得之。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其言齊。以累桓也。繫仲孫於齊。言相容赦有罪。慶父。魯人而繫之於齊。是外之也。齊桓容赦有罪。故繫慶父於齊。是惡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之。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秋八月辛丑。公薨。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莒。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又云慶父不復見者。明弒二君。罪重。不宜復見。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

齊桓不赦。蓋使其滅而存之。以爲功也。

齊侯使高子也。桓公遣高傒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使。以貴之。十有二月。狄入衛。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爲賢者諱。齊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爲之諱。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及其衆。則是棄其師也。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使國亡師之本。

三傳　穀梁二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本意是齊侯與怪其稱師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救不及事不足稱揚夏六

三傳　穀梁僖公　一　刻二十二行二十五字

待其亡而存之不若救於未亡之先此霸者欲顯其功名晉仲之謀也

月邢遷于夷儀辟狄難夷儀邢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非若宋人遷宿滅不復見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是向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列三國者美齊桓存亡國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哀姜齊人以歸夫人薨不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譏以夫人歸也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譏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其以歸薨之也以歸然後齊人以喪歸也後殺之今經書薨文在上是加喪之文也譏齊人以我夫人殺之故加喪文楚人伐鄭

國轉還不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八月公會齊侯宋公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九月公敗邾師于偪偪邾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詒欺紿也紿者柰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幷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

桃弓獨關落乃相爭或非賢者之事

三傳　穀梁僖公　二　匹二九一一〇四

城楚丘如曰城成周天下之辭也若曰楚丘王也爲天子存衛也故不繫之衛或曰內辭也魯公順辭桓之志視如己土城如己事故不繫之衛

月辛巳葬我小君文姜。庚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爲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公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秋九月。

（不言及。不言其不見。齊桓而序乎齊侯之上。一家也。無彼此之分。）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鄭。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冬。公子季友如齊涖盟。涖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

桓公會諸侯以討不服諸侯皆備之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陘。遂繼事也。次止也。夏。許男新臣卒。諸侯死于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來者內辭也。內桓師故言來。）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公得志爲僅矣。（悲子不來。屈完受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然。是喙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文承上人執濤塗之下。卽云及江人黃人伐陳。恐非濤及。故云內師。）八月。公至自伐楚。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參譏謂伯姬杞伯鄫侯也。）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

說梁此義論閻肇關沂大放厥辭

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也。堪然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執不言所於。地纏於晉也。晦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服下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虞號。亡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善救許也。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變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毋。衣裳之會也。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同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以乞爲重。是盟也。憐前逃歸故以重言乞者。處其所而請與

范甯曰汚血而與之亦不甚明

也言乞知不自來益汚之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夫人爲哀姜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爲僖公本取楚女爲嫡取齊女爲媵齊女先至遂脅公使立之爲夫人故因禘祭而見於廟此傳則以夫人爲成風致之者謂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檢經傳之文知是成風也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亦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太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禘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訖止也謂貯粟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葬及卑也荀息閑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長胡不使太夫將衛士而衛冢乎

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若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趙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衞士而往衞家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趙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酰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遑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傳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勿脘而死故里克所爲弒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秋七月冬大雨雪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黃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衞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之會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公羊以爲杞國爲之城左氏以爲淮夷病杞故齊桓爲之城其曰諸侯散辭也

諸侯無小大之序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為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遇者同謀也。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來朝者來請已也。使來朝請已為妻。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狄侵鄭冬。蔡侯肸卒。諸侯時卒惡之也。

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畏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善救徐也。夏五月。日有食之。夜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九月公至自會。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季姬歸于繒。已卯晦震夷伯之廟。晦冥也。震雷也。

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徐地。夷狄相敗志也。夷狄相敗志書文不具。謹兵車之始。故傳言此以明之。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劉向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既隕後乃知是石。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隕石記聞也。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耳治也者。謂隕石先以耳聞。故言先言隕。鷁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是各以聞見先後為次。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曰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

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亡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民所聚曰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曰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跪之也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曰卒正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爲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已之不可以滅也霸者存恤鄰國扶弱輔義不可滅人之國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疾其初爲惡之事不終身疾之善善樂其終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桓公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列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虛國謂齊無小白入于齊入無人之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非伐喪也夏師救齊善救齊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惡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興霸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及其交以宋及齊秋救齊善救齊也此善狄能憂中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繒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繒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者

范甯曰如有伐之者而楚亡則滇池不足記也惟其自亡然後其忌明公羊曰魚爛而亡從中壞出也此論書法

釁也取鼻血以釁祭社器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桓預曰地於齊亦與盟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正謂政教伸尼修春秋亦有改舊義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更加使大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南門者法門也法令之所出入夏邾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故不言閔宮而云西宮以是爲閔宮也此在親疏之間故知是閔宮也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以救齊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爲盟主故序齊上鹿上宋地夏大旱旱時正也旱必歷時非一月之事故書時爲正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雩宋地執宋公以伐宋以重辭也國之所重故曰重辭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稱人爲執宋公貶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雩之諸侯釋宋公會者外爲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子專釋非以

責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魯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謂不言邾之主名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謂不言魯之主名也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二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

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君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雪之恥也前年出公雪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取勝于圍曹爲雪之曾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又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若要而擊之必可破非僥倖也子反當爲子夷是也下同子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既出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衆敗身傷焉者疾其危而不道以取大辱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也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恥於夷狄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伯今稱子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湯伯姬來逆婦婦人既嫁不踰竟宋湯伯姬來逆婦非正

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圍陳使納頓子）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酈弗及入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竟忌辭也（以急辭言之明不至酈）弗及者弗與也（弗與戰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長齊師）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變人言師）弗及何辭也（弗及者若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秋楚人滅蔿以蔿子歸蔿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冬楚人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楚人出師爲僖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驅民于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據宋不能量敵彊弱致師敗身傷故譏之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闕而楚復圍之故貶楚子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得與盟可知）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

忌也。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殺也。內諱殺大夫。故謂之刺。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議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公子啓大夫。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侯出奔未成君故曰子。諱會天王也。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朝。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惡其藉楚之力。故入名。以表失國。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

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稱子。未喪也。諱會天王也。復致天王。守于河陽。河陽晉地。全天王之行也。因天子有巡守之地。以自行爲文。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王必於宗廟。受之者。蓋欲尊祖禰。共其職。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曰。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主善以內。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子。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若公朝于廟。則當言公如京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曰公朝王所。是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溫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僭矣。以臣召君。僭倒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伯者以王命討衛。歸之于京師。故曰不外王命。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辭閒容之。故言緩。衛元咺自晉

復歸于衛。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遂繼事也。曹伯襄復歸于曹。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即從反國之辭。通王命。遂會諸侯圍許。遂繼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何休云。晉文德衰。故微者往會。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淮也。夏四月。不時也。如春事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全曰牲傷曰牛。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亡乎人。譏僖公不共天變。猶者可以已之辭也。望郊之細也。不郊無望可也。秋七月。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衛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莊公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通之曰。魯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亹子儀。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不告。故不書。鄰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福不以相赴。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內外相與之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

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滑無備故言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敎無男女之別姜氏之爲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之外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嗌之下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爲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之輪一隻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癸巳葬晉文公曰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齊公伐邾取訾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晉地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內寢小寢非正也非路寢僖公雖卒而沒於婦人之手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重謂殺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李梅實實之爲言猶實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即位皆繼弒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葬曰會言會明非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襚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卿不得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商臣繆王也髡允文王之子成王也曰髡之辛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彭衙秦地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爲也爲僖公

主也。（爲僖公廟作主也）立主喪主於虞。（禮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謂之曰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期而小祥其主用栗）作僖公主。（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日）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諱公與大夫盟去氏公親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邾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及不致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歜。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書是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太廟則其譏自明）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僖公閔公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爲斷）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著祫嘗者謂以大事言之著明是祫嘗之祭也祫必在秋故連嘗言之先親而後祖親謂僖公祖爲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爲斷）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壬子虎卒。叔服也。此不卒者也。（外大夫不書卒）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會葬在元年）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甫鬯于宋。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茅葦也供蓋屋之草茨盡死而墜於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婦禮成于齊故在齊便稱婦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皆問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今稱婦爲是公親逆與怪稱婦速故反覆推之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非責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秋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

毋風姓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君子原情不責伐用或作辭賵以早成風未葬故書見也而含已晚已預故言晚二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鄙上從竟至墓止爲送葬來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矣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閽下閽則上聾且閽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放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仁者惻隱不知多才者有權略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生竟上事諸侯會葬在鄙上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由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造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言之辭晉狐夜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天子以十二月朝政班告于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事畢反月始而朝也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閏月者附月

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閏是歲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不數所右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邵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遂城部（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戕秦）

秦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輟止也爲將而獨奔故曰逃軍）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不與大夫受盟貶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涖位也其曰涖何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鄭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歸父有罪非成公逐之者歸父被猜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也）冬（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殺其司馬奔其印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宋司城來奔（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以是來奔之始故舉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來車猶可求金甚矣（不稱使者天子當養諸侯末君也）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卑以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例不致乃以君禮致剌公寵之過）晉人殺

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稱人以殺諫有罪也
鄭父累也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
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
月癸酉地震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
日之也冬楚子使穀來聘楚無大夫其曰穀
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
之襚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為夫人故不言夫人
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葬曹共公
之正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
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雨時
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
也及鄫子盟于女栗鄫子周卿士冬狄侵宋楚子
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
承匡承匡宋地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帥師
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
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佚猶更也焉石不能害肌膚堅強焉石打摘不能虧損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不重創恤病也不禽二毛敬老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為重創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公羊傳云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何休云三國各欲為君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謂其之晉者史傳不記未知殺者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郝伯來奔杞伯來朝僖二十七
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
叔姬貴也公之毋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
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
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
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言及秦晉之戰已
亟故略之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稱帥
師言有難釋其帥師之意時又畏莒鄆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子遽除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夫人親舂。舂粢盛。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鄭伯會

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齊昭公。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郤克也。其曰入。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百乘。緐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邊。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主謂時卿已立。貜且邾小國而言千乘者。大郤克之車。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勞師遠涉。乃至城下。邾以義拒。然後方悟。眩之曰人。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義不可勝。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嫌妹之子曰出。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公孫敖卒于齊之國內。故曰其地於外也。明在他國而卒。公孫

嬰齊卒在魯竟內。故曰其地。未踰竟。明非他國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舍不成君。則弒者非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言失其氏族。不知何族姓。冬。單伯如齊。單伯。魯大夫。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叔姬既與單伯同罪

而經文異執者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來至而與之淫王則關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爲譏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以華孫奉使出盟爲好於我故書官以見專錄名以存善司馬官也

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晉郤缺帥師伐蔡

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介猶近也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畧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

也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復行父之盟也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遂修之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以文爲多失道矣緩作主踰僖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類公羊以爲泉臺者是莊公所築即臺也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若以居之而薨者但當莫處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父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禮大夫爲卿介遂與得臣俱爲卿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諸侯在喪既葬之稱子卒不日故也故殺也不稱殺譏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姜氏子赤之母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文公之子其母敬嬴惡不奉姜氏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貶而自見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言其一人有子則共養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共望其祿緩帶者優游之稱也一曰就賢也若並有子則就其賢謂年同也宣公不奉哀姜非此之謂故惡之宣以慶子篡立非關就賢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

三傳穀梁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遂繼事也晉趙盾帥師救陳善救陳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令律文謀殺人造意者絞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暴殘暴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亡無罪竟爲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皐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盾以亡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弒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弒父之罪孝不至故也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傷其口易牛也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公羊傳稱改卜者帝牲不吉則引稷牲而卜之其帝牲在於滁宮三月於稷者唯具視其身體無災而已不特養於滁宮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知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夫婦來反馬也叔姬歸寧固反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郠莒人不肯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以義兵討不平未若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可也據其討不直故云義兵也義兵之道不足故傳云猶可也莒人辭不受治也乘義取邑所以不服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高固齊之大夫而令與君接婚姻之禮故不言逆女傳言吾子是宣公女也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叔姬歸寧當以禍來爲文高固奉命迎云未聘經總之言來故

書及爲非禮。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年救而今更侵之趙盾元年稱帥師救陳。今直書名而已。明是惡敗前事。故不與帥師。夏

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不卒不宜言及也

于扈。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蓋有疾而還黃齊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言魯使不得其人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專命還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知仲遂卒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弒子赤。不疏則無用見

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王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言今不然。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萬舞名籥管也。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戊子夫人熊氏薨。宣公妾母左氏作蠃氏。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

主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是己丑之日葬若未及己丑而却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日中克葬。足乎日。故云緩也。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故云乃。急辭也。

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

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地於外也。其曰未踰竟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人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乘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已已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矣。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崔杼以世卿專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耳。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子。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子者人之貴稱。聘。問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饋楚子伐鄭。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不言及外狄。所以異之。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言人者。弒君之賊。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制其君臣。倒上下。是以夷狄為中國。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婚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失德不葬。靈公淫夏姬。殺泄冶。楚已討之矣。故以申臣子之恩。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續功也。功事也。日。其事敗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晉。夏。楚子伐宋。秋。鄭伯髡原。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冬。曹文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吾人謂大夫歸父。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解經不言。殺其大夫。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秋。鄫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治也。言吏治公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而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履。踐也。何休云。宜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治公田。故公家履踐。案行擇其善者。履踐最好者。稅取之。故田發畝。徐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傳稱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桑以備養生送死。冬。蝝生。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凡春秋記災未言緣也。緣宜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劉歆云。此蜮蜚子董仲舒云蝗子。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夏。成周宣榭災。成周。東周。今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五穀大孰。爲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弒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爲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論可以明親親之義。足以厲不軌。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戕猶殘也。捘殺也。捘謂捶打殘賊而投地于繒惡其臣子不能距難。甲戌。楚子旅卒。

商臣弒其父頵。莊王。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君日卒。正也。今進夷狄。直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故云簡之也。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正寢也。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言成公棄父之殯。遂父之使。使使調歸父也。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杜預曾竟外故不言出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氷。終時無氷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氷。何也。終。寒時無氷當志之。今方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終無氷矣。加之寒之辭也。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甲。鎧也。作爲也。丘爲甲也。使一丘之民皆作甲。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夫甲非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夏滅斟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於貿戎。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敵諱敗容有遏否。爲親者諱敗不諱敵。諱敗諱敗折也。不諱敵諸侯有列國。尊尊親親之義也。尊則無敵。親則保全。尊謂王親謂魯。然則孰敗之。晉也。冬十月。季孫行父秃。晉郤克。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迎也。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間而語。移日不解。胥閭門名。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其曰。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

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爰婁。爰婁。鞌去國五十里。一戰。縣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侵車至海。侵伐之車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謂笑其跛。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過其國。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鄰來。王龍齊滅紀故得其寶。同母異父昆弟。念姪子笑。使耕者皆東其畝。欲以利其犬車於驅侵易。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鄰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晉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八月壬午。

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亡也。[嬰]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地盟]今之屈向之輸也。

三傳 穀梁成公 五 三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穆公。三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曰公也。來聘而來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及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而欲之也。[以國與之謂舉國為主總言及而不復著其人亦舉國之辭]鄭伐許。[鄭從楚而伐衛之喪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至辰陵鄭率諸夏而事楚踰晉于邲盟有十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微鄭則中國無左衽矣故狄之

三傳 穀梁文公 夫 元 八三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喪未踰年自同於正君邪議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仲孫茂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慎曰山者陽位君之象水者陰位君權壞]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所用鞭我]

之間行道則可速　伯尊下車而問焉以其言有理知非凡人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柰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用忠誠之心問之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柰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

績功也攘盜也取羣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也秋大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之宮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立者不宜立也取鄆鄆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樂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否未可知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言日急辭也辭中促急不容日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觧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觧球球角貌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絺衣繡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三望明失禮吳伐郊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地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

也。傳例云月雩正也。時雩非正也。非正者其時未窮。心力未盡。毛澤已竭。不雩。無以及事。故凡以明之。則經書秋八月雩。九月雩。是也。既過此節。秋不書旱。則冬無爲雩也。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是鄭意亦以不須雩。唯有禱請而已。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爲盟主。齊還事晉。故使魯還二年齊所攻之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若曰爲之請歸。不使晉制命于我。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納幣不書者。

書者。賢伯姬。故盡其事。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

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預曰。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之禮書之。終爲杞伯所葬。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鄆。衛人來媵。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

謂災死也。共公之葬。由伯姬。則共公是失德者也。傷伯姬賢而嫁不得其所。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公羊以爲魯脅杞使逆其喪。左氏以爲魯人請之。故杞伯來逆。此傳不說歸之所由。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刺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致女以在家之道。逆者

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道。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其曰莒潰其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爲事也。莒帥衆民叛人臣以叛君爲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莒帥衆民叛君從楚。故變

文書日以見惡。楚人入鄾。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

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薛氏曰。中城者。郛之內。宮之外也。不脩政而重險自固。不能衛其民人。故曰外民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諸侯之尊弟通有賢行則書弟。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三月。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媵伯姬也。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忘緩不敬如無人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謂王既書出居于鄭。今復云周公出奔晉。是上下皆有失也。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泽。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不使夷狄敵中國

夷狄不日。以再敗狄師。甚之故。發於此。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時實會晉伐秦。過京師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言受命不敢叛周也。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已使伐秦。叛周專征伐。曹伯廬卒于師。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閔其在外而死。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

葬堤也提僑如之名出成公不親逆而使大夫譏不在僑如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挚。由上致之也。上謂成公。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蓋仲遂之子。據實公孫子

由父疏之也。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罪由父故。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以晉侯而不執曹伯。惡晉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今以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不言之。急辭也。鄭在晉侯也。明晉之私。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為賢者諱也。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左氏以為皆其族。公羊以為諸華元殺之。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殊外夷狄。許遷于葉。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劉向云。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卿大夫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一曰雨而冰也。徐邈云。五行以木為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幼君大臣之象。冰者陰之盛。卿大夫之象。冰脅木。木先寒。君臣將見執之異

公在也。在在苕丘也。何其執而辭也。問何故書執而言舍之。又不致之。辭邪。猶存公也。時行父雖爲晉所執猶欲存公之所在。故不致行父。又言舍之。皆所以見公在苕丘。存意公亦存也。問存可知公所在耳。公存也。但存此二事。即知公在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禮。大夫去君。掃其宗廟。不絕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詳而紀之。明有恩義也。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徐邈云。偃爲僑如所譖。十有七年。春。衞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周。信也。公遍諸侯爲此盟。所意不欲更伐鄭。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後會。謂冬。公會單子等是。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曰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舍已從人。遂伐鄭。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舉春。以秋之末。舉春之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不通也。晉侯使荀榮來乞師。鄭將伐。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魯地。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先君後臣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公羊之意。以爲臣將君命。然後卒大夫。此云致公而後錄其卒。是與公羊異。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自禍於是起矣。厲公見殺之禍。楚人滅舒庸。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以州蒲二

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經稱復入者明前奔時入彭城以叛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言復入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爲鹿地之苑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已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

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丁未。
葬我君成公。

三傳 穀梁襄公 三八 一 五十六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寧殖曹人苔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魚石得罪于宋成十五年奔楚于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鄆地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冬十月初也壬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寅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寧殖侵鄭其曰衛寧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初衛侯逐寧殖之報以鄭稱于前事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穀梁襄公　二　江二十　六九一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不繫虎牢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僖二年城楚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凡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貜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於會受命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亢君之禮。陳君不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釋不但總言及諸侯之大夫。而復別言袁僑者。是袁僑之得禮。公羊以為重言及者。為其與私盟。故謂之強也。秋。公至自晉。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穀梁襄公　三　江二十　六九二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讙。仲侯。午。辛。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姓。杞姓。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謚。定。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外相如不書。為魯事往。故同於內。左氏謂請繒于晉。以助己出賦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善稻。吳地。左氏作善道。吳謂

穀梁襄公　三　江二十　六九三

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善稻。吳地嫌從夷號。故重發之。大原晉地。棫狄之竟。名曰大鹵。恐從狄名。故更發其例。蛇泉魯地。莒從夷俗。但狄人謂蛇泉為夫胎。莒不得與真夷狄同。故亦須發例也。名從主人者。越為於越。左氏云壽夢之號是也。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繒以外魯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公至自會。冬。戍陳。內辭也。不言諸侯。是魯戍之。受晉命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公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繒莒是繒甥立以爲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非滅也中國曰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冬

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鄭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鄭地未

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鄭伯欲從中國而雠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往月危月也鄭伯歸晉受禍陳侯畏楚逃歸明晉之不足可恃而公往朝危之道故書月也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獲者不與之辭侵者所以服不義無相獲之道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以公在晉未及告公大夫爲會故云失正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故恥不能終有鄭。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殊會吳者。復夷狄故。夏五月甲午。遂滅傳陽。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時實吳會諸侯滅傳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主。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滅中國。謂諸侯之一旁爾從夷狄而滅之。則中國不復存矣。中國有善事。則并焉。如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引也。鄭伯髡為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楚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益驕褻。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孫輒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鄭伯不能修政刑。以致盜殺大夫。惡其君以致盜也。故云不以上下道。戊鄭虎牢。不稱其人。則罪戊也。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絕而棄外。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晉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京城北。鄭地。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後致。謂會在伐後。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公至自會。
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舊解挈猶傳也行人傳國使會命故云挈國之辭也或以挈爲槩亦通。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郚。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伐國重圍邑輕舉重可以包輕。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蓋爲下事起。季孫宿帥師救郚遂入鄆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郚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公羊以邾爲邾婁之邑左氏爲國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鄭地何休月者刺諸侯委任大夫二年之後君若贅旒然。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衛結怨於民自棄於位君弑而歸與知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過我故志之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魯地。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郛郭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寧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鄆子嘉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行人。怨接於上也。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耳。罪在上也。秋。

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齊若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非大而足同焉。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為大國所讐。則亦病矣。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同圍齊之諸侯也。祝柯。齊地。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

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祝柯之盟。盟猶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同與鄰國齊而言執其君。曾依復伐無異。取鄆田自漷水。以漷水為界。軋辭也。軋委曲隨漷水之言取鄆田之多。公羊以為漷水移入鄆界。曾隨而有之。今云軋辭者。經言自漷水者。委曲之辭也。言取鄆田。委曲隨漷水為界之辭。其不曰取地。言具多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矢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固柰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除地為墠於墠。加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邾。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晉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
澶淵。衛地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
其大夫公子濕。蔡公子濕出奔楚。陳侯之弟
光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
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顯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所以惡陳侯。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
丘來奔。以者不以者。也。大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來奔者
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
敵也。夏。公至自晉。秋。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
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公朔。日有食之。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歷無頻食之理。漢書高祖本紀亦有月頻食。曹伯來朝。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

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及慶寅。慶寅累也。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光。友。稱弟。言陳侯無罪明矣。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地。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渝。言救後次。非救也。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說。先言救而後言次。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其曰。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有罪。遠
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必不見容。晉人
殺欒盈。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為大夫。齊侯
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
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侯射也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失言淫于崔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

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者修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闕致師之意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及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父立以爲君則子宜君之以明正也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曰歸見知弒也書喜弒君衍可言歸衍實出弒故錄日以見之辛卯弒君明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不言入以明歸罪于甯喜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溴梁秋宋公殺其世子座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甯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若獻公以喜有弒君之罪而殺則不宜既入以爲大夫而得殺之明以他故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獻公即衎也書甯喜弒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今不言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衛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絇邶鄣終身不言衛恥失信專之去合乎春秋何休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不貶也專以君之小貪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不舉姓氏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諸侯大夫爲恭故歸功趙武也

何氏詮釋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書月者何休云危公朝夷狄二十九年公自至楚傳云喜之也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楚所制故存録夏五月公至自楚喜之也遠之蠻國喜得全歸致君者始其往危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庚午衛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闇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耻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遜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怨仇餘祭故弒之仲孫羯會晉荀罃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

侯之大夫相卽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諸侯徵發政由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晉侯使士鞅來聘杜子來盟杜復稱子蓋時王所黜吳子使札來聘杜預曰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許夷狄不一而足唯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秋七月葬衞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南燕姞姓在鄭衞之閒北燕姬姓在晉之北時有直言燕者故仲尼從史文也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書王必上繫于春下統于月此書王以治蔡般之罪爾非以錄遠罷之聘也夏四月蔡世子般殺其君固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喪之比之夷狄故不日也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儀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恐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其之也王子瑕奔晉言出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不言大夫惡之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謂般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無干不可謂無民有民則罪歸於子書葬不忍使父失民於子晉人齊人宋人衞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不言其所爲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償其所喪財故雖不及災時而猶曰救災更音庚償也左氏以爲不歸宋財故貶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

武楚屈建之力也此歸宋賄未是趙武爲之以其息師故得憂災恤患是以連言之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太子子卒日正也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戚

鄭公孫黑肱以邑入于北燕

鄭魯邑言取者叛戾不服公羊曰不聽也何休云不聽者叛也

夏蔡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荀吳帥師敗狄于太原

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襄五年註詳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

展纂踰年不稱爵者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

叔弓帥師疆鄆田疆之爲言猶竟也爲之境界鄆魯邑公羊以爲與莒接竟故帥師往其界

葬邾悼公

悼公之所爲季孫宿以七年卒十二年諸君者意如見其累世同惡故傳重明之

冬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剌公弱劣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于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于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

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明晉之不

譴而日之執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絕于齊爲齊封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懲惡而討雖死不服其勤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

九月取繒襄六年莒人滅繒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之公子爲後故以滅言之其實非滅故今魯得取之不云滅而言取者譏故以易言之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貴復正也魯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晉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以其方向內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晉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録其人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賈泉賈泉魯地狄人謂貢泉失合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秦伯卒左氏以爲同盟則名同盟而不名皆從赴公羊以爲秦伯不名者秦夷也左氏未同盟故不名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平者善事也已而爲之是亂道也故辭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涖盟涖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涖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

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子之名者欲使重父命也父受命名于王父王父卒則聽王父之命名之若卒哭而後無容得改君名益捨名而稱字耳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衞襄公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子招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毋弟也前稱公子明有先君之親今變文言弟彰是今君之親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此稱弟惡招親殺世子故稱弟以惡招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干姓徵師名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秋葬于紅晉地正也因葬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蘭香草也防爲田之大限置旃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轅門車以其轅表門以爲覆質以爲

質樸也藥門中梁柱或爲楨藥門牒也樸擾也兩毛布也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轅頭各去門邊空古帝反握也四寸也轡挂則不得入門轡音備車軸頭也挂音卦碰也車軌塵塵不出轍馬侯踦奇足相應拾禽旅拾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侯踦奇足相應拾禽旅拾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詐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擇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爲仁拾讓爲義

以爲轅門旃旌旗之名轅門車以其轅表門以爲覆質以爲藥門中梁柱或爲楨藥門牒也樸擾也兩毛布也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轅頭各去門邊空古帝反握也四寸也轡挂則不得入門轡音備車軸頭也挂音卦碰也車軌塵塵不出轍馬侯踦奇足相應拾禽旅拾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侯踦奇足相應拾禽旅拾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詐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擇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爲仁拾讓爲義質者中門之木樸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毛詩傳云鞹鞃以爲門表纏質以爲藥樸四寸也轡謂挂者流旁握者謂建旃表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輪各一握也車軌塵謂驅車塵不出軌轍馬侯踦四蹄皆發後足踦前足而相向候拾禽旅旅衆也謂掩取衆禽雖掩衆禽在田則簡其麤肥之流而放之射訖則釋其面傷之徒不獻之以習軍禮則亦不掩禽之義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戈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惡楚子也惡其滅人之國放有罪之人反殺無辜之臣故實是楚子而言師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

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以自惡爲文而地者許復見也。夏四月。陳火。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燬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三傳　穀梁昭公　卷一　二十二年　四十二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楚公子去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之母也。胡女也。大蒐于比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邾人于厥愁。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子也。諸侯在喪稱子。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一事輒注而志之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挈者。臣宜書名。故須去公子乃爲挈。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公子遂以去公子爲挈。燕伯以書名爲不得去燕伯則爲挈也。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挈孫氏不使遂乎晉也。不言意如而云氏者。欲見累世譏公故也。五月

三傳　穀梁昭公　卷一　二十二年　四十三

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虎。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愬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鮮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也。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溪。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傳例曰。歸而弒。歸次之。然則弒君不得言歸。比不弒之一驗也。歸一事。弒一事也。而

此辨比實不弒君歸而遇弒君之事也。

傳例曰。歸爲善日。某

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歸弒其事各異自別宜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君弒爾比不弒之二驗也弒君者曰不曰比不弒也此不曰比不弒之二驗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弒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弒君之罪則人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弒君之人比之不試四驗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若比欲取國而殺君者當直云楚比弒其君虔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弒其君完齊桓知弒其君諸兒之類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不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爲君之嫌異于無知祝吁之類也此亦不稱君未踰年之主例不得稱君稱公子則異于祝吁之類若成棄疾之罪亦應稱君故范決其不言弒其君也春秋不以嫌伐嫌者謂比歸而遇弒離則無嫌棄疾之意亦以比欲爲君之嫌而殺之是棄疾以比爲嫌棄疾殺比而自立亦是嫌也今棄疾不以國氏者不以嫌伐嫌故也若以嫌伐嫌而當云楚棄疾殺公子比也但由不以嫌伐嫌故存棄疾之氏耳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主其事者主殺比之事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公再如晉不得入故不肯與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善其會盟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故公至自會祭侯盧歸于祭陳侯吳歸于陳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諸侯會而復之故言歸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獲復此盟之功也故於其歸追述前盟謹日之意以美諸侯存亡繼絕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之常小國喪狄不葬失德不葬無君道弒君不葬謂不討賊滅國不葬無臣子也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成諸侯與滅繼絕之善故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

曹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曹無大夫也曹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內後削小爾曹已姓東夷本微國小國無大夫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大夫與君一體情無疑二祭祀雖重以卒告君君當哀其喪而止祭不得以輕廢重故死可以聞也夏祭朝吳出奔鄭祭大夫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秋邾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焉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六月邾人入鄫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曰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責不當藥止自責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止自責曰我與弒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吳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心故以備禮責之也

冬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曰

卒時葬不使止爲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毋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飾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傳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二十年春王正月會公孫會自夢出奔宋自夢者專乎夢也言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明曹君無道致今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秋盜殺衛侯衛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毋兄也曰衛侯衛侯累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曰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然則何爲不爲君也嫌兄宜爲君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蔡楚謂之踧衛謂之輒蔡連併也踧女輒反聚合不解也輒如紲縶也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于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言不作亂作亂不得言叛言叛非作亂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冬蔡侯東出奔楚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是也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雖國惡莫大焉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大蒐于昌間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在夏之末承秋之初尚可以蒐承春之首不可之甚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尹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定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王猛嫌也是有當國之嫌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猛非正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不卒者也。未成君也。其曰卒。失嫌也。猛奔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錄之當國以王爲國。若言猶晉。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郠。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以罪出奔又奔歸國。故不葬。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雞甫楚地。胡子髡沈子盈滅。國雖在。君死曰滅。獲陳夏齧。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君死社稷。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賢夏齧雖獲不病。以其得衆也。上下之稱也。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故王踰年即位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于狄泉稱王。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怪不宜名。而言王子。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鸛鵒來巢。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鸛鵒穴者而曰巢。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或曰。之也。其實不巢也。或說非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九月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邾公也前當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居于鄆者公在外也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録之崇君之道夏公圍成孟氏

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崇大其事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周有入無出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遂矣非也范甯曰謂不但責尹氏三人蓋遠責諸侯附楚不誅子朝而使之奔讐言諸侯之罪大矣故曰奔直奔也謂諸侯綴迫逐賊任其奔而無所忌憚也楚子朝之舅於周為讐國也奔直奔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邾界我廢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之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逃逃悉書之以示譏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乾侯晉地公在外也夏四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不得入于魯也野井齊地今來唁公于鄆鄆是魯地魯地而言唁言不得入于魯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爾魯公之出非我罪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非但季氏之罪

三傳

穀梁僖公　三天　五二、四十、一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稱公故也中國猶國中也鄆是魯地不存公乾侯爲晉地明公去魯竟而入于晉界不復重還遂卒于外故傳以有故釋之所以閔公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晉地夏四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黑肱不繫邾嫌其專地不責叛罪輕故言來奔不言叛罪白顯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鄆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公謂郊上帝號謂稱王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繼之正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棺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

三傳

穀梁定公　三元　刘二、六三　四五

即位也。癸亥去戊辰六日。怪不即位。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死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內之大事曰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曰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曰何也。著之也。欲有所見。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曰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雖為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雩之正何也。毛澤未晞。未可以雩也。凡地之所生謂之毛。雩月雩之止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為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托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托。猶假寄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者。立煬宮。煬宮。伯禽子。廟毀已久。立者不宜立者也。冬十月隕霜殺。菽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僖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為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始災者兩觀也。今以災在

兩觀下使若兩觀始災者不以雉門親災先言雉門尊尊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言新有舊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諸更廣大之不合法度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改舊雖不合正修飾美好之事差可以雉門親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定立三年始朝於晉晉責其緩不受其朝公懼而反故危録之三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公畏彊楚疑於侵之故復者更謀也楚當時困則務矣諸侯侵之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十有九國衆力之彊足以復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即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杞伯成卒于會六日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采地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皆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爲諸侯主所以爲賢。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柰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

子胥不以己讐干吳義勢吳則以復讐爲義勢蔡則以復讐爲義勢吳則吳自當

之甚勇之甚子胥匹夫乃欲復讐於國君其孝甚大其心甚勇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厚君之義復父之讐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

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據實救蔡救大也吳狄漸進未同於中國故不言救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何以不言滅也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失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吳勝而驕楚敗而奮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復立也何以謂之吳也據戰稱子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毋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伐饑故諸侯歸之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魯也義邇也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意如如逐昭而之得立由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曰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貶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三家後張故公懼而修內城或曰非外民也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曹

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堇。公至自堇。秋七月戊辰。陳侯柚卒。晉士
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
公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
盟于曲濮。從祀先公。（文公逆祀。今還順。）盜
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大弓者。武
王之戎弓也。（武王征伐之弓。）周公受賜藏之魯。非
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亡失也。）非其所取
而取之。謂之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嘉卒。得寶玉
大弓。（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其
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曰羞也。（國之大寶。陪臣專之。雖甚而不目其地。夫以千乘之國而受辱於陪臣。雖得為榮。書地則恥。）
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六月
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
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
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

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
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
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
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
為來為。命司馬止之。（司馬主兵之官。）齊侯逡巡而謝
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
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
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
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

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
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
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晉趙鞅帥師圍
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帥師圍邸。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邸。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未失其爲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蕭宋地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猶取也衛公孟彄帥師伐曹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

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邊謂相接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越鞅自入也不從外入也入晉陽以不受非齊叛故下書曰歸明之非叛而書叛書叛非真叛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越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

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平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賑賑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賑者何也賵賓也祭肉也生曰賑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于春秋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賑貴復正也天王不行禮於魯失正矣今由石尚而歸賑美之故曰貴復正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

弧出奔鄭。公子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朝。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不敬莫大焉。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梁。除邾子來奔喪。喪急。故以奔言之。秋七月壬申。弋氏卒。妾辭也。不言夫人薨。哀公之母也。八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昃也。下謂晡時。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辛巳。葬定弋。左氏作定姒。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閱久不見者。衰微也。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曰展。觧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甄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故致大變。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自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也。若夏四月五月以后。皆非郊月。然則譏是春事也。如郊在四月五月之中。則是以夏始承春。其過差少。若郊在九月之中。則是以秋末承春。其過極多。亦以承春遠近爲過之深淺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城十七年。郊三卜。禮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强也。成十年。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宜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已卜曰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曰。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禮

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滕宮名之爲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龍牲然後左右之龍其也待其後牲然後左右前牛皆我用之不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龍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過龍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取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漷沂皆水名邾曰以其言東西則知其未盡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辭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

衛則爲大夫屬于衛子圍父者謂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稱帥師有難。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猶于吳。稱人以放有罪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弒蔡侯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君之辭。

三傳

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二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陽貨取寶玉大弓是。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殺蔡侯申者是。蔡公孫辰出奔吳。葬蔡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殷都于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取其不得通天。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不書弒君之賊。而書昭公書葬。使若弒者實盜。微賤小人。雖討訖不足錄。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柏。秋七月

三傳

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弒君爾。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繒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
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
死社稷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帥天王狩于河陽天王出居于
鄭有臨一國之言焉當九年辛酉晉侯卒于
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
日未踰竟也有臨一家之言焉家謂采地若文元
年毛伯來錫公命
定四年劉卷卒其
毛劉皆采邑名其言來者有外曾之辭焉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于代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
是爲賂齊前年伐邾以邾
子益來益齊之甥
也畏齊故賂之惡內也歸邾子益于邾濟
故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
當絕故秋七月冬十有二
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歸邾子故
亦還其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
于雍丘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
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必矣本由君不任其尤故爲鄭國病患夏楚人
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
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
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公會夷狄
伐齊之喪而致之何
也傳曰不致則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
齊歸于衛薛伯夷卒冬人葬薛惠公冬楚公子
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
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
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
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
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軍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
馬一匹牛三頭今乃分別
其田及家財各令出此賦則一丘之田出馬
二匹牛六頭故曰用田賦言非所宜用也
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夏五月甲辰
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
人何也諱取同姓也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
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
二月癸酉
十有三年春鄭子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取易辭

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進遂稱子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也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玄端請著衣冠玄端而相襲其藉于成周藉謂貢獻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

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癸丑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旦方見孛衆星皆没故盜殺陳夏區夫傳例曰微殺大夫謂之盜十有二月癸酉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諸獲皆不與之辭也今欲言此麟自爲孔子有王者之德而來應之曾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必使魯引取之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孔子修春秋乃獲麟之驗也狩地不

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如也之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十三經解詁論語

學而第一

此三節乃聖門自得之學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子曰

此聖門自得之學有若將終身之意學不兼知行蓋知即行也

人之生也必本於父母其一本之施無往而不順故有子以務本言之

友不如己以其所不如者教之而已非棄也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三年無改正是觀其行要於嚴而自和也有所不行長於嚴而加和也安於嚴而自和禮與和一也長於嚴而加和則禮自禮而和自和矣禮且禮在也和自和禮逐亡也

此爲當時惰禮者言

不知人則不能修己亦不能治人矣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政刑非德禮不立德禮非政刑不行並行不悖

聖非以從心不踰爲至也時年七十所折造如此

斗用假以年則不知老之將至矣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

終日所言皆群弟子所不得聞也

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此章以禮爲主禮者制度文爲之謂所因者以此所損益者亦以此

本註三綱五常文質三統皆非是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

此章專爲射而發也觀於大射而序賓以賢也觀於鄉

人而不仁亦爲階梯恭者而言

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繪而後加乎衆采猶禮後乎忠信子夏知此以學詩故夫子稱之也）

（此章爲從周而發非爲夏商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夫子不答禘之說不可使知之也欲其自悟耳）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

（使臣不以禮則有危己干掌之辱事君不以忠則有潛利犯分之嫌）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管仲之功謗大矣不能保之以謙三歸反坫其器易盈也）

（此以在正樂之後）

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必有爲而發不敢比關雎麟趾成周之法安在）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

仁不仁即前章富貴貧賤安貧樂道

人之生以聞道爲貴未聞道之先雖生而未嘗生既聞道之後雖死而未嘗死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謂子賤君子哉若

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

子貢方人故有此問

文章非外也一悟則入于天道矣

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仁不外乎恩淸

不念舊惡怨及大高明

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觀聖賢之簡荅則知臨民之要在簡又知簡之正路在敬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

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

樊遲三問仁知夫子荅之則一也

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傳文爲約禮也約禮約其所悔也一路下夫無先後）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子之所愼齊戰疾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子曰文莫吾猶

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曰以能問

泰伯爲長盛泰伯爲能以他人之太王之時
天下而讓蓋以國讓之王季其以國則天下爲云以天下讓蓋太伯宜立而不返則國傳之王季之王季之王而有天下是以天下讓王季也太王初年即托諫葦不待避國而行故民無得而稱也

連記數童見曾子之學沉毅果敢而不露真德道之器也

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曰吾

二禮並稱蓋以隨時而變者形容百世而不可變者春秋之義也

夫子以宰受人之託當在言外得之在聖人則其實謙辭也

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見齊衰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

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

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

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

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太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閔子侍側閒閒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億則屢中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

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子曰片言可

博學事事爲約禮之助約禮念念從悔文來

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子曰。有德

為當時尚言尚勇而發

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

匹夫匹婦不枯召忽召

忽亦夫子所取

溝瀆而莫之知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衛靈公篇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

此章言治人之道

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子曰有教無類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子曰辭達而已矣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

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性分在我故見聞可得必世然後仁逢故未

見其人蓋傷也之不偶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

專論性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
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
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
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
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
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

適秦鼗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
磬襄入於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
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
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
叔夏季隨季騧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
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
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
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
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曰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
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
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
致其道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夏曰君子

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夏
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
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
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
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
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夏曰仕而
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子

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

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

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

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終

深按老泉批點孟子原非全帙節其簡要者而存其精神耳

蘇老泉批點孟子

朱墨辯　◎丶冂冂◎　以上皆朱　○丶▬▬○　以上皆墨

老泉批點原本朱墨錯雜然既入梓而槧以墨印殊失其真今用虛者爲朱實者爲墨其文之精華關鍵亦各有所屬若其所以用朱用墨及旁註批評之微意要在讀者自得之

孝經凡例

一不立經傳不分章第止列先後次序爲一十五條以復孔曾之舊

一第一條古文今文分六七章今合爲一從宋元二大儒所定

一第二條以後俱照首一條爲次序易有序卦說卦亦或記撰者意也俱從朱子以正秦漢以後之訛

目錄

第一條 統論孝
第二條 論至德
第三條 論要道
第四條 論以順天下
第五條 論民用和睦上下無怨
第六條 論德之本
第七條 論教之所由生
第八條 論始於事親
第九條 論中於事君

第十條 論終於立身
第十一條 論天子之孝
第十二條 論諸侯卿大夫之孝
第十三條 論士庶人之孝
第十四條 發未盡之意
第十五條 發未盡之意

十三經解詁孝經第九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

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親生之膝下。

以養父母曰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

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安得爲孝乎。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終

十一

郭璞註

釋訓第三　釋言第二　釋親第四

釋詁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尚書曰三月哉生魄詩曰令終有俶又曰俶載南畝又曰訪予落止又曰胡不承權輿胚胎未成亦物之始也其餘皆義之常行者耳此所以釋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詩曰有壬有林又曰文王烝哉其餘義見詩書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厖墳嘏丕弈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訏

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劉昄旺將業席大也詩曰我受命溥將又曰亂如此幠爲下國駿厖湯孫奏假王公伊濯訏謨定命有壬有林厥聲載路既有淫威廢爲殘賊爾土宇昄章緝衣之席艿廓落宇宙穹隆至柾亦爲大也劉義未聞尸子曰此皆大幠厖有也二者又爲有也有十餘名而同一實的宗也迄臻極到赴來弔朕格戾懷摧詹至也會如日懷宋曰屆詩曰先祖于摧又曰六日不詹詹摧皆楚語方言云如適之嫁徂逝往也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嫁徂女出爲嫁賚貢錫畀予貺賜也皆賜與也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綝斁攻斁介徼善也詩曰儀刑文王左傳曰崇德不若詩曰永錫爾類我車既攻介人維藩大似嗣徽音

省綝斁未詳其義餘皆常語舒業順叙也皆謂舒業順叙次叙舒業順叙緒也四者又爲端緒怡懌悅欣衎喜愉豫愷康妉般樂也皆詩悅懌愉釋宜協服也皆謂喜悅而服從適遵率循由從自也自猶從也適遵率循也三者又爲循行靖惟漠圖詢度爲謀也咨謀度謀議耳如聲所未詳餘皆見詩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庸戛職秩義見詩書餘皆謂常法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則不遠論語曰不則不遠論語曰不

績武係繼也詩曰下武維周緩戲作係見釋水餘皆常語忌謚溢塞愼寡審謐顗顧密寧靜也忌顗顧未聞其義餘皆見詩傳隕殞墜下降墜摽藨落也殞猶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湮沈落也摽藨見詩命令禧祺祥也禧未聞禮記曰畛於鬼神永悠迴遠遐遠也書曰逖矣西土之人永悠迴遠遐遐亦遠也轉相訓虧壞圮垝毀也書曰方命圮族詩曰乘彼垝垣虧通語耳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禮記曰尸陳也雉順劉皆未詳尸職主也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又曰職爲亂階尸寀也謂寀地寀寮官也官地爲寀同官爲寮績緒采業服宜貫公事也論語曰仍舊貫餘皆見詩書永羨引延融駿長也宋衞荊吳之間曰融羨所未詳喬嵩崇高也皆嵩大貌左傳曰崇充也亦爲師叔楚之崇也充盛犯奢果毅尅捷功肩堪勝也陵犯誇奢果毅皆得果肩即尅耳書勝肩甚劉殺克也轉相訓耳公曰西伯堪黎羊傳曰克之者何殺之也劉獳斬刺殺也書曰咸劉厥敵秋獵爲獳應殺氣也公羊傳曰刺之者何殺之也亹亹蠠沒孟敦勗剭茂劭勔勉也詩曰亹亹文王蠠沒猶黽勉書曰茂哉茂哉方言云周鄭之間相勸勉爲勔剭孟未聞鷖務昏曛強也鷖鶩事務皆自勉強書曰昏作勞曛不畏死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卬猶姝也語之轉耳書曰非台小子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禮記

云授政任功曰予一人畛於鬼神曰有朕甫言見詩朕余躬身也今人亦自呼爲身台朕餈畀卜陽予也餈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庸延誘薦餤晉寅蓋進也禮記曰主人爾客詩曰亂是用餤王之蓋臣易曰晉進也寅未詳羞餞迪烝進也皆見詩禮詔亮左右相導也皆謂教導之詔相導左右勖勸也勖謂贊勉亮介尚右也紹介勸尚皆相佑助左右亮也左右覆相訓以緝熙烈顯昭皓顥光也詩曰學有緝熙盡其義緝熙烈顯昭皓顥光也于光明又曰休有烈光劼毖堅篤孳虔膠固也劼虔皆見詩書易曰毖用黃牛之革固志也孳然亦牢固之意疇孰誰也易曰疇離祉疇胙胙皇皇藐藐穆穆休嘉珍禧懿鑠美也自穆穆已上皆美盛之貌其餘常語諧輯協和也書曰八音克諧左傳曰百姓輯嗟嬰咸和也皆爲嗚相和嬰友柔克從申神加弼崇重也隨從弼輔增崇皆所以爲重疊神所未詳轂悉卒泯忽滅馨空畢罄殲拔殄盡也轂今直語耳忽然盡貌今江東呼厭極爲罄餘皆見詩苞蕪茂豐也苞叢繁蕪皆豐盛犖欶屈收戢蒐衆鳩樓聚也禮記曰秋之言犖犖欶也春獵爲蒐蒐者以其聚人衆也詩曰岳此群醜原隰衷矣左傳曰以鳩其民樓猶今言拘樓聚也爾齊遄速亟屢數迅疾也詩曰不寁故也駿亟仲山甫徂齊駿爾亟遄速也猶迅速亦疾也駿亟

阮阬滕徵隍溥虐也 密謐密也阮阬謂阬塹也隍城池無水者方言云溥之言空也皆謂丘墟耳滕徵未詳 黎庶烝多醜師旅衆也 詩皆見詳 洋觀泉衆那多也 詩曰萬言觀者又曰受福不那洋溢亦多貌 流差東擇也 皆選擇也見詩 戰慄震驚鞏竦恐懼懼也 詩曰不竦懼即憚也 痛瘉祗疧玄黃劬勞咎賴瘽癵瘵瘣 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爲之馬病失其義也詩曰生我劬勞書曰智藏瘉在相瘽厚亦可瞙病也今江東呼病曰瘽東齊曰瘵禮記曰親瘽色容不盛瘽逐未詳餘皆見詩 恙瘽悝肝鬱慘恤隹憂也 有憂者思散寫也詩曰悠悠我悝云何盱矣鬱役亦爲憂愁也 倫勤卬敕勤愉庸癙勞也 詩曰莫知我勤維王之卬哀我癙人國語曰無功庸者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勞苦者多情愉愉今字或作窬同 勞來强事謂翩鞭勤也 詩曰職勞不來自勉强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爲勤也詩曰迨其謂之翩鞭未詳 悠傷憂思也 皆感思也 懷惟慮願念愁思也 詩曰愁如調飢 禄祉履戩祓禧祺祐福也 詩曰福履綏之傳爾雅穀祓禄康矣禮禧書傳不見其義未詳禋祀祠烝嘗禴祭也 書曰禋于六宗餘者皆以爲四時祭名也 儼恪祇翼諶恭欽寅熯敬也 儼然敬貌書曰夙夜惟寅詩曰我孔熯矣禋未詳 朝旦夙晨晙早也 晙亦明也 顚蹎替屘底止徂待也 書曰後我后今

河北人語亦然替屘底止也 我猶殺者皆止也止亦相待也 嗇爽戕殆危也 嗇也戕殆未詳 譏泣也 謂相摩近 治肆古故也 治未詳肆古見詩書 肆故今也 肆既爲故又爲今今亦爲故故亦爲今此義相反而燕通者事例在下而皆見詩 惇亶祜篤孚仍朏埤竺腹厚也 頻仍埤益朏輔皆重厚孚然厚貌餘皆見詩書 載謨食詐僞也 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詐僞也周禮曰作盟詛之載今江東通謂語爲行世 遘逢遇也 謂相遭遇 遘逢遇遹也 轉復爲相觸遹 遘逢遇遹見也 行而相值即見 顯昭覿釗覿見也 顯昭明見也逸書曰釗我周王 監瞻臨涖頻相視也 皆謂察視也 鞠訩溢盈也 詩曰降此鞫訩 孔皇哉延虛無之言閒也 孔延皆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 瘵幽隱匿蔽竄微也 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 訖徼妥懷安按替屘底廢尼定屑遏止也 妥者坐也懷者至也按抑按也替廢皆止住也屘底義見詩傳國語曰屘久將底孟子曰行或尼之今以逆相止爲遏微未詳 豫射厭也 詩曰服之無斁豫未詳 烈績業也 謂功業也 績勳功也 謂功勞也 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 功績皆有成詩曰質爾民人禮記曰年窮不登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事有分明亦成也 棣棁較頵庭道直也 棣棁較頵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碩頵道無所屈 密康靜也 皆安靜也 豫寧綏康柔安也 皆見詩書 平均

兄弟易也皆謂易直矢弛也弛放弛易也相延希寡鮮罕也罕亦希也鮮寡也謂少酬酢侑報也此通謂相勸酒吡劉暴樂也謂樹木葉缺落陰疏暴樂見詩覯髡弟離也謂草木之叢茸翳薈也弟離即禰離禰離猶蒙龍耳孫叔然字別爲義失矣蠱謎貳疑也蠱惑有貳心者皆疑也左傳曰天命不謎音滔楨翰儀榦也詩曰維周之翰儀表亦榦弼輔比俌也書曰天畏棐忱易曰彊輔也俌猶輔也彊界邊衛圉垂也疆場竟界邊旁營衛守圉皆在外垂也左傳曰即以固吾圉也昌敵彊應丁當也書曰禹拜昌言彊者好與物相當值淳肩搖動蠢迪惙厲作也淳然興作貌蠢動作也公羊傳曰傲甚也穀梁傳曰始厲樂矣

周官衛蹶假嘉也詩序曰假樂嘉成王也餘未詳廢秩赦舍也詩曰召伯所茇舍放置棲遲憩休苦惙皺呬息也棲遲遊息也苦勞者宜止息憩見詩惙皺呬皆氣息皺今東齊呼息爲呬也供峙共具也備具也慬憐惠愛也慬韓鄭語今江東通呼爲憐娠蠢震戁妯騷感訛蹶動也娠猶震也詩曰憂心且妯無感我悅兮或聚或訛蠢戁騷蹶皆搖動貌覆察副審也覆校察視副長皆所爲審諦契滅殄絕也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郡臻仍迺侯乃也迺即乃餘未詳迪繇訓道也義皆見詩書僉咸胥皆也東齊曰胥見方言育孟肴育艾正伯長也育養亦爲長正伯皆官長艾歷也長者多更歷歷秭算數也歷歷數也今以十億爲秭論語云何足算也歷傳也傳近艾歷覩胥相也覩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艾歷未詳又亂靖神弗溷治也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溷書序作混汨音同耳神未詳餘并見詩書顧艾育養也汝賴梁宋之間汏渾隋墜也汏渾皆水落貌際接捷也捷謂相接續也哉神溢慎也神未詳餘見詩書鬱陶繇喜也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古今字耳戩穀獲也今以獲賊耳爲馘並見詩阻艱難也皆險難劉契利也詩曰以我剝亂允任壬佞也書曰而難任人允信者佞人似信壬猶任也俾拼抨使也皆謂使令見詩俾拼抨使從也四者又義爲隨從俾

東通言遷徙秉拱執也兩手持爲拱厭熙興也書曰庶績咸熙厭是

遷運徙也今江代於義未詳鎔鑲饟也國語曰其妻鎔之

仍因也皆謂因緣董督正也皆謂御正享孝也享祀孝道珍享獻也珍物宜獻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縱緩亂也縱放緩緒皆亂法也探取也探奪俘取也書曰俘厥寶王篡者奪取也探者摸取也徂在存也爲存猶以亂爲治以曩爲鄉以故爲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在存省士察也書曰在璿璣玉衡士理官亦主聽察存即在烈拚餘也晉衛之間曰烈秦陳鄭之間曰拚餘迓迎也公羊傳曰跋者迓跋元良首也左傳人歸先軫之元良未聞薦摯臻也薦進也摯至也故皆爲臻臻至也賡揚續也書曰乃賡載歌揚未詳祔祖也祔付也付新死於祖廟祧毀廟主即尼也即猶今也尼者近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尼定也尼者止也止亦定

邇幾暱近也暱親安安坐也禮記曰妥而后傳命綹縮綸也綸者繩也謂纂縛綸之今俗語亦然綹噴安定也皆靜定見詩伊維也發語辭伊維侯也詩曰侯誰在矣互相訓時寔是也公羊傳曰寔來者何是來也卒猷假鞫已也猷假未詳求酋在卒就終也詩曰嗣先公酋矣成就亦終也其餘未詳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古者死亡尊卑同稱耳故尚書堯曰徂落舜曰陟方乃死

釋言

殷齊中也書曰以殷仲春釋地曰岠齊州以南齊陳曰斯詧離也斯詧見詩皆周詩讙興起也禮記曰還復返也宣徇徧也徧也

馹遽傳也皆轉車驛馬之名蒙荒奄也奄奄覆也皆見詩告請也皆求請也庸喁聲也詩曰肅雝和鳴格懷來也書曰格爾衆庶懷見詩曁屆致也皆見詩傳悠怙恃也今江東呼卅爲悠音是律遹述也皆叙述也俞畣然也禮記曰男唯女俞畣者應也亦爲然方俗語耳豫臚敘也皆陳叙也庶幾尚也詩曰不尚息焉觀指示也國語曰且觀之兵若惠順也詩曰惠然肯來教憮傲也禮記曰無憮無傲傲慢也幼鞠稚也書曰不念鞠子哀逸豫過也書曰汝則有逸罰疑休戾也戾止也疑者亦止疾齊壯也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恊和急也皆急狹貿賈市也詩曰抱布貿絲厞陋隱也禮記曰厞用席布

書曰楊側陋遏遹遽也東齊曰遏比燕曰遹皆相及遽王子出征也易曰水荐至今呼重遇亦行圮敗覆也謂毀覆荐原再也齊人謂再爲荐臻盛也憮敉撫也愛撫也曜肰瘠也瘦爲肰敉義見書枕頰充也皆充盛也屢瞜亟也亟亦數也靡罔無也爽差也爽忒也皆謂用心差俾貳副貳錯不專一俾次爲劑翦齊也南方人呼翦刀爲劑刀饋餾稔也今呼餐飯爲饋餾孰爲餾膳將送也左傳曰以膳秦穆姬詩曰遠于將之作造爲也餐餔食也方言云陳楚之閒相呼食爲餐鞫究窮也皆窮盡也見詩詩曰左右流之流覃也滷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苦即大鹹干流求也詩曰左右流之

也覃延也（皆謂蔓延相被及）佻偷也（謂苟且）潛深也潛潛測也（測亦水深之別名）穀鞠生也（詩曰穀則異室）啜茹也（啜茹拾食）茹虞度也（皆測度也詩曰不可以茹）試式用也（見詩書）誥誓謹也（皆所以約勤謹戒衆）競逐彊也（勉彊也）禁圉禁也（禁制圉圍塞也（謂塞補敝）敝彰也（敝文如斧斷文孔穴）蓋割裂也（蓋未詳）爰曳戴也（皆方俗語亦未詳）諈諉累也（以事相屬累爲諈諉）漠察清也（皆明）庇廕也（今俗語呼樹蔭爲廕）穀祿祿也（書曰既富方穀詩曰福履將之）履禮也（禮可以履行見易）隱占也（隱度）逆迎也（逆亦爲迎）憯曾也（發語辭見詩）增益也（今江東通言增）窶貧也（謂貧陋）愛隱也（謂隱蔽）俊咽也（鳴咽短氣皆見詩）基經也（基業所以自經營）基設也（亦爲造設）祺祥也（謂徵祥）祺吉也（祥吉之先見）兆域也（謂塋界）肇敏也（書曰肇牽車牛）挾藏也（今江東通言挾）浹徹也（謂浹徹）替廢也替滅也（亦爲滅絕）速徵也徵召也（易曰不速之客）琛寶也（詩曰來獻）採試也（刺採其琛）採試也（掌試）髦選也（俊士之選）髦俊也（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俾職也（使供職）紕飾也（謂緣飾見詩）淩慄也（淩慄戰慄）慄慼也（戰慄者憂慼）蠲明也（蠲清明貌）茅明也（左傳曰茅慮無

明朗也）獻圖也（周官曰以獻鬼神祇謂圖畫）酋若也（詩曰寤命不猷）俌舉也（書曰俌爾戈）稱好也（物稱人意亦爲好）坎律銓也（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矢誓也（相約誓）舫舟也（並兩船）泳游也（潛行水底）迨及也（東齊曰迨）冥幼也（幼稚者冥昧）降下也儔均也（齊等）強暴也（強梁凌暴）窕肆也（輕窕者好放肆）肆力也（肆極力）休戴也（詩曰戴弁俅俅）遼幽也（幽亦遼也）騖廝也（毛聚所以爲廝）烘燎也（謂燒燎）煤炲也（今之三隅竈見詩）陪朝也（陪位朝列）康苛也（謂苛刻）樊薄也（謂藩籬）賦量也（賦稅所以評量）粻糧也（今江東通言粻）庶侈也（庶者衆多爲奢侈）庶幸也（庶幾僥倖）筑拾

也（謂拾掇）葑駔也（今江東呼大爲駔駔猶麤也）集會也舫汎也（水中葮筏）洵均也（謂調均）洵龕也（未詳）逮遝也（今荊楚人皆云遝音沓）是則也（是事可法則）畫形也（畫者爲形象）賑富也（謂賑富有）局分也（謂分部）憮怒也（詩曰天之方憮音撫）悉聲也（音悉）蔡揆也（詩曰天子蔡之）揆度也（商度）逮及也（逮及）怒飢也（怒然飢意）畛重也（謂厚重見左傳）獫虐也（獫獫暴虐）土田也（別二名）戍遏也（戍守所以止遏賊）顯人也（謂人衆）砟輦也（砟然堅固）棄忘也顒閑也（顒然閑雅服貌）謀心也（謀慮以心）獻聖也（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畢也（謂是居）襄除也（詩曰不可襄）振古也（詩曰振古如茲）

猶云久若此 懟怨也 緝介也 緝者繫也介猶閾 號謼也 今江東皆言謼 凶咎也 苞荵也 今人呼物叢致者爲荵 逭謫也 相干謫 頗題也 題額也詩曰獻來無曰麟之定 猷肯可也 棄肯今通言 務侮也 詩曰外禦其侮 貽遺也 相歸遺 貿買也 廣二名 賄財也 甲狎也 謂習狎 荼騅也 荼亂也 詩曰鬈衣如荼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 粲餐也 今河北人呼食爲餐 渝變也 謂變易 宜肴也 詩曰與子宜之 夷悅也 詩曰我心則夷 顛頂也 頭上 耋老也 八十爲耋 輕輕也 詩曰德輶如毛 踐淺也 詩曰小戎踐收 絢絞也 糾絞繩索 訛化也 詩曰四國是 跋躓也 詩曰狼跋其胡 蹜跲也 詩曰載蹜其尾 烝塵也 人衆所以 生塵埃 戎相也 相佐助 飫私也 宴飲之私 孺屬也 謂親屬 幕暮也 幕然暮夜 煽熾也 熾盛也 互相訓煽 柢本也 謂根本 寇閉也 窈窕閒隙 淪率也 相率使 罹毒也 憂思慘毒 檢同也 模範同等 郵過也 道路所經過 遜遯也 謂逃去 斃踣也 前覆 僨僵也 却偃 暀殄也 謂殄絕 曷盍也 盍何不 虹潰也 謂潰敗 暗闇也 暗然冥貌 黏膠也 膠黏翻 孔甚也 厥其也 戛戟也 謂常禮 閨臺也 城門臺 囚拘也 謂拘執 攸所也 展適也 得自申展皆適意 欝氣也 欝然氣出 宅居也 休慶也 祈吁也 祈祭者叫呼而請事 濬幽深也 濬亦深也 哲智也 弄玩也

尹正也 謂官正也 詩曰四國是皇 皇臣正也 服整也 服御之令齊整 聘問也 見穀梁傳 愧慙也 殛誅也 書曰鯀則殛死 克能也 翌明也 書曰翌日乃瘝 詢訟也 言詢說 悔冥也 奔走也 逡退也 外傳曰已復於事而逡 遽仆也 頻蹶仆倒 亞次也 諗念也 思念 屆極也 有所限極 奄同也 詩曰奄有龜蒙 奄蓋也 謂覆蓋 惆痛也 詩曰神閟時惆 握具也 謂備具 捩訊也 捩者奮迅 鬩恨也 相怨恨 越揚也 謂發揚 對遂也 詩曰對揚王休 燬火也 詩曰如燬燬人語 憐怠也 宣緩也 謂寬緩 遇偶也 偶耐相值遇 曩卿也 國語曰曩而言戲也 偟暇也 詩曰不遑啓處 宵夜也 愾忧也 謂愛忧 貪貪也 謂貪羨 楮柱也 相楮柱 裁節也 並併也 坐鼓瑟 卒既也 既已 漕慮也 謂謀慮也 將資也 謂資裝 絟紩也 今人呼縫紩衣爲絟 遞迭也 更迭 匆況也 譬況 廩廯也 或說云即倉廩所未詳 遑逃也 亦見禮記 訊言也 相問訊 閒俔也 左傳謂之諜今之細作也 沄沇也 水流滂沇 干扞也 相扞衛 趾足也 足脚 跰胝也 跰躃足胝 襄駕也 書曰懷山襄陵 忝辱也 燠煖也 今江東通言 塊堛也 土塊也外傳曰枕由以堛 將齊也 謂分齊也詩曰或肆或將 餬饘也 糜也 啓跪也 小跽 睯窓也 謂綴開闢也 書曰闢四門 袍襺也 左傳曰重襺衣裘 障暗也 謂壅障 靦姤也 面姤然 黯

爾雅上　釋書　十五　惠二、九十二

廢也淳廉舒緩也謂遲緩　剔蕭也今之翦髮者　蕭翳也舞者所以自蔽翳　隍壑也城池空者爲壑　茇葦也謂拔取葦　典經也威則也威儀可法則　苛妙也煩苛者多嫉妙　苗小也苗者小貌　迷惑也狂復也狂忒復爲　逼迫也殷還也左傳曰殷馬之聲　班賦也謂布與　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所以廣異訓各隨事爲義　緝也詩曰維絲伊緡緡緝也江東謂之緝　辟歷也未詳　綦蹟也濮濮出涎沫　寬綽也謂寬裕也　衮黼也衮衣有黼文　皇華也釋草曰皇華榮　昆後也謂先後方俗語　彌終也終竟也

釋訓

明明斤斤察也皆聰明鑒察　條條秩秩智也皆智思深長　穆穆肅肅敬也皆容儀謹敬　諸諸便便辯也皆言辯給　翼翼恭恭敬也皆恭敬　癰癰優優和也樂　兢兢慎慎戒也皆戒慎　戰戰蹈蹈動也皆恐動趨步　晏晏温温柔也皆和柔　業業翹翹危也危　惴惴栗栗懼也皆危懼　番番矯矯勇也皆壯勇之貌　桓桓烈烈威也皆嚴猛之貌　洸洸赳赳武也皆果毅之貌　鶉鶉濟濟止也皆賢士盛多之容止　悠悠洋洋思也思　蹻蹻踖踖敏也皆便速敏捷　甕甕增增衆也皆果敢之貌　烝烝遂遂作也皆物盛興作之貌　委委佗佗美也皆佳麗美盛之貌　怲怲惕惕愛也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爲悅人故言愛也　怲怲未詳　俔俔格格舉也皆舉　蓁蓁孽孽戴也皆頭持物戴物　慼慼嫉嫉安也皆好人安詳之容　祁祁遲遲徐也皆安徐　丕丕簡簡大也皆大　存存萌萌在也萌萌未見所出　懋懋慔慔勉也勉強　庸庸慵慵勞也皆劬勞也　赫赫躍躍迅也皆盛疾之貌　綽綽爰爰緩也皆寬緩也悠悠侚侚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　坎坎壇壇喜也皆鼓舞懼喜　踧踧周周敬也皆恭敬　趯趯躍躍喜也皆小人得志貌　夢夢訩訩亂也皆闇亂　憯憯遬遬憯也皆頻煩　傭傭洞洞惛也皆迷惛　版版溫溫僻也皆邪僻　爓爓炎炎薰也皆早熱薰炙人　居居究究惡也皆懵惡　仇仇敖敖傲也皆敖慢賢者　仳仳瑣瑣小也皆器細陋　悄悄慘慘愠也皆賢人憂恨　瘏瘏癙癙病也皆賢人失志懷憂病也　殷殷惲惲忉忉憚憚欽欽京京忡忡惙惙病也　惛惛弈弈憂也此皆作者歌事以詠心憂　旬旬田田也言遲遲也　炔炔耕耕也言土利　繹繹生生也言種解　穟穟苗苗也言茂好　緜緜瓞瓞也言芸積聚　烝烝浮浮淅也淅米沸氣出　粟粟衆也衆

俅俅服也謂戴弁服峨峨祭也謂執圭璋助祭鍠鍠樂也鐘鼓音穰穰福也言饒多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世世昌盛長無窮顒顒卬卬君之德也道君人者之德望丁丁嚶嚶相切直也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鶴鶴養養臣盡力也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雍雍喈喈民協服也鳳鳳鳴相和百姓應德凡伯刺幽王也

凡伯國困竭賢人凌附即頌歌佻佻契契愈遐急也賦役不均小憂歎遠益急切寔寔爰爰居息也盛飾宴安近處優閑哀哀悽悽懷報德也悲苦征役思所生也儦儦囂囂罹禍毒也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傷己失所遭讒賊晏晏旦旦悔爽忒也傷見絕棄

恨士失也皇皇琄琄刺素食也譏無功德尸寵祿也懽懽慆慆憂無告也賢者憂懼無所訴也憲憲洩洩制法則也佐興虐政令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樂禍助虐增讒惡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恤私曠職事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陋人專祿國侵削抑抑密也威儀審諦秩秩清也德音清泠卑梦鞫曳也謂牽扼朔北方也謂幽朔不俟不來也不可待是不復來不適不蹟也言不循軌跡也不徹不道也徹亦道也勿念勿忘也勿念忘也蓼謖忘也義見伯兮考槃詩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饎酒食也猶今云饎饌皆一語而兼通

舞號雩也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暨不及也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暨不得已是不得及蠢不遹也蠢動為惡不謙遜也如切如磋道學也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如琢如磨自脩也玉石之彼雕磨猶人自脩飾瑟兮僩兮恂慄也恒戰疎栗赫兮烜兮威儀也貌光宣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斐文貌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常思詠既微且尫骭瘍為微腫足為尫骭脛腳瘍瘡是刈是穫殪之也殪萬為縲縲絕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拇迹大指處張仲孝友周宣王時賢臣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再宿為信重言之故知四宿美女為媛所以結好媛美士為彦人所彦詠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雍容都雅之貌猗嗟名兮目上為名眉眼之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言至微之子者是子也所詠徒御不驚輦者也步挽輦車禫禘肉祖也脫衣而見體暴虎徒搏也空手執也馮河徒涉也無舟楫蹇蹇口柔也蹇蹇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戚施面柔也施戚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奄此體柔也屈己卑身以柔順人婆娑舞也舞者之容擗拊心也謂椎胷也矜憐撫掩

之也撫掩循撫拍謂慰恤也緦恙衰之縫也緦飾恙皮之名貶屎呻也呻吟之聲幬謂之帳今江東亦謂帳爲幬倗張詎也詎辰無或倗張爲幻幻惑欺詎人者誰昔昔也語辭不辰不時也凡曲者爲罶毛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簿爲魚筍者名爲罶鬼之爲言歸也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爲歸人也

釋親

宗族父爲考母爲妣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聿嬪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明此非死生之異稱矣其義猶今謂兄爲昆弟姊妹爲婣即是此例也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加王者尊之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之考爲曾祖王母曾猶重也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高者言最在上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從祖而別世統異故父之昆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世有爲嫡者副世統故也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昆弟族昆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從父而別子之子爲孫孫猶後也孫之子爲曾孫曾猶重也曾孫之子爲玄孫玄者言親屬微昧也玄孫之子爲來孫言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後也汲冢竹書曰不寔之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仍亦重也仍孫之子爲雲孫言輕遠如浮雲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祖姑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昆兄也今江東人通言昆母黨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王母母之王考爲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爲外曾王母異姓故言外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母之

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其女子子爲從母姊妹

妻黨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甥孟子曰帝館甥于二室是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詩曰譚公維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在傳曰姪其從姑謂出之子爲離孫謂姪之子爲歸孫女子子之子爲外孫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婦者何弟也此即其義也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婦猶今言新婦是也長婦謂稚婦爲姊婦姊婦謂長婦爲姒婦相呼先後或云姒娣

婚姻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國語曰吾聞之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語之轉耳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今謂之女妹是也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詩曰瑣婚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姻爲先昏婚爲後壻婦也書曰嬪于虞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爾雅卷上

爾雅卷中　郭璞註

釋宮第五　釋器第六

釋樂第七　釋天第八

釋地第九　釋丘第十

釋山第十一　釋水第十二

釋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　戶之間謂之扆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　其內謂之家今人稱家義出於此　東西牆謂之序所以序別內外　西南隅謂之奧室中隱奧之處　西北隅謂之屋漏詩曰尚不媿於屋漏其義未詳　東北隅謂之宧宧見禮亦未詳　東南隅謂之突室聚突突亦隱闇　梯謂之閣閣門限　棖謂之楔旁木楣謂之梁門戶上橫梁　樞謂之根門戶扉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北方隱以為固也　落時謂之起起在堂隅名也　垝謂之坫道二名也　牆謂之墉書曰既勑垣墉　鏝謂之杇泥鏝也　堊謂之地地謂之黝黑飾地也　牆謂之堊白飾牆也　樴謂之杙杙也　在牆者謂之楨楨於大夫之楨築　在地者謂之臬即門橛也　大者謂之棋長者謂之閎別杙所在長短之名　閎謂之臺積土四方有木者謂之榭臺上起屋　雞棲於弋為櫸壘垣而棲為塒今寒鄉穿牆棲雞皆見詩　植謂之傳傳謂之突戶持鐮植也見埤蒼　杗廇謂之梁屋大梁也　其上楹謂之梲侏儒柱也　闑謂之橛杜上橛也亦名杙又曰樁　楎謂之棜即櫃也　謂之桴屋椽　榱謂之桷屋椽　桶直而遂謂之閣謂五架屋際椽正相當　直不受檐謂之交謂五架屋際椽不檐直上榕交於穩上檐　謂之檐屋相容謂之防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見周禮　連謂之簷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簷廡連觀也　屋上薄謂之笫屋兩階間謂之卿人君南鄉當階間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羣臣之位列位也　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屏謂之樹小牆當門中　閎謂之門詩曰祝祭於祊　正門謂之應門朝門　觀謂之闕宮門雙闕　宮中之門謂之闈謂相通小門也　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大小異名　衖門謂之閎左傳曰閎閎衖門　門側之堂謂之塾夾門堂也　橛謂之闑闑頭門　謂之扉公羊傳曰齒著于門闔　所以止扉謂之閉門辟旁長橛也　左傳曰高其閈閎閈長杙即門橛也　鋘顓謂之鬣鬣顓也今江東呼鋘鬣　宮中衖謂之壺巷閎通道　廟中路謂之唐詩曰中唐有甓　堂途謂之陳堂下至門徑也　路旅途也途即道也　路場猷行道也

傳說道之異名一達謂之道路長道二達謂之岐旁岐道旁出也三達謂之劇旁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史記所謂康莊之衢六達謂之莊左傳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北海劇縣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有此道九達謂之達四道交出復有旁通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廎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本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隄謂之梁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爲梁見詩傳石杠謂之徛聚石水中以爲步渡行也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室有東西廂曰廟夾室前堂無東西廂有室曰寢但有大室無室曰榭榭即今堂塘四方而高曰臺陝而修曲曰樓修長也

釋器

木豆謂之豆豆禮器也竹豆謂之籩籩禮器也瓦豆謂之登即簠登也盆謂之缶盆也瓿甀謂之瓶瓿甀擬小甕長頸汲水者也瓶所以盛酒漿謂之罃康瓠謂之甈瓠壺也賈誼曰甈實康瓠是也斫謂之鐯鐯斫也皆古鍬鉏字綴罟謂之九罶九罶魚罔也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罶今江東呼爲綴矮婦之笤謂之箷笤也毛詩傳曰箷曲梁也謂以薄爲魚笱罩謂之汕今之櫂罟筌謂之罩捕魚籠也

罾謂之滲今之作罾者裂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圈捕取之鳥罟謂之羅謂羅絡之兔罟謂之罝罝猶遮也見詩麋罟謂之罛罛青其頭也麗罟謂之罶罶簍最大罟也今江東云罿謂之罬罬罻也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罘罳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絇謂之救救絲絇或曰亦罟名律謂之分以分氣大版謂之業築牆版也繩之謂之縮之縮者約束之詩彝尊罍器也皆盛酒尊彝其總名小罍謂之坎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衣枻謂之褹衣也褹人謂之攣補領謂之褾繡刺繡文以褾領緣謂之純衣緣也袪謂之褎衣開孔也衣皆謂之襟交領裾謂之裾衣後裾也衿謂之袸袸帶上屬執衽謂之袪持衣上袪扱衽謂之襜扱衣上衽於帶衣蔽前謂之襜今蔽膝也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即今之香纓也褘刺爲翬雉名爲褘繡繫於體因繫也裳削幅謂之纁削殺其幅與深衣之裳連葦前謂之韎以韋靺車軾後謂之茀以韋靺後戶竹前謂之禦以簟衣軾後謂之蔽以簟衣後戶環謂之捐著車衆環鐮謂之鑣馬勒旁鐵載轡謂之轙轡上環轡所貫也總首謂之羈轡靼勒見詩鞗謂之革轡革也飫謂之餘說物厭也食饐謂之餲飯饐臭見論語

搏者謂之糗飯相著米者謂之饛飯中有腥肉謂之敗臭魚謂之餧肉爛肉曰脫之剥其皮也今江東呼麋鹿之屬通爲肉魚曰斮之謂削鱐也氷脂也莊子云肌膚若氷雪脂膏也肉謂之羹肉臛也廣雅魚謂之鮨鮨鮧屬也見左傳公食大夫禮肉謂之醢肉醬有骨者謂之臡雜骨醬見周禮康謂之蟲米皮糜謂之浥江東呼湆鼎絕大謂之鬲最大者圜弇上謂之鼏鼎歛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鉉鼎耳在表款足者謂之鬲鼎曲脚也鬷謂之罃詩曰既之釜罃罃鉹也涼州呼鉹瑑瑞也詩曰鞗鞗佩瑑瑑者玉瑞玉十謂之區雙玉曰瑴瑴爲區羽本謂之翮鳥羽根也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別羽數多少之名木謂之虡縣鍾磬之木植者名虡龍謂之龐龐牛尾也菜謂之蒝蒝者菜茹之總名見詩白蓋謂之苫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爲蓋黃金謂之鍮其美者謂之鎁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精者鎔即紫磨金鈏金謂之鈑周禮曰涂五帝即供金鈑是也錫謂之鍚白鑞象謂之鷗角謂之觶犀謂之削木謂之剫玉謂之雕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剫之五者皆治樸之名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六者皆治器之名瑇瑁玉名簡謂之畢今簡札也不律謂之筆蜀人呼筆爲不律也滅謂之點以筆滅字爲點絕澤謂之銑銑即語之變轉金言最有光澤也國語曰玦之以金銑者謂此也金鏃翦羽謂之鍭今之箭是也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鏃是也弓有緣者謂之弓緣者繳纏之卻今宛轉也無緣者謂之弭今之角弓也左傳曰左執鞭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名珧小蚌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詩曰錫爾介珪璋大八寸謂之琡璋半珪也璧大六尺謂之宣漢書所云瑄玉是也肉倍好謂之璧肉邊好孔好倍肉謂之瑗孔大而邊小肉好若一謂之環孔邊適等緣謂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淺赤三染謂之纁纁絳也青謂之蔥淺青黑謂之黝黝黑貌周禮曰陰祀用黝牲禮斧謂之黼黼文畫斧形因名云氐謂之柢柢根也皆物之邸即即底通語也雕謂之琢治玉名也摹謂之茲公羊傳曰蜀負茲茲者蓐席也竿謂之箴箴衣架簀謂之第牀版也革中絕謂之辨中斷皮也革中辨謂之鞮復分半也鍇鍛也刻鏤物爲鍛卣中尊也不大小者不大不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未詳長短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大琴謂之離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短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大鼓謂之鼖鼓長八尺小者謂之應詩曰應鼓鼓在大鼓側大磬謂之馨馨形似犂鎩以玉石爲之大笙謂之巢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謂之和十三簧者鄉射記曰大篪謂之沂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大塤謂之𡉏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云八孔孔小者如鷄子大鐘謂之鏞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音博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大簫謂之言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謂之筊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大管謂之簥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其中謂之篴小者謂之產簫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絇徒鼓瑟謂之步獨作之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詩云我歌且謠徒擊鼓謂之咢詩云或歌或咢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寋未見義所以鼓柷謂之止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所以鼓敔謂之籈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大裁

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麻者音微而長也和樂謂之節

釋天

四時穹蒼蒼天也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春爲蒼天萬物蒼蒼然生夏爲昊天言氣皓旰秋爲旻天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冬爲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祥春爲青陽氣青而溫陽夏爲朱明氣赤而光明秋爲白藏氣白而冬爲玄英氣黑而清英四氣和謂之王燭收藏道光照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此亦四時之別號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四時和爲通正通平暢也謂之景風景風所以致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莫不善之謂之醴泉所以出醴

災穀不熟爲饑五穀疏不熟爲饉凡草菜可食不成者通名爲蘦果不熟爲荒果木不熟左傳仍饑爲荐連歲不熟左傳曰今又荐饑

歲陽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歲名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

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周曰年取禾一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

月陽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名正月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二月爲如三月爲病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國語云至於玄月是也十月爲陽純陰用事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皆月之別名自歲陽嫌於無陽故以名云至此其事義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

風雨南風謂之凱風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詩云習習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詩云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詩云泰風有隧焚輪謂之穨暴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暴風從下上風與火爲庶庶爐之貌迴風爲飄旋風也日出而風爲暴詩云終風且暴風而雨土爲霾詩曰終風且霾陰而風爲曀詩曰終風且曀天氣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地氣上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言晦冥蟛蜞謂之雩蟛蜞虹也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音芳蜺爲挈貳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

奔日爲薇雲即暈氣五彩覆日也疾雷爲霆霓雷之急激者謂霓雨霓爲霄雪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水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暴雨謂之涷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今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小雨謂之霡霂詩曰益之以霡霂久雨謂之淫左傳曰天作淫雨自三日以上爲霖濟謂之霖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霖音蓁

星名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天駟房也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大辰房心尾也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心時最明故時候主焉大火謂之大辰也在中箕斗之間漢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星紀斗牽牛也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玄枵虛也枵虛在正北北方色黑位在北方名几四星之虛虛也顓頊水德之虛虛星之虛虛也營室謂之定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營室東壁星四方中因名云降婁奎婁也奎爲溝瀆故名降大梁昴也

西陸昴也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濁謂之畢掩兎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咮謂之柳咮朱鳥之名柳鶉火也鶉鳥名火屬南方北極謂之北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何鼓謂之牽牛今荊楚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明星謂之啓明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彗星爲欃槍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掃彗奔星爲袄約流星

祭名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祭曰嘗嘗新冬祭曰烝進品物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薶既祭埋藏之祭山曰旅縣或废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王是也祭川曰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祭星曰布布散祭於地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是禷是禡師祭也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禂大祭也五年一祭之明日又祭也祭之明日又祭其先繹繹復祭尋繹復祭周曰繹春秋經曰壬午猶繹商曰肜書曰高宗肜日夏曰復胙未見義所出

講武春獵爲蒐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爲苗爲苗稼除害秋獵爲獮順殺氣也冬獵爲狩得獸取之宵田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音遼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火田爲狩放火燒草獵亦爲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戎醜大衆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有事祭也周官所謂宜乎社振旅闐闐振旅整衆闐闐聲行聲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幼賤在前貴勇力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素錦綢杠以白地錦飾帛絳旗之竿纁帛繆纁帛絳衆旒所著素陛龍于繆畫白龍於繆令上向練旒九練絳也飾以組用綦組飾旒之邊維以縷用朱纁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緇廣充幅長尋曰旂帛全幅長八尺繼旒曰旃帛續旒末爲燕尾者義見詩注旄首曰旌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有鈴曰旂於竿頭畫交龍爲旂此謂合剥鳥皮毛置之竿維於旒錯革鳥曰旗旗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鳶鷂因章曰旟以帛練爲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爲旃

釋地

九州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河西曰雝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荆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江南曰楊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濟曰營州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

十藪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晉有大陸今鉅鹿北

廣河澤是也秦有楊陵今在扶風斄縣西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睢陽縣東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巴丘湖是也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燕有昭余祁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周有焦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八陵東陵阬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陼鴈門是也即鴈門山也陵莫大於加陵今所在未聞梁莫大於涇梁涇水名梁隄也墳莫大於河墳墳大防

九府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馬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玗琪王屬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犀牛皮角象牙骨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黃金礦石之屬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珠如今雜珠而精好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山海經曰崐崘山有琅玕樹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皮有縟縩者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言一山有魚鹽之饒

五方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爲王餘魚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似鳧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蹷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蹷鼠前而兎後趨則頓走則顛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兎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蹷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兎而大相負共行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胸亦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驚急

中有枳首蛇焉岐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頭蛇爲越王約髮亦名弩絲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

野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可種穀給食陂者曰阪陂陂阪不平下者曰溼公羊傳曰下平曰隰田一歲曰菑今江東呼初耕地爻草爲菑二歲曰新田詩曰于彼新田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四極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鉞北

至於祝栗謂之四極皆四方極遠之國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岠齊州以南戴日爲冊穴岠岠齊中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戴值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即蒙地也太平之人仁冊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之然也

釋丘

丘一成爲敦丘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爲敦再成爲陼丘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再成爲鋭上爲融丘纔頂者三成爲崐崘丘崐崘山三重故以名云如渠者渠丘形似車渠也或云渠謂稻田塍埒如陼者陼丘水中小洲爲陼水潦所止泥丘頂上汚下者方丘胡丘形四方絕高爲之京人力所作非人爲之丘地自然生水潦所埒丘謂丘邊有界埒水繞環之上正章丘頂平澤中有丘都丘在池澤中當途梧丘途道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言爲道所規畫途出其前戴丘道丘南途出其後昌丘道丘北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營丘淵水過其南及東如覆敦者敦丘敦盂也邐迤沙丘旁行連延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詩云旄丘之葛兮後高陵丘偏高阿丘詩云陟彼阿丘宛中宛丘宛謂中央隆高丘背有丘爲負丘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於背上左澤定丘右陵泰丘宋有太丘社如敢敢丘如田畝云見史記如陵陵丘陵大阜也丘上有丘爲宛丘嫌人不了故重曉之陳有宛丘今在陳縣晉有潛丘今在太原晉陽縣淮南有州黎丘今在壽春縣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之名自別更有異相榮大者五但未詳其名甕今者所在耳

厓岸重厓洒而高岸厓水邊洒謂深也視洒下不濟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曰岸深者爲濟不發華隩隈今江東呼爲隩隈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隩厓內爲隩外爲隈別厓表畢堂牆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重厓岸岸上地者爲岸上濟大防謂隄洟爲厓謂水邊窮瀆汦水無所通也谷者溦通於谷

釋山

河南華華陰山河西嶽吳嶽河東岱岱宗泰山河北恒北嶽恒山江南衡衡山南嶽山三襲陵襲亦重再成英兩山相重一

成坯書曰至于太坯山大而高崧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山小而高岑言岑崟銳而高嶠言纖峻卑而大扈巍廣貌小而衆鞏小山叢羅小山岌大山峘岌謂高過屬者嶧言絡驛相連屬獨者蜀蜀亦孤獨上正章山上平宛中隆山中央高山春岡謂山長脊未及上翠微近上旁陂山頂冢山巔岸者厓厂山嶭巖山如堂者密形似堂室者尸子曰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檢如防者盛隄防巒山墮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嶽重巃嵸謂山形如累兩甗巃嵸山狀似之因以名云左右有岸岔夾山有岸大山宮小山霍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遽宮之是也小山別大山

鮮不相連山絶陘連山中斷絶多小石礦多礧礫多大石礌多盤石多草木岵無草木岵皆見詩山上有水埒有停泉夏有水冬無水衆有停潦山竇無所通谿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石戴土謂之崔嵬石山上有土者土戴石爲砠土山上有石者山夾水澗陵夾水澤別山陵間有水者之名山有穴爲岫謂巖穴山西曰夕陽暮乃見日山東曰朝陽旦即見日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恒山爲北嶽常山嵩高爲中嶽大山梁山晉望也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河上

釋水

木泉泉一見一否爲瀸瀸纖有貌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灡汋山海經曰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也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公羊傳曰直出直猶正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從上灂下沃泉穴出穴出反出也從旁出也涇闕流川通流過辨回川旋流灂反入即河水夾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灂猶江之有沱潭沙出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爲潭音但汧出不流水泉潛出便自停成汙池歸異出同流肥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瀆大出尾下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潰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瀆馮翊卻陽縣復有瀆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陼上又有一瀆瀆源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猶呼其本所出處爲瀆鬼此是也尾猶底也水醮曰壓謂水醮盡也水自河出爲灂沮會同灂爲濜汶爲瀾洛爲波漢爲潛書曰沱潛既道淮爲濟江爲沱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過爲洵頍爲沙汝爲濆詩曰遵彼汝濆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水決之澤爲汧水決入澤中者亦名爲汧決復入爲汜水出去復還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言漾瀾小波爲淪言蘊淪直波爲徑有徑涎江有沱河有灂汝有濆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濟水厓水邊地水草交爲湄詩曰居河之湄濟有深涉謂濟渡之處深則厲淺

則揭揭者揭衣也謂褰褰也以衣涉水爲厲衣謂褰揭
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繇自
也潛行爲泳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汎汎揚舟
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
紼縭維之紼繂也繂維綏也綏繫天子造舟比舟爲橋
諸侯維舟維連四舟大夫方舟併兩舟士特舟單舟庶人
乘泭併木以渡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
溝曰瀆注瀆曰瀆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逆流而上曰
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皆見詩正絕流曰亂直橫渡也書曰亂
河于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爾雅中 釋水 十九 二十小二十二

水中[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
沚曰坻人所爲爲僞人力所作
河曲[河曲]河出崑崙虛色白山海經曰河出崑崙
西北隅虛山下基也所
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潛流地中泗濊沙壤所
受渠多衆水溷濁宜其
濁黃
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公羊傳曰河曲流
河千里一曲一直
九河[九河]徒駭今在成平縣義所未聞太史今所在未詳馬頰河勢上廣
下狹狀如馬頰覆鬴水中可居住往往有狀如覆釜胡蘇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簡水道
簡易絜水多泂狹可隔詳絜約絜鉤盤水曲如鉤盤桓也南津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後渡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卷終

爾雅卷下 郭璞註

釋草第十三 釋木第十四

釋蟲第十五 釋魚第十六

釋鳥第十七 釋獸第十八

釋畜第十九

釋草

萑山韭茖山蒜山韲萵山蒜今山中多有此
菜皆如人家所種者茖葱細莖大葉薜山薤廣雅云山薤當歸當歸今似薤而麤大 椴木橿
槻木橿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落可食或呼曰及亦曰主蒸木山薊本草
云木一名山薊今木似薊而生山中 楊枹薊似薊而肥大今呼之馬薊 前王彗
王彗也似藜其樹可以爲埽帚江東呼之曰落帚 菜王芻菜蕺呼鴨腳菜拜
蒿蘧蒢亦似藜 蘩皤蒿白蒿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蚨 蔚牡蒿無子者 蟨彫蓬蔥蓬別蓬種類 蓨鼠莞亦莞屬也緣細
似龍須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 勤鼠尾可以染皂 薪漠大蓐似蓐葉細俗呼
席蜀中出好者之曰老蓐 茶虎杖似紅草而麤大有人亦以 孟狼尾似茅今
覆瓿甕辦甕中辦也詩云齒如瓠犀 瓠棲瓠瓜也 茹蘆葵今之蕪也可以菜絲 果
蠃之實栝樓今齊人呼之爲天瓜 蔖白華鶇綬小草有雜 蔖今芄蘭也葉似荏方莖白華
華生節間又名益母廣雅云鶇綬色似綬

爾雅下 釋草 十一 廿五 二十小二 貳

粱稷今江東人呼粟爲粱衆秫謂粘粟也戎叔謂之荏菽即胡豆也
卉草百草總名芃雀弁未詳蕎麥即麥也藥烏殺鼓芃
芟蘜芃芣苢皆未詳黃菟瓜菟瓜似瓜土瓜蒠蔓于扈曰蔓盧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猵首可以驅蠶蛹莽馬帚似著可以爲掃彗瘣懷羊未詳茭牛蘄今馬蘄葉細銳似芹亦可食蒉麃蔽蔽宜爲蕨麃蘆蕨無著屬紫華大根俗呼雷蒉洹灌未詳茵芝芝一歲三華瑞草筍竹萌生者簜竹竹別名儀禮曰湯在建鼓之間謂箭管之屬我蘿今莪蒿也亦曰蘩蒿芃蔗芃蔗經夥未詳蒼挼余其葉苻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爲苔音杏白華野菅菅茅屬詩曰白華菅兮薜白薜草生水中一名軟江東呼爲薜音壁

蔨蕨初生似蒜可食虞喜云蔨生可食蕨菜也蘜鴻薈即鼓生虞喜云蘜菜未詳蘜蒿蘜菜似蒿生澤畔葉細而香蘜蘩皤蒿也白蒿青蒿牡蒿皆香可食蘩皤蒿也白蒿青蒿牡蒿皆香可食蘩皤蒿也白蒿青蒿牡蒿皆香可食

渠別名芙蓉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莖下白蒻江東呼荷在泥中者
其華菡萏見詩其實蓮蓮謂房也其根藕其中的子也
的中意中心苦紅龍古其大者蘧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蒼實
蒼子名麻實禮記曰苴麻之有實枲麻別二名須羨無羨無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菲葖菜菲草生下溼地似無菁華紫赤色可食蕢
赤苗今之苗赤莖者蘥蘼蠡冬門冬一名滿赤冬本草云蒴苻止未詳
藥貫衆葉員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一名貫渠廣雅云貫節若牛藻似藻葉大江東呼爲藻遂薚馬尾廣雅曰馬尾蔺陸本草云別名薚今關西亦呼爲薚江東呼爲馬藻
當陸淖涕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音飄其大者蘋詩曰于以采蘋蘋蔡頗似蔡而小葉狀如黎有毛汋啖之滑芹楚葵今水中芹菜贖牛
蘋今江東呼草爲牛蘋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
蕢牛唇毛詩傳曰水蕝也如蕢斷寸有節拔之可復生藾賴今賴蒿也初生亦可食連異翹一名連苕又名澤烏蕤即上蘆也傳橫
目一名結縷俗謂之鼓拏草鶯蔓華一名蘘蒿華菊菱蕨攫菱今水中芡大菊蘧麥一名麥句薑即瞿麥薜牡蕢未詳前山薞今之木蓞也實似麻而大薞亦可食齧苦堇今堇葵也葉似柳
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藩葉似鼈而大生水底亦可食蒘治牆今之秋華菊唐
蒙女蘿女蘿菟絲別四名詩云爰采唐矣苗蒅未詳荎蕤蓋

覆蓋也實似葵而小亦可食芨堇草即烏頭也江東呼爲堇音漸藏百足未詳蒦戎葵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蘩狗毒樊光云俗語苦如蘩垂
比葉未詳蔆盆庚旋蔆似狗子者芋麻母苴麻盛實也約九葉今江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爲五葉即此類也藐芘草可以染紫一名芘芡廣雅云倚商活脫即離南也蘵黃蒶蘵草葉似酸漿莖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鵝車芑輿鵝車香草見離騷權黃華今謂牛芸草爲黃華華黃
葉似蔽蒿詛春草一名芒草本草云蒘蒘蘩露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
蔎荎藸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蒘委葉蒘蒘蓼詩云以皇守田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蔡田中一名守氣鉤蘘姑鉤蘘也一名王瓜實如鉤瓜正赤味苦望柰車可以爲索長丈餘困祋祥未詳攫爲階即烏臼子連相著狀如杷蘵可以染皂杜土鹵杜衡也似葵而香盱虺牀也一名馬牀廣雅云蘜薂未聞赤袍劉即上蘜袍劉莞奚顆涼款凍也紫赤莖生水中
中馗菌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馗厨可啖之小者菌大小異名敢小葉未聞苕陵苕一名陵時本草云黃華蔎白蘘菱苕華色異名亦不同音沛藻從水生生於水中薇垂水生於水邊薛山麻似人家麻生山中蓁數節節間促桃枝四寸有節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鄰堅中竹類也其中實簡荼中言其中空竹類仲無笁亦竹類萌箭萌筍屬也周禮曰慈萌鵝醢箭別二名未詳

枹霍首素華軨蘧皆未詳芒夫王芒草生海邊似人采以爲席蓁月爾即紫蔡也似蕨可食歲馬藍今大葉冬藍也姚莖似蕨爲席蓁月爾即紫蔡也似蕨可食歲馬藍今大葉冬藍也姚莖涂蔫未詳芣地黃一名地髓江東呼芣音怙蒙王一名女蘿別名拔龍葛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遼牡茅茅屬卷耳苓耳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蕨鱉廣雅云紫蕨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鱉蒼邛鉅今藥草本草云繁由胡未詳惹杜榮今惹草似茅皮可以爲繩索履屬也稂童梁稂莠類也蘧麥麥即海也今江東呼爲蘧麥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的皪即蓮蓏也蓏蒩蔓蓏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煑魚蒚勃蒚一名石芝本草云蔓繞棘薁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草云蔓繞棘薁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蕀刺針也關西謂之刺燕薁即蔣海藻藻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中本草云長楚銚芟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蘦大苦今甘草也莖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茅苕馬舄馬舄車前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緩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草葉有象布帛者因以名云生華山中芜東蠃未詳緜馬羊齒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呼爲鴻齒纍者以取繭緒落屬古今麋舌草

荂榮也轉相解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釋木

楢山榎今之山楸木中因名云亦類漆樹柏椈禮記曰邶髡梠未詳椵椐白椵也椐樹曰以椐梅柟實酢似杏而小于如細栗可食柀黏似松生江南可以爲船檓椵柚屬也子大三寸中似枳及橘材作柱埋之不腐檓似棟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食之少味杻樻似棣中車轅關西呼杻子一名上欐梀未成實如小瓜酢可食棕即來今棕柟樹似而葉小于如細栗可食栩柔今江東亦呼爲栩栗棲遲柚條似橙實酢

生江南 時英梅 崔豹未詳或曰柳當爲柳梅柳似柳皮可以黃作飲 棷杙 釋草已有此名疑誤重出 櫰荎 今之刺榆 杜芏棠 今之秋滅樟貢棊 皆未詳 枕檕梅 枕樹狀似梅于杜梨 不拾 小拾可食 枲者耶 未詳 槐櫰櫰 槐大木細葉似欖今江東多有之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櫰 梫木桂 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爲木桂 櫰先躍 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閒無雜木 棆無疵 棆樕屬似豫章椐樻節可以 楩河柳 今河旁赤莖小楊 旄澤柳 生澤中者 楊蒲柳 可爲鞭 檉河柳 謂董澤之浦 權黃英輔小木 權輔皆未詳 杜赤棠白者棠 棠色異其名 諸慮山梨 今江東呼梨爲 藤似葛而麤大 攝虎梨 今虎豆纏蘙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爲攝攝音涉 杞枸櫰 今枸杞也 杭魚毒 杭大木子似栗生南方 椒大叔 今椒樹叢生皮厚汁赤中藏卵果 檓鼠梓 檓蠹也今江東有虎梓 楓欇欇 楓樹似白楊葉負而岐有黏香今之楓香是 寓木宛童 寄生樹無姑一名蔦 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員而厚剥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 櫟其實梂 有林櫟自棊 梂羅今楊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楔荊桃 今櫻桃 旄冬桃 冬熟 櫾桃山桃 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休無實李 一名趙李 痤接慮李 今麥李 駁赤李 亦李 蜜畫棗 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 邊要棗 子細著今謂之鹿盧棗 榛白棗 即今棗樹小實子白熟 檟酸棗 酢酸棗

曰養其 楊徹齊棗 未詳 遵羊棗 實小而員紫黑色 檟棗 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晳羊棗 洗大棗 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 煮填棗 未詳 蹶洩苦棗 子味苦 還味捻棗 還味詳 填無實棗 不著子者 還味捻棗 還味短苦 槐梧 今梧桐 樸樕者 樸屬叢生者爲樕詩所謂槱樸樕樕謂槐柔新采薪即薪 指解今樵薪 棯棣其 棯實似奈亦可食 劉蠡杙 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 櫰槐大葉而黑 色黑者名爲 守宮槐葉晝聶宵炕 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爲守宮槐 槐樹葉大 小葉曰榎 榎當爲揪揪老乃皮麤皺者爲揪 大而皵揪 細葉者爲榎 而皵榎 小而皮麤皵者爲榎 椅梓 即揪 槐赤棟白 左傳曰使擇美榎 者棟 赤棟樹葉細而岐鋭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爲車轅白棟葉員而岐爲大木 終牛棘 即馬棘也其 灌木叢木於灌木 瘣木符婁 謂木病胚傴 蔤蘧 樹實繁茂蔤蘧無枝條 枹遒木 枹瘣 謂樹木 蔤瘣無枝條蔤蘧

及車轅詩云其樹檿柘木自斃神奘立死檿不弊樹蔭翳頓檿踣地者蔽者翳樹枝相切磨檿其翳木相磨檿樹枝相切磨楮皮謂木皮甲錯楢楢櫂謂木無枝柯楢櫂長而殺者樅松葉柏身今大廟梁材用此之鼠不知堂之有美樅檜柏葉松身詩曰檜楫松舟曲卷似鳥毛羽下句曰枓上句曰喬如不揪曰喬揪樹性其上如竹箭曰苞篠竹性叢生如松柏曰茂枝葉婆娑如槐曰茂言亦扶疎茂盛祝州木髦柔英皆未詳槐棘醜喬枝翹棘桑柘醜條莖莱莫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莱棫似茱萸而小赤色桃李醜核核子中有核人瓜曰華之桃曰藏之聚李曰虆之櫨梨曰鐕之皆啖食治擇之名禮記小枝上條爲喬謂細枝皆翹條上向者名爲喬木無枝爲檄直上木族生爲灌族叢

釋蟲

螢天蠰蠰蛄也夏小正曰螢則鳴蜜蠭蜜即負蠜盧蠭臭蟲蟥衝入耳蛸蠨蛸蠨蛸夏小正傳曰蠨蛸蠨蛸者五彩其蠨蛸夏小正傳曰蠨蛸胡蟬江南謂蜩蜻蜓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之蟬蟥音夷蜓蜻蜻謂之蠐夏小正曰鳴蜚虎蜚蠊芣蜀江東呼爲芣蜀似蟬而小青色蝒馬蜩蜩中最大者爲馬蟬蜕寒蜩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蟬鳴蜓蚞蜓蚞一名蠕蛄

齊人呼蛣蜣蜣蜋黑甲蟲蜣蜣啄糞土蜫蛣蜫小蟲丑蜫蟠桑蜮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爲蠹髮詩虞芮相未詳蜚渠蜚蠊似蛣蜣身狹而長有甬黄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蚜蚜甲蟲也大如虎豆緑色蠭輿父守瓜今瓜實蚜今江東呼黄蚜音縄蠭輿父守瓜黄甲小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蠆蛣蠆蠆蛣蠆蛣類蠆不蜩王蚨未詳蛣螬強蚞今米穀中蟲小黑蟲是也不過蟷蠭蟷蠭別名其子蜱蜩一名蜩蟬蟷蠭卵也蛾蠓蜩蛆似蝗而大麤長角能食蛆腦蜾蠃蜩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合蜾蠃蜾蠃蒼今促織也螇螰蛙螇螰馬蜩馬蜩蚱俗呼馬蜮螇螰馬蜮俗蝗名蠭蠭螽詩曰趯趯阜螽趯阜螽草螽負蠜詩云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蟲謂常羊也蝗蠭蜙蝑今俗呼似蜙蝑而細長七星蠭蜙蝑蜙蝑飛翅作聲者爲蜙蝑七星蠭蜙蝑蜙蝑有斑蠭蜙蝑蜙蝑蝑蝑蜙蝑蝑蝑蜙蝑蝑

有翅其子蚳蟻卵周禮曰醢蚳醬次畫蠪蠪蠪蠪蠪今江東呼蠓螽土蠪蠪在地中網者草蠪蠪絡幕草上者土蠭今江東呼大蠭在地中作房者爲土蠭啖其子即馬蠭今荆巴間呼爲蟺音禪木蠭似土蠭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蠭又食其子蠙螬蜣蜋在糞中今雖通名亦蜣所在異蚷威委黍舊說鼠婦別名然所未詳蠨蛸長踦小蠪蠪長脚者蛭蟧至掌未詳國貉蟲蠜今呼蟷螂俗呼爲喜子蠙蚷蠖今蜘蛛廣雅云土蜘蛛蠖果蠃蒲盧即細腰蠭也俗呼爲蠮螉蜾蠃蠭俗謂之桑蟲亦曰戎女蜴桑蠹即蛞蝓熒火即炤夜飛腹下有火蜜肌蠟英未詳蚖烏蝎大蟲如指似蠍見韓子蠓蟻

蠓小蟲似蚋喜亂飛王蛈蝪即蠮螉似蠪蠪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蛈蝪蠮螉桑蟥者即今蠶僦由樗蟥食樗葉藥蚖蕭蟥食藥者皆蠶類翥醜鎛剖蚌背而生螽醜奢作聲強醜捋以脚自摩蠅醜垂其腰蠅醜扇好搖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釋魚

鯉今赤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鰝今鯉類別名鮫江東豐銅今鱘爲黃魚鰋白魚鮎通呼鮎爲鮡鱣也鮥魚似鱓而大鯊今吹沙小魚體自而有點文鮂黑鰭即白鯧江東呼爲鰂鯧鮧今泥鰌大鯛小者鮤今青州呼爲鮤魚大鱴小者鮅鱴似鮎而高大鮠鮠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大白色鮥大鮠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鮠魚爲鰋音鰋鯉魚子凡魚之子總名鯉鱘是鯞鱘屬也體鄂鄂鯉尾如鰋魚大腹啄小銳而長齒羅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上能作聲少肉多膏胎生候啖細魚大者長丈餘江中鼉小魚家語曰其小者鼉魚也今江東多有之鼉音繩鮥魚有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鮥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鱣鱨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音洛鮥當魴海魚也似魴肥美多鱗今江東呼其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魴音胡鱨魚刀今之鱨魚也亦呼爲魴魚

鰷鱎鰬鰋小魚也似鮎子而黑俗呼爲魚婢江東呼爲妾魚魦魚有力者多力鮥鰬見呂氏字林鮥鱨赤眼鮥魦赤鰭一名魴音眺鱨鯊未詳蜡螂井中小蛞蝓赤蟲呼鮥魚爲鰌鱨鯊詳蛞蝓一名蚿子廣雅云蛭蟻今江東呼水中蛭爲蟻科斗活東蝦蟆陸本草蟲入人肉者爲蟻科斗活東蝦蟆陸云蛙狀如海蛤負而厚外有甲蚹蜬未詳蠯螾諸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蚊在水者黽取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蛙蠪今江東呼蛙長而狹者爲蠪蚌含漿蚌即蠯也蠯三足能龜三足貢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龜今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蚑蠬蠬蜦即蝘蜓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爲

酒杯蠃小者蜬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蜞也似蟹而小　蜃小者珧珧王珧即小蚌　龜俯者靈仰者謝俯行頭仰行頭　前弇諸果前弇諸獨甲後長　後弇諸獨甲後長　左倪不類行頭左庳今江東所謂左食者　右倪不若行頭右庳爲右食甲形皆爾　貝居陸贅在水者蛹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　大者魭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謂車輞即魭屬　小者鱣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　玄貝貽貝黑色貝　餘貺黃白文以黃爲質白爲文點也　餘泉白黃文以白爲質黃爲文點　餘泉白黃文紫爲質黑爲文點　蚶博而頯頯者中央廣兩頭銳　蜬大而險險者謂汚薄　蜬小而脩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此皆說貝之形容　蠙螖

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轉相解博異語別四名也　蛞蝓蝓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蜜子音惡　螣螣蛇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淮南云　螣王蛇螣蛇最大者故曰王蛇　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　鮥大者謂之鰕今鰕魚似鮎四脚前似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　魚枕謂之丁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　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禮記曰魚去乙然則魚之骨體盡似內丁之屬因形名之　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　二曰靈龜洽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綱俗呼爲靈龜即今觜蠵龜一小龜也腹甲連拆解能名靈蠵能鳴　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連拆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爲陵龜　四曰寶龜書曰遺我大寶龜　五曰文龜甲有文彩若河圖曰靈龜負書文　六曰筮龜常在蓍叢下潛卦甲書文伏見龜策傳　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

釋鳥

佳其鵻今鵻　鶻鳩鶻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鵻　鳲鳩鵯鵴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　鴶鳩鵯鵴東呼爲穫穀　鴶鳩鵯鵴自呼江東呼之爲鵯名爲鳥鳴　鵯鳩王鵯鵯類今江東呼之爲鵯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　鶻鵃鶻鵃今江東呼鶻鵃爲鵃鶻音格　鶻鴰鶻鴰亦謂之鶻鴰音格　鶻鴰鶻鴰詳未

鳩天狗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爲水狗　鶖天鶖大如鸛雀色作聲今江東名之天鵝音綢繆　鵝鵝野鵝　鶤鶤今呼鶤鵝　鶤鳥鶤鳥水鳥也似鵝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鳥鸚音駮　舒鳧鵝禮記曰出如舒鳧今江東呼鴨音加　舒鳧鴐也　鵗鵝鵗似鳧腳高毛冠東呼鳴江東人家養之以厭與鵝鵝未詳　鵝鶃鵝鶃今之鵝鵠也好羣飛沈水災之爲詳　鶃天鵝鶃鵝赤羽逕周書曰文鶃若彩鵝成王時蜀人獻之　鶯山鵲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脚赤　鸚負雀鸚鵡也江南呼之爲鸚善捉雀因名云音滓　齧齒艾未詳　鶨其老鵌鶨也俗呼爲鵌鳥　鶨鵌今鵌雀　桑鶨窳脂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　鶨剖薈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

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斑長尾桃蟲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鳥

鳳其雌皇瑞應鳥鷄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其高六尺許鵸鵌鴒鷅

渠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鶖斯鶇鶇下白江東亦呼爲鶇鴨鳥音

燕白脰烏脰頸鴛鴦母鴨也青州呼鴨母密肌繫莢匹

釋蟲以有此名疑誤重鵙周子鵙鳥出蜀中燕燕鳦鳦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

齊人呼此屬爲怪鳥梟鴟土梟鴟劉�format詳生哺穀鳥

須母食之生噣雛能自食爰居雜縣國語曰海鳥爰居漢元帝時琅邪有

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春鳧鴨鶂夏鳧竊玄秋鳧竊藍

冬鳧竊黃桑鳧竊脂棘鳧竊丹行鳧啑啑宵鳧

噭噭諸鳧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藍青色鵱鴒乏戴鶩鶩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鵱鴒猶鵱鴒語聲轉耳鶖澤虞今姻澤鳥似水鶩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嘒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爲護田鳥鷫鸇豐曲如鉤食魚鸇

鶇其雄鶻牝痺鶇鶻屬鶻沈鳧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

呼爲鶻音旅鴨頭鳧似鳧腳近尾咯不能行如鴨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短鳧

雉雞大而小兎頭有角毛啁啾好食雞鸐鷯鳥似雉青身白頭狂寢鳥

狂鳥亦色有冤見山海經皇黃鳥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翠鵗似燕絳色生鬱

林鸐山鳥似鳥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蝙蝠服翼齊人呼爲蠭蝠或謂之仙鼠晨風鸐鷄屬詩曰鴥彼晨風鸐鴥上白鷹尾寇雉泆

泆即鷐鳩也鶼鵌母似鳥鸐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鵱鴒常蚍蜉故以名云鷹須鸐鸐小膏中瘞刀鷹似鳧而麤鼠曳由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脊毛紫赤色背上蒼文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瓜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倉庚商庚黃也鴰鴀赦未詳鷹鴰鴰當爲鷅字之誤耳鴰鴰也鵧鵴鳩左傳作鶻鳩是也鶼鶼比翼說已在上鶼黃楚雀即倉庚也鶖斲木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蟲因名云鶖鷫鸐似烏蒼白色鷫諸雉未詳或云鷖舂鉏即今雉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襜名之曰白鷺縗鶖雉青質五彩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秩秩海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鶡山雉長尾者雗雉鶡雉今白鶡也江東呼白雗亦名白雉雉絕有力奮健最

鬬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翬雉屬亦言其毛色光鮮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鷮鷮即雉也南方曰鶤東方曰鶤北方曰鶤西方曰鶤說

方雉之名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色黑似鶏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孔氏尚

書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　鸛鶇鵋鵝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或說曰鸛鶇鵋鵝一名鵖鴔　鵲鴝鵒其飛也翐逮翅上下爲飄其飛也翬鼓翅翬然疾　鳧鷖鶃其足蹼蹼脚指間有幕伸其脚跟企五　烏鵲鶃其掌縮飛縮脚腹下　亢鳥䴕䴕謂喉嚨亢即咽　其粻嗉粻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　鶵子鴉鴞子頷鶵鶵雛之名　雉之蒼子爲鸐晚生者今呼之名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鳥火美長醜爲鷴鷴鷴鷴猶留雜詩所謂留雜之　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鴟伯勞也似鵲鸐而大左傳曰伯趙是　倉庚鶮黃也其色鶮黑而黃因以名云

釋獸

　　國語曰獸　長麤麇　其跡躔躔所踐處　絕有力狄鹿牡麚牝麎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麋麋牡麎　詩曰麀鹿麋麎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牝麎其子麚其跡解絕有力豜狼牡羸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兔子嫳俗呼曰鼦其跡迹絕有力欣豕子豬今亦通名　豵豬俗呼小豬豬爲豵子　幺幼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

秦者貙今貙豬短頭波理膝蹙　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豬生多故別其少者之名　所寢檐檐其所卧蓐　四豦皆白豵詩云有豕白蹢蹢也　其跡刻絕有力豝即豕高五尺者　牝豝詩云一發五豝　虎窳毛謂之虢貓窳淺也詩曰有貓有虎　貘白豹似熊小頭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　虨白虎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虨晉永嘉四年建平秭歸縣檻得之狀如小虎而黑毛深者爲斑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貔無前足晉大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脚即此種類也或說貔似虎而黑無前兩足鼠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鼠似鼠而馬蹄一頭千斤爲物殘賊熊虎醜其子狗絕有力麤郭曰捕虎一賻錢二千其狗半之　貍子貙今或呼貍其雌者名貔今江東呼貉爲貍貍　貔白狐其子縠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麝父麞足有香　豻狗足脚似狗　貙獌似貍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軒音岸　羆如熊黃白文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　麤大羊麤羊似羊而大角　貁似貍而在山崖間　麤大麋牛尾一角漢武帝郊貁蜺時得一角　麋大麞麇毛狗足麞毛麇長　麃如者此是也麃即麞　麞大麢旄毛狗足麢長　麢如小熊窳毛而黃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即麢也　羱羬類貙虎爪食人迅走迅疾　狻麑如虎貓

食虎豹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疎勒王來獻幷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後脫日走五百驠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驠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類如羊似羊洋洲大角角橢出西方麋麝身牛尾一角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麋而角猶如麂善登木健上樹貔脩毫毛長貙似貍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犀似豕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堪好食棘亦有一角者豪毛刺今蝟狀似鼠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及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貍狐貙貁醜其足蹯皆有掌蹯其跡丸丸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時善棄頸好登山峰猩猩小而好啼猳玃似猴而大黃黑色多髯聲好如狗似貁猴黃黑色多髯聲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擲人玃類也蜼卬鼻而長尾雄似貁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岐鼻露向上兩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時善棄頸好登山峰猩猩小而好啼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豬純聲似小兒啼闕洩多

狂說者云獸銳指未詳鼠屬鼹鼠地中行者鼶鼠以頰藏食鼷鼠有螯鼷鼠是也毒者鼠屬正曰鼷鼩鼠今鼩似鼷赤黃色大尾鼩則心鼩鼠淡鼠江東呼爲鼩音牲鼩鼠小鼩亦名鼩鼩鼩鼠未詳鼫鼠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鼩形如鼠頭似兎毛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音瞿鼫鼠鼫鼠皆未詳豹文鼫鼠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燕即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鼩鼠今江東山中有鼩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齧齧牛曰齝食之已久復出嚼之羊曰觭今江東呼齝爲觭音漏洩麋鹿曰麋江東名咽爲麋麋者齝食之所在依名云鳥曰嗉咽中裹食處如鼓食鼠屬鼩鼠曰嚌頰裏貯食處寓謂獦猴之類寄寓木上須屬獸曰鬻鬻自奮人曰撟頰伸天撟魚曰須鼓鰓須息鳥曰臭氣體所須

釋畜

馬屬駒駃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駃色青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駿如馬倨牙食虎豹山海經云有獸名駿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騠蹄趾善陟騠騠山形似騨上大下小騠蹄趾如趾而健上山騠駃枝蹄趾善陟騠騠駃亦似騠蹄蕨騠馬而牛蹄小領盜驪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驪又曰右服盜驪盜驪千里馬領頸絕有力騋

即馬高八尺　膝上皆白惟馬四骹皆白驨骹脛下也四蹄皆白首俗呼爲踏雪馬前足皆白驨後足皆白驹前右足白啓左傳曰啓服左蹄前左脚白後右足白驤左白馬後左脚白易曰喪爲馬足駰馬白腹驪馬黑鬣驪赤色驪馬白跨騎驪黑色跨髀間白州驈州竊州尾本白騧尾袜白尾駥俱尾毛白駒顙白顛戴星馬也白達素縣素鼻莖也俗所謂漫鱸徹齒面顙皆白惟駹顙額回毛在膺宜乘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脅在背闕廣皆別旋毛所在之名逆毛居駹馬毛逆刺駹牝驪牡詩云

騋牝三千馬七尺已上爲騋見周禮玄騮小馬別名裏黎耳或曰此即騧裹古之良馬名牡曰隆今江東呼駱馬爲騭音質牝曰驪草馬名騵白駁黃白騜詩曰騜彼乘黃駰馬黃脊騧馬黃脊騢皆脊黃青驪駠今之連錢驄青驪驎驪色有深淺斑駁隱毛青驪繁鬣騧禮記曰周人黃馬繁鬣繁鬣兩被毛或云美毛鬣驪白雜毛鴽今之烏驄黃白雜毛駓今之桃華馬陰白雜毛騆陰淺黑今之泥驄蒼白雜毛騅詩曰有騅有駓形白雜毛騢即今之赭白馬彤赤白馬黑髦騧黑喙者爲騧馬今之淺黃色一目白瞚二目白魚似魚目也詩曰有

有騭有魚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尚純戎事齊力尚強田獵齊足尚疾

牛屬犀牛出巴中重千斤貙牛即犛牛也領上肉貙脹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犩牛犩牛庳小今之犩牛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犦牛也又呼果下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出廣州高涼郡犪牛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嶓山多犪牛旄牛旄牛也髀腸尾皆有長毛犝牛今無角牛犉牛牷詳一俯一仰觡牛角皆踦觭今竪低仰皆踦觭今竪角牛黑脣犉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脣牛黑眥牰眼眥皆黑黑耳黚黑腹牧黑脚犓皆別牛黑所在之名其子犢今青州呼犢爲狗體長牴長身者絕有

力欣掀

羊屬羊牡羒謂吳羊白牝牂詩曰牂羊墳首夏羊羯黑羖牡羭黑牝也歸藏曰兩壺兩羭牝羖爲白黑羊名一短一長角三觜羚觜角三匝羚羊黃腹腹下黃未成羊羒俗呼五月黑爲羒絕有力奮

狗屬犬生三狼二師獨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未成毫狗狗子未生毛者長喙獫短喙猲猲詩曰載獫猲獢絕有力挑撓狗也詩曰無使尨也吠

雞屬雞大者蜀今蜀雞蜀子雞雞子名未成雛健今江

東呼雞小者絕有力奮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曰健音練

六畜馬八尺爲駥周禮云馬八尺以上爲駥牛七尺爲犉曰九十其犉亦見尸子羊六尺爲羬尸子曰大羊爲羬六尺豕五尺爲豜尸子曰大豕爲豜五尺狗四尺爲獒公羊傳曰獒公漁陽呼豬大者爲豜有害狗謂之獒也尚書孔氏曰獒高四尺曰獒即此義雞三尺爲鶤陽溝傳曰大雞三尺爲鶤古之名雞

蘇老泉批點孟子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深謂移民移粟令饑民以帑易之非奪彼以與此也但貴價則說民不能賤價以買之則富民匿米不出終非善政故不免於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言雖有此不樂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

引喻答對兩作節省文

梁惠王上　二　孫武三百〇九　小二四四七

深謂中間兩段皆未飽未死之所

喻有饑寒而飢死不救

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如此則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正以荒之問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中間插入一辯論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

深謂此粘上章魏齊之問

梁惠王上　三　趙三百二十一　小二六八

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産而有

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方七十里民以爲小也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
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
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
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
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
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
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
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
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
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
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
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
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
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
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
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
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
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
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
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
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
言他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
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
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
不愼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三又合三次）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一句結住）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格言）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引喻起）則必使工師求大木：

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再引喻）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王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王人彫琢王哉（二設引喻文若不相屬而意自見）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切）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低昂）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代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句正一句反）（艮正）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段反）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極公欲擇其首而誅之孟子說不可及今行仁政以勸其後

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統切）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

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

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

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孟子上　公孫丑上　二十一　馬三三四小六十

九轉　八轉　一　十一轉　十二轉　十三轉　老泉謂此章有十三轉細分在內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上　公孫丑上　二十二　王一　三百十八五十四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上　公孫丑上　二十三　王一　三百十八五十四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前後兩節及尤時　以後及是時觀起前及是時並見精先寄力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也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

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

之罪也

孟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鄒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

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

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荀品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

前段內插一證言噲後段內亦插一證

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

末句透出本意

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

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

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曾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乎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
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
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
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
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
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
我志也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
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
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
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
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疏衰麤衣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
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
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

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勤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矣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

無出鄉鄰。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敘事簡古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

此二人乃聖世之奇民。彼以許來見文公。以誠待之。

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

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毫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爲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

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下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

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旣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絶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驅魚者獺也爲叢驅爵者鸇也爲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驅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城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
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
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
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來見
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
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
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
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
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
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
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
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
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
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
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
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
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
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
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
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
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
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
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
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
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夫之日。送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北宋如長江大河直瀉三百里波瀾壯闊今所未有之奇文

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

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毋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
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
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
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
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
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
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
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
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
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
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
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
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
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
者幾希矣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
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
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
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
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
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
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
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
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
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
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
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
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
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宋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得拾歸方見有收拾)而慕者子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惡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

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

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

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

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孟子下　萬章上　二十四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於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孟子下　萬章上　二十五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二段）柳下惠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三段）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四段）孟子曰伯夷（總計四段）

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又以孔子一段總論三人）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

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子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讎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

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

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

三反覆如層巒疊嶂

愚按公孫龍惠施等堅白異同之辨何異蓋一時習

尚如此但有邪正之分耳

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

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

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簣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

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

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

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

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污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騵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

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賢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五

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晝日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

不爲憂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

辯難

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穿踰之

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十三經解詁總目錄

第一冊……周易上經至三禮解詁儀禮四
第二冊……禮記至春秋三傳
第三冊……春秋三傳至孟子

第三冊目錄

春秋三傳……一
論語……三二三
孝經……三四九
爾雅……三五三
孟子……三八五